內部參攷
不得翻印

編號________

取締反動會道門宣傳參攷資料

（第一輯）

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編印

目錄

一、「一貫道」罪行概況

（一）一貫道是在反動統治者的卵翼下發跡的

一貫道的發生發展的歷史，反映了多苦多難的舊中國人民被統治被壓迫的歷史。反動統治者除了運用監獄、軍隊、警察等工具來統治、壓迫人民之外，也運用了反動會道門作爲他們的工具。十餘年來，一貫道一貫是反動統治者的幫兇，是進行造謠、欺騙、殘害人民的反革命組織。它之所以能够在舊中國發展千百萬個道徒，惡勢力遍及全國每個角落，甚至遠達海外，决不是偶然的。

一貫道最初發源於山東省濟寧府一帶，有一個叫路中一的，自稱「十七代祖」，但道務不甚發展。到他的徒弟張天然（原名光璧，爲破落地主出身的流氓），卽花樣翻新，自稱是「弓長祖師」降生，又是「白陽祖師」「彌勒佛」「濟公活佛」化身，奉上帝之命執掌「天盤」，「拯救世人」，邪說「上天降下三期末刼，余專爲普渡三曹，辦理收圓而下凡」，「世界快要毁滅，祇有相信一貫道才能消災免禍，成仙成佛」等種種荒謬怪論，妖言惑衆，當時信者寥寥。其後張天然棄前妻朱氏與劉率眞（卽現在的「月輝菩薩」）姘居懷孕，受到當地羣衆反對，祇得逃離濟寧跑到單縣。後又利用「乩訓」與另一寡婦孫素眞姘居，封她爲「月慧菩薩」，合辦道務，又因孫素眞荒淫無度，與男道徒姘識甚多，遭當地羣衆反對。張、孫不得不逃離單縣，另謀活動。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佔我國東北後，張天然利用時機，大肆宣傳，說「三期末刼已到，大刼難逃，祇有信一貫道，才能消災免禍，逢凶化吉。」對面臨戰爭災難的羣衆，大施其威脅利誘，用以發展道徒，這是該反動組織活躍的開始。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日寇到處姦淫燒殺，人民陷入深重災難，張天然卽乘此大吹「佛語（三期末刦）印證了」。日寇向我城市鄉村濫施轟炸，張在「救刦壇訓」中說：「飛機下蛋收『惡殘』，愚迷之人亂逃竄，可笑可笑眞可笑，他們不知來求咱」，卽以此到處發展道務，並爲虎作倀，說什麼「日本人就是秦始皇派到東土去採藥的五百個童男童女的後代，現在是回來分產業的」。其內容與漢奸賣國賊所提倡的不抵抗主義及日寇的「大東亞共存共榮」的宣傳完全一致。張天然因此得到了日寇特務機關的青睞，並由日寇特務頭子黑龍會首領「頭山滿」直接領導，從此，一貫道就盡力破壞抗戰，出賣民族利益，成爲敵人的鷹犬。並憑藉日寇勢力，迅速向各地發展。

一貫道在上海的「開荒」集中表現了它是如何勾結依靠反動統治勢力發展道務的。一九三九年天津一貫道道德壇道首馮月千等來滬，在新城隍廟附近開設佛堂，取名基本壇，後改爲基礎壇，當時道徒寥寥無幾。至一九四一年，由張天然親自來滬發展了李麗久、孫祥夫等一批大漢奸入道（李麗久時爲周佛海稅警團副團長兼參謀長，孫祥夫是汪僞軍事委員會委員，曾任蔣匪軍事委員會參議），繼又通過李麗久發展汪僞首惡褚民誼入道，張英譽（張天然子）則長駐南京，往來拉攏，張天然亦當了汪僞政府外交顧問，其他如濟南一貫道頭子郝書暄當了僞山東省政府的「教育廳長」，南北大漢奸如蘇承德、任援道、張蘭峯、王揖唐等及其家屬亦紛紛入道。這樣，一貫道在敵僞卵翼之下，聲勢暄赫，不可一世。張天然並以上海爲全國一貫道的中心，分封「道長」，劃分全國爲幾區，如天津胡桂金領導津浦、津奉綫，北京張五福領導北京及正太、京漢、京綏綫，徐衡甫領導濟南，齊銘周領導河南、皖北，劉夢榮領導綏遠，孫錫堃領導南京等。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前夕，張天然見大勢所趨，卽通過一貫道道首賈文秦、何倜文、葉文藻等的關係（賈文秦當過僞國大代表，葉文藻是顧匪祝同江西行營的參謀長）親赴重慶，吸收了居正、于右仁、李宗仁、何鍵等匪首入道，並和蔣經國、孫科等也拉上關係。至日寇投降後，在李、孫等的

指使下，將漢奸時期的崇華堂（一貫道外號），改稱爲「中華道德會」。於是，一貫道從漢奸、日寇的卵翼下，一變而投入蔣匪反動統治懷抱中。張天然子張英譽在南京一變而與馬超俊（僞南京市長）、韓文煥（僞警察廳長）拉攏往來，狼狽爲奸。李匪宗仁競選僞副總統時，便通過一貫道爲其奔走拉票。在上海，一貫道則通過宣鐵吾系文化特務李平（上海中華道德會理事兼祕書），而與方治等匪首聯絡，由匪黨部指揮一貫道活動。前年山東濟南市取締一貫道運動時，該市公安局揭發蔣匪黨部的反共計劃書中關於「操縱運用各種迷信團體實施策略」的絕密文件，在該文件中指出要運用各種反動會道門的「社會力量」，要津貼經費，要訓練其中的頑固分子，以便運用共黨訓、亂語等進行造謠，以便發動對解放地區的大規模叛亂屠殺，並使其組織與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結下不解之仇等。蔣匪黨部特務就是這樣地運用了一貫道的。在美蔣匪幫的庇護和運用下，一貫道又有了很大的發展，以上海爲據點向桂林、貴陽、衡陽、廈門、福州，以至澳門、香港等地發展。

一九四七年，張天然帶了騙財達一千五百餘條金條，飛往四川，後卽死在成都。由於這個坑人害世的反動組織內部分贓不均，爭權不決，張天然一死，張英譽和孫素眞就撕破「佛」面，在成都張天然棺材前引起一場惡鬥，後經匪國防部派人調停，並派中航機運屍回杭。自此，以張英譽爲首的東派（又名正義派），與以孫素眞爲首的「西派」（又名師母派、金綫派），各立爲主，爭權霸產，互相攻訐。並又有所謂「獨立派」等出現，「一貫道」自此變成了「二貫道」，甚至「三貫道」「四貫道」了。

（二）一貫道一貫與人民爲敵

一、在蔣匪特務的指揮下組織叛亂暴動：如一九四四年山東歷城縣發生的著名慘案，就是一貫道

仙」就是要把「氣天」中的大仙渡到「理天」裏去。道首從中國人名大辭典中抄下無數忠臣、孝子、賢婦的名字，欺騙道徒，分別超渡，並稱「渡大仙」行功最大，因而渡一個大仙須化黃金十兩，僅本市解放以後就騙到黃金近萬兩。一貫道道首以騙財過其豪華奢侈、荒淫無恥的生活，如張天然在全國各大都市皆有公館，輝煌華麗，賽過帝王宮闕，飲食盡珍品，還大擺筵席，孫素眞所用化裝品都是巴黎香水，香粉，在香港的「行宮」化了五萬港幣的頂費、裝修費。上海大頭子潘華齡以大批騙財開設百貨店、豆腐店、醬園店、套鞋店、蠟燭店……等好幾家大店鋪，在其家中藏匿騙財達黃金一千餘兩，銀元四千五百餘枚之鉅。

四、姦淫婦女，殺害人命：如北京一貫道組織了所謂「暴字隊」，專門强姦婦女，天津一貫道首聶張文藻不但姦汚女道徒無數，且把被姦汚者賣入窰子，最後連他親生的十七歲女兒也被奸汚三次。在上海，則如道首蕭其昌假「打座拜佛」爲名，將兩個女道徒騙姦懷孕，還說是「呂純陽三戲白牡丹。」又如本市號稱「十八羅漢」之一的李倘文專事販賣人口，騙奸「三才」、道親不下四五十人。道首對於不忠於「道」的道徒，威逼恐嚇，甚至毆打而死，如齊銘周所主持的北京「順天命」就因有兩個女道徒發現一貫道內男女道首通姦的事，而被當場棒棍交加，活活打死。道首又以仙佛附身，香灰治病，誤死人命，更屬不勝枚舉。如本市瑞光壇道徒陳小玲女孩生病，點傳師施某說是「病劫」，求求仙丹就會好，結果吃了幾個月香灰就死了。道首還說被老母收到「天宮」裏去了，至於因被一貫道騙完家產，家破人亡者更不可計數。如本市虬江路五九三號店主金渭榮，其妻患肺病，紫光壇點傳師叫多「行功」，向老母求賜仙丹，最後將一爿店「行功」行完了，妻子也死了，他流落街頭，賣大餅過活，卽其一例。

（三）揭穿一貫道的黑幕

一、入道：多少年來處於饑餓、災荒、戰爭、疾病、死亡威脅下的人民，生命財產毫無保障，種種痛苦無法解脫，一部份羣衆就把希望寄託在觀世音菩薩、如來佛身上。再加上一貫道到處造謠恐嚇，說三期末刧快要到來，人要死光，祇有加入一貫道才能消災免禍，同時，一貫道吸收道徒的方法亦極爲詭譎，見了生病的就說：「祇有入道才能痊癒」，見沒有子女的便說：「入了道老母可使你子孫滿堂，」見死了親人的便說：「入了道可以超渡死者升天，」見了窮苦的便說：「入了道好修後世。」

新道親入道須老道親介紹，到開壇日交納「掛號費」、「功德費」、「供菓費」、「免災費」，再在「明明上帝無量淸虛」之前發下守密的洪誓大願，後由點傳師授給「三寶」——性、印、訣，所謂三寶的作用，邪說既可免生前災難（如遇災難，可逢凶化吉），又可作死後回天宮見老母進南天門的憑證。因此，上不告父母，下不傳子女，如有洩露，天打五雷轟。

二、扶乩借竅：「三才」是一貫道最主要的騙人工具，專事在點傳師、壇主等一貫道頭子的指揮下裝神弄鬼，造謠騙錢。「三才」是道首在道徒或其家屬中選拔一些年幼無知的小孩，經過專人訓練二、三年不等，敎給讀訓書、經典成語之類的書籍，要能背誦；學習寫字，要能閉目橫書；學詩詞唐詩，要能作四、五、六、七、八、十等字數的詩文，出筆成章，既能「押韻」，又能「藏頭露尾」「玄虛莫測」。「三才」分爲「天、地、人」三人，天才要聰明機靈，地才要筆錄迅速，人才要口齒伶俐，所謂「天不言，地不語，人報話」，成爲「三位一體」的整套騙術。

「三才」玩的把戲有兩種：一爲扶乩，一爲借竅。

「扶乩」或稱開沙，到開沙那一天點傳師從各方面了解有那些人來求道，要出些什麼訓，暗中指使「天才」在沙盤中假某仙某佛的詩訓天機寫出來。至於臨時有道徒求訓，則天才以「望、聞、問、切」等方式以偵詢情況，倘不得要領，則訓文卽含糊其詞，弄一套迷離恍惚，似是而非的句子來應付

一下。例如某次「聚華佛堂」收兩個新道徒，一名王明德，一名李寶興，事先點傳師就向「天才」暗示，結果出訓爲：

「聚」精會神晤「明」善　「華」光四溢現「寶」源
「佛」渡衆生慈「德」廣　「堂」侍諸英高「興」添

這樣，使該兩新道徒見神仙這樣有靈，連自己的名字也被知道，大爲驚喜。

「借竅」是仙佛假「三才」之口說出連篇鬼話，說是因爲仙佛不能直接與凡人見面，乃假「三才」之軀，神佛附身，教誨凡人。有時則用一些魔術手法欺騙道徒，如點「無形燈」，預先在牆上按一小塊樟腦精（與牆色一樣，遠處看不淸楚），到時點火發光。又有「顯佛像仙印」，在白紙上預先用膽丸畫好佛像仙印，到時用墨一抹就顯出佛像仙印。缺乏一般常識的道徒信以爲眞。

三、爐孜、懺悔班：道首爲了進一步控制道徒的心理，把道徒訓練成爲俯首貼耳的奴才，乃舉辦了「爐孜」、「懺悔班」等佛會，集中使用了一切恐怖欺騙的手段。

所謂「爐孜」有酒、色、財、氣四孜，把數十、數百道徒關在一座大宅院裏，用各種違反人類常情和道德的方法，指黑爲白，要使道徒信佛信到忘掉一切感覺的程度，如無理毆打，直打得道徒死去活來，而不許有怨言，如要婦女裸體遊行，如强姦婦女，而不許聲張、反抗，否則就認爲是經不起「孜」。

所謂「懺悔班」就是要道徒將自己一生所做的「虧心事」，以及一切不可告人的醜事秘密，統統向「老母」交待淸楚，懺悔自己的罪愆，道首卽由此抓住道徒把柄，達到進一步控制道徒，要他們死心蹋地爲道首效勞。

以上是爐孜、懺悔班的大致情況，在「爐孜」與「懺悔班」中還有很多欺騙愚弄道徒的手段，稱爲仙佛「顯化」。如在黑夜扮作鬼怪，恐嚇道徒，如佈置陰司，令道徒供出平生虧心之事，如嬌扮冤

鬼，逼使開荒，施財，以永遠供道首驅使。

四、立願發誓：通過入道、扶乩、借竅、爐孜、懺悔班等欺騙愚弄手段，一貫道對道徒已相當牢固地控制，這時就可以通過立願發誓，將道徒組織起來，爲道首效死。

「願」「誓」名目繁多，有淸口願、淸身願、保存願、捨身辦道願、頂刦願等廿餘種，並稱誰要犯了願誓，就要「天譴雷誅，玄祖同墜」，因此要（1）「不貪人情虛榮」；（2）「不爲利誘」；（3）「不爲勢屈」；（4）「犧牲一切」；（5）「頂刦救世」。這就是要道徒爲了道要犧牲名譽、財產、愛情甚至生命，使培養成爲反動組織的死黨。在一貫道長期控制下，有不少道徒，被欺騙愚弄，不敢反抗，如天津一貫道女道徒張某立下「捨身辦道願」，卽隨首惡孫素眞至上海，甘作苦役，後張某母親生病，催她回津，皆未獲孫素眞允准，結果其母病死，終未獲相見。又如道首陳金標指使「三才」金某赴福建辦道，後金的母親爲各地取締一貫道急去電催金某速返上海，不料回信說：「因未獲陳金標允許，礙難遵命回滬」，可見一貫道對道徒控制之嚴了。

（四）一貫道的組織情況及其活動

（一）組織層次：分設小壇、分壇、大壇，此外還有家庭佛堂（卽家壇），根據道徒對道貢獻分別封爲「壇主」「點傳師」，一貫道道長除分別領導外，亦親自掌握一個最主要的大壇。

小壇係指成立較晚者，一般說來規模較小，但有的規模亦不一定小，如本市蘇眾林所主持的孟光壇就有卄個點傳師廿五個壇主，這些壇主，都是有錢有勢的人物。這是一貫道欺騙道徒的基層組織。

分壇僅次於大壇，有的分壇比大壇更加堂皇，如本市紫光壇魯光壇壇主多爲有錢有勢的大亨兼任，養有專業「三才」，按時開沙出訓，點傳師的多少無固定數。

大壇除有道內權威人物領導外，還設有辦事員、幹事等，收取各壇送來的金錢，開設三才訓練

班、懺悔班等，聾有御用「三才」按時發訓，分壇的「三才」有扶出成績「良好」的訓示交大壇「三才」研究，壇主批准後，發交其他分壇使用。如本市潘華齡的實光壇，徐書印的金光壇，李廷剛的基礎壇等都是，至於每壇屬下有多少點傳師亦無一定，如實光一壇卽領導大小點傳師近一千五百餘人。

（二）級別與提拔根據：級別分師尊（指張天然）、師母（劉率眞、孫素眞）、師兄（張英譽）、道長（如齊銘周、張五福等）、點傳師（如潘華齡、徐書印等，有大小之別，如潘華齡雖在名義上還是點傳師，實際上領導點傳師達一千五百餘人，不僅聽其指揮，卽是有資格見到他的都很少，倘能得他見面磕頭卽算無上光榮，平時能給他洗脚、倒尿桶的都算了不起的人物）、三才、壇主、道親，層與層控制。

道徒的提拔，根據其「行功」的程度，行功的方法：（1）爲道多化錢，卽使傾家蕩產死而無怨。（2）多勸人入道宣傳道義，就是爲道首作應聲蟲，參與欺騙。（3）爲道多出力，就是無代價的爲道首服苦役。這樣，行功後就可得提拔了。因此，一貫道的點傳師有三種出身：一爲施財功的點傳師，二爲施法功的點傳師，三爲施無畏功的點傳師。此外，還有選擇廣有反動勢力者，封爲「交際大點傳師」如孫祥夫等是。

（三）一貫道在全國取締後之活動：全國各地的取締一貫道運動，在其老窩山東開始，其後全國城市鄉村俱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羣衆運動，於是各地大小道首俱向本市流竄，如全國性的大頭子張英譽、孫素眞、齊銘周等皆逃來上海。因此，本市除土生土長的一些一貫道頭子外，又平添了不少外埠的一貫道頭子，他們潛伏本市領導各地組織，反抗人民政府。其中有些一貫道首惡，有錢有反動勢力則已從本市逃往香港、澳門等地，通過上海及東南沿海一帶向內地擴張，企圖死灰復燃。

全國取締一貫道後的形勢，根據各地經驗，就是漏網的一些殘餘骨幹更隱蔽、更狡猾地進行活動，企圖長期潛伏，伺機而動。其方法主要是：（1）繼續運用欺騙手段，加强控制道徒，如所謂「聯

願」，就是脅迫誘騙已向政府登記，交出三寶者，表示懺悔認罪。同時散佈變天思想，嚇唬羣衆「天將大劫」，第三次世界大戰快要來了，大道可免劫。（2）轉入隱蔽活動，所謂要「無目標，無形象，知下不知上，傳條，不對不同答，他剛我柔」，就是說佛堂改變形式，道內改換稱呼，消滅罪證，採用特務的單綫聯系方法，以堅持其反革命本質。（3）利用一切機會，針對政府每項措施，每一號召，進行造謠破壞。

一貫道逃港頭子的活動是很值得注意的。還在一九四九年全國大陸尙未全部解放的時候，該道西派首惡孫素眞卽親赴香港，劃謀托庇於帝國主義卵翼之下，從事領導大陸反動組織活動之策略。爲要堅定道內反動骨幹對抗人民政府的思想，特指使本市金光壇負責人徐書印召集東南沿海及黔桂等省的一貫道頭子赴港，於一九五〇年春季在香港開設「育化爐攷」，其中絕大多數皆爲江浙一貫道頭子，經過了九天爐攷，其中有以木棍毆打，在燒紅的水門汀上打滾，罰立整天，吃香灰拌飯及色攷等節目，之後並全體立願下誓，堅決反抗人民政府到底，然後將這批一貫道頭子遣返大陸。以後在三個月的時間內東南一帶新設道壇卽達一百餘只之多。同年九、十月間，徐書印並潛返大陸，指示今後活動要點，如化整爲零，將著名大壇分散到家庭佛堂裏去，道徒在路上看見道內熟人不許打招呼，及將道徒編爲五人一組，祕密串綫等反動活動方式。一貫道首惡孫素眞稱逃至港澳後，復以所謂「乩訓」寄來上海，指示要堅定反動意志，對抗人民政府到底，卽使「頂劫」，亦「道成天上，名留人間」。

從一貫道的活動方式與堅決反人民的本質，越來越明顯地成爲美蔣匪幫破壞新中國及生產建設的幫凶了。

二、「九宮道」的罪行概況

明末清初，有江西道士李廷玉至北京城內傳「先天金丹無爲道」，後由其大門徒郜明月（郜皇代），改稱「八卦道」，該道傳至清道光時，由山西五台山極樂寺「普濟和尚」（俗名李向善）改稱爲「後天九宮道」李自稱爲「彌勒佛」九代轉世，因其幫助滿清皇朝欺騙人民有「功」，故大爲那拉氏（慈禧太后）賞識，勅封爲「護國大國師」和「眞如自在佛」，並賜全付鑾駕，在京「雙塔寺」傳教。李向善在「奉旨傳道」的金字招牌下騙取羣衆錢財，大修廟宇，積極發展道衆，未幾年，九宮道遍及河南、河北、山西各省，李爲了便於分層控制，將親信門徒分成「五會」「十七天」，分頭掌管。「五會」分佈於關外瀋陽、長春一帶，「十七天」分佈於關內河北、河南、山西等地。

（一）九宮道的反革命罪行

辛亥革命之後軍閥混亂時期，即一九一五年前後，九宮道以李書田爲首勾結黎元洪，在北京成立「普濟收原會」，一九二四年又與曹錕、吳佩孚勾結，成立「普濟佛教總會」，曹、吳爲正副會長，漢奸江朝宗爲名譽會長及會盟，李書田則任會師，藉此統一組織。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九宮道並協助軍閥吳佩孚，聯合「紅槍會」，抗擊革命軍，日寇侵華後，李書田即與日寇勾結，並被委爲僞「華北剿匪參謀」，與日特中村二宮成立「未來和平宗教會」，開大會時日酋岡村寧次並親自出席，先後在山東組織「反共自衛隊」「綏靖軍」「濟南保安團」，不斷配合日寇下鄉掃蕩，殘殺抗日人民。「未來和平宗教會」並附設「資財獻納委員會」，勒令會徒捐獻銅鐵、銅元等資助日寇，其中銅

鐵卽搜刮達十三萬噸之多。一九四四年李書田在北京成立「彌勒會」，以日特正謙大佐爲顧問，專事祕密特務活動。曾在山東招遠縣組織三千餘人的騷動事件，對抗日民主根據地破壞甚大。日寇投降后，九宮道又勾結蔣匪特務機關，成立了很多外圍情報機關，如「新社會事業建設協會」、「中國生產促進會」、「知行勵學會」等，專事調查我地下工作人員，刺探解放區軍政情報，破壞工人學生運動。大陸解放後，卽祕密組織叛亂，密謀組織「八卦軍」（又名農衆自衛軍），計劃於一九五〇年舊曆五月五日在津、京東北等地舉行武裝暴動，但皆爲一舉捕獲。

又如該道之支派天津市「世界新佛教會」，由王紫泉掌握，於一九三七年成立「妙峯山下院龍華佛教會」，因破壞抗日工作，從事「大東亞戰爭」反動宣傳及爲日寇「陣亡將士」追悼亡魂有功，爲敵酋岡村寧次賞識，特贈「善人區」一方。抗戰結束後，又與特務陳匪仙洲、郝匪遇林勾結。蔣匪介石六十歲時，王特爲祝壽，並飛京面謁。在此期間，並通過反動會門組織進行反動宣傳，竭力汚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解放以後，則網羅蔣匪散兵游勇、地主惡霸等分子組織反革命「八卦軍」組織，並散佈謠言，企圖顚覆人民政權。結果亦爲我一舉破獲。

（二）九宮道在滬活動的支派之一——「東會」

據目前材料，九宮道在滬活動的一部份，乃淵源於「東會」支派。

1.九宮道東會會主張國文，原爲瀋陽一大地主，入道後自稱爲佛爺，道中稱爲「東家」，因勾結北洋軍閥趙爾巽，得大量吸收道徒，自瀋陽向長春、哈爾濱、大連、青島等地發展，將各地搜刮來的錢財在家鄉廣置田產房屋，至一九三一年張國文病死，由其孫張志博（又名雨蘭、傳賢、潤芝）承繼衣鉢，自稱「未來佛」，道中人稱爲「小東家」，張志博自執掌道權後，卽在北京勾結軍閥吳佩孚、江朝宗（日僞北京維持會長）將九宮道改稱爲「五台山龍泉佛教慈善會」，假施藥、施材、辦義學等慈

善幌子擴大組織，騙錢害人。

至一九三七年日寇侵華，張志博與其他九宮道頭子等，在日寇「萬教歸一」的口號下，與日偽特務勢力相勾結，並以搜刮錢財貢獻日寇軍費，以示獻媚。並在日偽勢力庇護下，派遣其心腹昌選和尚、董文選、徐建貞、于樹棠、孫文蘭等向山東、上海、蘇州、紹興等東南沿海一帶發展。

日寇投降後，張志博亦搖身一變，成為內蒙反動頭子章嘉呼圖克圖的高級顧問，國民黨政府蒙旗宣化使署高等顧問，又任偽松江省政府顧問等職，儼然軍政大員，仍以「龍泉佛教慈善會」的名義進行活動。實則為蔣匪幫作忠實走狗。

北京解放後，張志博席捲道款帶了兩個小老婆逃來上海，上海解放後張則在哈同大樓以開設元昌商行，經營棉紗生意為掩護，暗中則仍指使九宮道的隱蔽活動。

2. 遠在抗戰爆發後，張志博即派遣爪牙來東南沿海發展道務，上海即由昌選和尚之得力助手段基華偕同其門徒林文奎、沈一清等人前來「開緣」。沈一清為嘉善人，對上海情況熟悉，加上又向林文奎學了一套「江湖醫術」，遂借替人針灸治病等方法傳道，又吸收了周鈺順、汪榮慶等十二個開法師，以此為基礎，向外發展，並發展至蘇州、杭州等地。

3. 九宮道誘騙道徒入道之方法，基本上與一貫道相似，即乘廣大人民在反動統治的水深火熱之中，到處鼓吹三期末刼已到，如加入九宮道則屆時有彌勒佛駕法船前來搭救，又說那時會降下雲城，入道才可入城躲刼避難。同時，也與一貫道一樣「左右逢源」，看對象說話，拉攏入道。此外，九宮道頭子還裝着慈善面具，到處逢迎反動統治者，化幾個錢就可賺得「善士」美名，因此也有許多匪霸藉入道而掩飾其滔天罪行。其形式上與一貫道不同之處為無扶乩、無三才。

九宮道的入道手續為：入道者由引保師（介紹）帶至佛堂內，跪在香案諸仙面前，由開法師焚表（入道者三代名字）上「天榜」，發誓行頭，誓言如下：「不能欺師滅祖，叛道賣佛，洩露道中天機

洩言法寶，如果違背就要五雷鎮身，化為濃血，壓在陰山背後，千年不得翻身」，立下大誓，繳納入道費（掛號費），即算入道。

4. 九宮道（東會）騙財方法之一為傳授法寶，法寶計有「十字真經」、「金威靈符」、「鎮宅寶」、「淨身法」等五十七種之多。如：「十字真經」——「南無天元太保阿彌陀佛」，可為生前避刼免災之用，死後升天見彌勒佛之憑證，唸時舌舐上顎，無聲默誦。

「點關竅」——開法師用柳枝蘸瓷瓶淨水點道徒之舌根、頭頂（崐崙頂）、頭頂前側（泥丸宮）、後腦（玉枕骨）、頭頂左右兩側（兩華山）、前後心、兩肩等，亦有用香點全身者（與點關竅相似），名曰「點真點」、

「金威靈符」在黃綾上畫一「金威佛」，可以免除瘟疫，可以刀槍不入。

「鎮宅寶」可以避妖魔鬼怪，可使家宅免除砲火。

「密食寶」——用黃豆，芝蔴、棗泥、香灰等混合製成藥丸，謂在將來改天換地，一切東西沒有吃時，吃了不會餓死。

另外還有萬寶圖、翻天印、大法、小法、黃佛堂、白佛堂、黃寶、合同等法寶。這些法寶「市價不同」，道徒都要化錢買來。

九宮道（東會）騙財之另一方法為買來世，錢化得多，來世也愈好，共分為：

全大號——須化一〇八枚銀元，說在未來天中可福、祿、壽、財齊全，可以成仙成佛。

大號——須化五十四枚銀元，說在未來天中可吃、穿、住都好，可做官發財。

未來號——須化十二枚銀元，說在未來天中不須吃苦，在家可豐衣足食，有人侍候。

五條——須化三枚銀元，說在未來天中也可有吃有玩。

三合——須化一枚銀元，說在未來天中投胎不會變禽獸。

如果求得全大號即增滿根基，功德圓滿，在龍泉寺中用白玉石立碑，大號用青石立碑，未來號用普通石頭碑。

此外，九宮道還假「修廟」「立碑」「慈善募捐」等名目刮錢。這些錢由開法師騙來，每年春秋兩次「過堂」算賬分贓，會主張志博分得百分之八十，另外百分之廿賞給開法師。

張志博以分得騙財，恣意揮霍，他一人擁有大小老婆六名，他又有三十年「老癮」吸食白粉，在上海擁有花園洋房，每日汽車代步，其吮吸被騙道徒的血不知凡幾。並以騙財交開法師汪榮慶等製造販賣白粉。在本市抄獲之該道騙財，經初步統計有黃金一百餘兩，美鈔二千餘元，銀元二萬四千餘枚，銀角五千枚，人民幣七千餘萬元，其餘金鐲、鑽戒、珍珠等甚多。

5.九宮道（東會）爲一貫勾結反動統治勢力，爲反動統治者充鷹犬的反動會門，解放後又一貫造謠污蔑人民政府和共產黨，如解放前夕，造謠說：「共產黨來了十室九空，人人都要餓死，並且還要大大殺戮，趕快囤購白米銀元，否則難逃此刼。」又說：「解放軍是蝗蟲，是災星，不久長的。」之後，又傳誦歪詩一首，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戰：「『日』出東方落入西，『英』雄被困有爲時，『意』大利是海中浪，『中』華文明不可欺，『法』律不嚴難治國，『俄』人從此兩分離，『德』人事爲高天下，『美』人出世鎮天機。」在「五反」時，又向資本家道徒說：「你們與其將來財產給共產黨，不如現在不要生產，儘量享受」，提倡『三光』政策：「用光、吃光、賣光。」

九宮道（東會）的反革命活動，除了造謠外，並進行組織叛亂，企圖顛覆人民政權。如張志博供述其野心時，曾稱：「古今王侯將相皆有種乎！若張作霖亦爲胡匪出身而已」因此「想借道而成功一番事業」（見其坦白書）。故張志博於解放初起即與天津「八卦道」頭子趙圭章在滬集會，商議組織反革命武裝，決定由張負責經費，趙負責人員，所謂「八卦出武，九宮出文」。結果「八卦道」在蘇北徐水以西組織暴動，搶刼公糧，殺害幹部、羣衆（隨即爲我撲滅）。此時，九宮道內部蠢動一時，「八卦起義，九宮道內出了皇帝，道徒將來可分官封府」。可見其反動活動之猖獗。

（三）九宮道在滬活動的支派之二——「餘九天」

1.九宮道在上海的第二個支派，是「十七天」中之一支，即「餘九天」，「餘九天」原爲胡瑞麟執掌，胡死後由楊萬春承繼衣鉢。一九二八年楊在北京勾結軍閥吳佩孚等組成「五台山普濟佛教總會」，由楊任會長，劉國俊、李德恆等任理事，楊死後，劉李與天津九宮道負責人反革命首惡分子王紫泉合流，抗戰初期間勾結大漢奸褚民誼、王揖唐等改組成立「妙峯山龍華佛教會」，因破壞抗戰有功，曾得日酋岡村寧次匾贈，抗戰勝利後，又勾結國民黨軍統特務，破壞人民解放事業。「餘九天」劉國俊並勾結李匪宗仁想競選僞國大代表，又揑造什麼「老母五更家書」，說李匪爲李天王下界，幫助李匪競選僞副總統。至一九四七年，劉國俊親自南下，在南京組成「中國普濟慈善協會」，以辦理慈善事業爲幌子公開活動，發展組織，在上海、蘇州、嘉興、嘉善、杭州、紹興等地均分設辦事處。這是「餘九天」的發展情況。

2.「餘九天」在本市的活動，於一九三七年即由劉國俊派遣天津派領主趙澤光、鄭萬春、王金瑞前來「傳道」，趙澤光駐守上海海寧路九祿商行內，主持江南道務，在本市發展道徒。解放後，趙等轉入隱蔽活動，指使道徒開會時均佈置崗哨，以上海海寧路九祿商行，老西門俞生記製革廠，南火車站德華機廠，閔行路胡雲標家爲四大據點，並以九祿商行老西門春和溜莊二處爲大聯絡站，爲蘇杭嘉等外地來滬道首的「招待所」，僅九祿商行每月招待外地道首之客飯即達五百客之多。

3.九宮道餘九天騙人入道的方法也與一貫道及東會差不多，邪說：「三期末刼快來，八卦教難又至，將來水火罡風齊降，只有入道了才可以躲刼避難，入了道就可以天榜掛名，地府抽丁，超凡入聖，成佛成仙，可享四千八百年清紅二福」騙人入道。在本市又發現强迫入道者，如九祿系統下盤主

余煒卿因自己開設襪廠，而將全廠工人强迫入道，否則用停職、開除、減低薪水等方法予以迫害。

新道徒須經老道徒兩人介紹（道內稱爲引保師），先繳掛號費，在佛前焚表，將三代名字升入「天榜」後由引保師領看宣誓「不能洩漏眞佛，不能私傳父、母、妻、子、迷人（指尙未入道者），否則必遭五雷轟頂，永墜地獄」，發下重誓後，由引保師敎些拜佛方式，交待道中三皈五戒，就算入了道。

4.九宮道（餘九天）欺騙愚弄道徒的方法有下數種：

與一貫道一樣，餘九天也有扶乩、飛寘宣化、專門請仙佛臨壇指點「天機」「天命」或「超度亡靈」等並以此爲造謠騙錢之主要工具。

與東會一樣，餘九天也有很多法寶，道徒必須化錢才能買到，如十字眞言、黃旗法、無量法、雜漢法、淨結法、訣法等數十種，其中如「坐功」，每天分子、午、卯、酉四個時辰「坐功」，或者早晚兩次，閉目養性，氣納丹田，口中默唸十字眞言，摒絕一切雜念，練成後，佛祖可以看到其頭部有一道白光飛昇，等等。

九宮道（餘九天）又騙在家設立佛堂，在佛堂中供奉彌勒佛、觀世音、純陽祖師、濟公活佛，亦有用黃紙寫上「眞佛如在」四字貼於牆上，經常焚香拜佛。道首向道徒們說：「佛堂就是來世的廟宇，佛堂主就是來世的菩薩，有大仙護壇，可保家宅安康。」

家庭佛堂之擴大就是立盤，經過領主之准許，繳納立盤費（需三——十石白米，或一兩以上黃金）並請道首們大吃一頓，是謂「立盤打底」，盤是騙詐錢財之基層組織。專事在基層羣衆及農村中大量發展組織。

九宮道（餘九天）分春秋兩期「場期」，過場時爪牙們要將平日搜刮到的財物獻給道首，美其名曰「種福」，實則爲「分贓」。另在場期內，又巧立名目，加上一個「提攻」，主要是要道徒多多化

錢一起渡亡靈」；又趁機撈一筆錢。

總之，該道一貫利用羣衆落後迷信心理，運用各種名目，逐步地騙取錢財，使人墜其彀中而不自覺，終至傾家蕩產。

騙財極小部份用於施茶、施粥爲幌子，絕大部份皆爲道首中飽，如本市道首趙澤光等利用騙財，在各城市均設有商店工廠，如在滬開設九祿商行，在津開設光大印染廠，在鎭開設東昌煤礦公司，在紹興開設協大醬園等。這樣，一方面可供道首揮霍，另方面又可充聯絡基地。

據初步統計，趙澤光一人卽騙得黃金二千四百五十二兩，現尙存有一千六百九十七兩，又在本市以六十兩黃金頂進洋房一幢，趙犯每日汽車代步，嫖賭吃喝，生活靡爛已極。

此外，九宮道（餘九天）並用「仙丹」「仙水」治病，殺害人命，如九祿系統濟深盤盤主余煒卿，用仙方香灰爲其所設襪廠的學徒竺文濱治痛，結果延誤致死。而余反揚言：「竺文濱存有反道心理，這次的死是被法師爺懲治死的，」嚇唬羣衆。道首又利用「天命」「傳道」等名目姦淫婦女，如道首趙澤光利用「天命」强迫三個年青女子爲他擦汗打扇，伏侍在側，名爲「玉女」，結果皆被其姦污。

5.九宮道（餘九天）一貫外迎大敵，內結漢奸，作出賣祖國民族利益的勾當，解放後則一貫造謠破壞，汚衊人民政府和人民領袖，參與反動活動，並圖謀顚覆人民政權。

當解放之初，該道經常爲美蔣匪幫吹噓，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爆發，美蔣要捲土重來。道首趙澤光經常向道徒傳「道」說：「八路軍是先天，我們是後天，共產黨來了是不久長的，內八卦（指八卦道）一定起來，到南京來平定世界。」又說：「解放軍男女不分」「共產黨是不孝敬父母的」。又造謠說：「共產黨要把財產充公，地主要活埋或吊死，子女遍走討飯，還不如現在捨身辦道，否則到那時大難臨頭，看你捨得捨不得」等。

該道道首朱效農，並將北京逃來的國民黨某師長老婆設法將其送往台灣。又將蔣匪軍官三人設法

隱藏，後又轉送赴台，可見其與美蔣之密切聯系。

最近，該道道首楊福壽、符金木等更圖謀不軌，捧出一個所謂木家的「眞命天子」，以「木家道」名義出現，在本市徽寧路六八六號樓上稱皇稱帝，並分封爵位、將軍、丞相。楊福壽自稱爲楊六郎七代轉世，封爲「大元帥」，支領主杜孟春被封爲「財庫司」儼然一個封建皇朝，吸引落後羣衆，圖謀不軌，已爲我公安機關一舉撲滅。

三、「一心天道龍華聖教會」的罪行概況

（一）沿革

「一心天道龍華聖教會」約於一九一三年起源於山東長山縣大丁旺莊，創始人馬士偉（又名冠英）爲破落地主出身，妖言入山砍柴遇仙傳授，命其下界辦道，初創「一心堂」，外稱「大悲山活佛寺」，邪說三期末劫，入道可躲劫避難。至一九二九年，馬士偉與土匪組織黃沙會首領朱智靜及紅槍會首領牛賓山等勾結，朱、牛等率匪衆參加該道，於是聲勢大盛。馬士偉並私設皇宮，自稱馬皇帝，糾集道徒千餘人編成大隊，由朱智靜等領導練武，形成割據，後爲軍閥陳調元派兵擊潰，道徒四散，道首則分赴大連及山西五台山等處活動。

一九三二年馬士偉去北京勾結軍閥吳佩孚、張宗昌等組織「普化救世協會」，一九三四年又赴天津勾結僞日本租界警察二署署長山野，並請其爲顧問，與日特橫山祕密組織「一心天道龍華聖教會」及「大東亞佛教聯合總會」，並吸收日本會員。馬士偉在天津總會時，驕奢淫佚，升座時有日月扇、傘、大旗、紅燈，穿朝服，如帝王登殿，命會員每年朝拜一次。馬士偉設「修道院」，將女會員或會

衆之女；擇年青貌美者以「靜心修道」爲名，關禁院內，以卑鄙無恥手段脅迫達其淫慾。

一九三五年九月，馬士偉死，爲繼續蒙騙道徒，密隱死訊，將屍首暴晒風乾三年。道務由其妻馬賈氏繼承，並會同該道上層分子著「九轉還陽回龍傳」一部，邪說爲馬皇帝死後復活，口述天機。又說上帝封馬皇帝爲「白陽盤主」，馬賈氏爲「白陽盤母」，又說「馬皇帝上南海去了，回來時就當聖主，封神，五十四國參拜，天下大變」。並擅改曆書，訂九天爲一星期，四十五天爲一月，十八個月爲一年。又宣佈六大佛法：

白陽一定萬萬年，誰知眞妙算
新無生出世坐寶蓮，定住眞天盤
老聖人出世天下安，誰是眞龍天
白陽活佛坐天壇，白陽德自然
新眞人出世坐金鑾，定住白陽盤
三起龍華大團圓，出了新聖賢

此六條胡言亂語，令道徒在節日誦唸，謂「可達上天」，末劫一至，馬皇帝會稱帝救人。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該道因早與日寇勾結，即乘機大肆發展，被騙入道者甚多，且因媚敵有功，曾得日酋東條英機之獎狀。該道在天津成立全國總會時，竟高懸日本國旗，可見其賣國投敵之性質。該道並設六大宰相、八大部、十二朝臣、四十二宿、八十二代祖、九十六大賢等，儼然封建皇朝。在日寇支持下，該會派遣骨幹分子赴各省市縣發展組織，成立分會百餘處。一九四〇年馬賈氏死，亦密隱死訊，會務由其女兒馬天成、馬天生繼承。實權則由全國副總會長陶雲祥掌握。

日寇投降後，國民黨見其聲勢浩大，頗想利用，但因該會罪惡昭彰，在人民輿論壓力下，表面上將該會査封。經該會一再上書表示願意「反共反人民」，如一次上書中說：「共匪策略慘無人道，對

於屬會尤所仇視，此固遠近所盡知，亦婦孺所共喻」等語，之後，國民黨反動政府宣佈：「確係正教，並無不軌之行，不良之舉」，予以啓封，同時該會改名爲「正心慈善會」，參加軍統幹特黄道明所組織的「萬善救國聯合會」，遂入特務活動，積極反共反人民。

天津解放後，該道煽惑道衆說：「等着吧！佛須隱藏了，各自回家暗修吧！」同時，「大皇姑」「三皇姑」等偕部分嫡系席捲道款，逃往濟南，繼續領導各地活動，開設織布廠爲掩護，詭秘活動，經常煽惑道衆說：「天快明，地快亮，牛八（影射朱總司令）去世天下亂」。上海道首王淮，南京道首馬天順，滄縣道首馬金瓦等仍斂財送往濟南。後經濟市公安局將該批首惡一網打盡。

該道之反革命活動殊爲明顯，如該道勾結地下匪特武裝「農衆自衛軍」，在山東濟陽縣發展道徒委派僞縣長、區長等職，陰謀組織叛亂。該道濟南市負責人石東林等則[illegible]數次密謀，企圖於一九五〇年舊曆中秋節大舉發動叛亂，以「八月十五月光明，鷄叫一聲天下明」爲暴動暗號，並圖於叛亂成功後，恢復帝制。但皆爲公安機關偵察破案。

（二）在滬發展情況

一九三七年，該道爲發展全國組織擴張勢力，天津總會派遣王淮（馬明火），高鴻斌（馬官班）等數人來滬辦道。王等蓄髮留鬚，道裝打扮，妖形怪狀，右手提大燈籠一盞，左肩背黄旗，上書「大靈山活佛寺」，招搖過市，遇人詢問卽答以找尋親兄弟（此爲誘人入道之方法），當時發展了王鳳祥、楊富椿、魏華龍、劉福宣、張成愛、張殿甫、王鳳朝、韓文甫等人入道，在本市普安路一廟內設立佛堂，定名「一心堂」，逐漸發展道務。後該會在滬組織內部紛爭，以馬官班爲首與總會派來的李廣山等對抗，自成勢力，後由總會副會長陶雲祥親自來滬，將馬官班撵出佛堂，由陶兼任滬會會長，李廣山任副會長，馮春陽任財務，王淮任攷試官。馬官班則拉攏親信自成一派。結果，陶、李領導佛

堂七只，馬領導六只。

該會在滬組織由於該會理事之一爲僞社會部京滬區特派員辦事處祕書郁祖倫，故雖總會一度被封，而在滬組織之活動，未遭阻礙，反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有了迅速發展。

解放後該會在滬組織表面上雖未公然活動，暗中一貫造謠破壞，並繼續供給總會經費，如一九五〇年李廣山曾將道款一千萬元送至濟南「皇宮」。

（三）欺詐方式

一、入道：入道者規定要兩個道徒介紹，事實上都是一人，先繳納表名費，由主持人（如馬官班等）教導進道禮節，繼之，入道者面朝懸掛之「佛」字袖以左手（稱善手）抱右手（稱惡手），中留一空隙，向上不過眉，向下不過膝，跪下四拜，站起來又四拜，後卽跪着聽訴，主持人卽把入道好處等花言巧語說一遍，又取出一張四開黄表紙，紙上用紅筆寫着：

無爲新老父母新白陽活佛尊前遵法聽令若有時
刻絲毫須臾更改違悞不遵明公卽斬空中雷轟
×××自己叩懇發願情願皈家皈
一忠心保護孝順
引進保人 ×××
×××

主持人照着黄紙唸一遍，入道者隨卽發誓，再在紙上畫押，主持人卽將黄紙在燭火上焚化，並教口訣：「新白陽活佛阿彌陀佛」令在上供時唸之，且不准告訴他人，否則「明公卽斬」，又囑多替佛堂辦事，多出功德費，才能一本萬利，種道得道，種福得福，多渡一人入道，就可多得一幫手（故一

人入道往往全家隨之入道），經過如上手續，卽成道徒。

二、赴場（或稱提攷）：「一心天道龍華聖教會」的最大特點，亦卽其斂財之主要方法之一爲赴場。他們說：提過攷的人在馬皇帝稱帝時就可封官受爵，沒有提過攷的道徒到那時僅是小官，故道徒在「封官受爵」的誘惑下，很少人入了道而不赴場的。

天津總會赴場的情況是這樣的：先由各地道首以提攷好處蠱惑道徒籌資赴攷，後將名額彙報天津，由天津總會決定攷期，卽由分會通知道徒去津應攷，每人預繳攷費至少銀元念枚（多多益善，多化錢多納福），屆期道衆聚集會內，跪唱六大佛法，後由主持人率領啓程。在舟車上並教授十字句：「我主新聖諱偉士字英冠」（倒唸卽爲馬皇帝之名），抵天津總會大門時，有兩人站立查問：「從何處來，懂得規矩否？」當答以「上海來」，並唸十字句，表示已繳攷費，經過如上手續才得進入攷場，開攷程序如下：

第一場，攷前先賜道袍、道履、道冠，道袍上皆蓋有皇印一顆，以示馬皇帝所賜，進入攷場後，衆道徒依次俯首跪地不得抬頭，時馬賈氏身着皇袍，居中端坐，六、三皇姑、九十六賢分立兩旁護法，並有部分九十六賢把門，來回巡視，手持竹片，若有道徒抬頭卽行拷打。開始時皆名賜「馬姓」與「聖名」，如馬聖祥等，表示現在都是皇帝的弟子，同享榮華，繼則教開鎖（用右手食指中指揉擦兩眉之間）、海水洗臉（兩手互擦、向口吹氣，擦抹面部）等邪術，據稱這樣可以練性通天，又可長生不老，復教道徒呼「馬萬歲、新萬歲、萬歲萬歲萬萬歲」，又命道徒以黃紙條書寫黃金一萬兩或三、五萬兩不等，表示今後孝敬態度，如此，將黃紙條彙集火焚。第一場卽算攷完。

第二場，道徒未明卽起進入攷場，首由馬賈氏責令九十六賢審查各道徒對第一場所授各邪術是否熟悉，後由馬賈氏分別賜以官爵，如「天仙官」、「新世仙將官」等，謂死後可昇天，與仙同班，在馬皇帝登基時可按級封官，繼又命發誓，授以極機密之「無字經」，卽「白弟子跪求卽馬新後天嬉

頭」並邪說祇能在坐功時唸之，其它非大劫大難不得出口，否則明公立斬，空中雷轟，繼又教「坐功」，卽兩脚盤坐，口唸「無字經」。這樣二、三小時後，二場又告結束。

第三場，仍由道首馬賈氏主持，道徒俯伏階下三四小時，由九十六賢分別攷核各道徒兩天來對所授之各項邪術是否熟記。繼令道徒價購徽章一枚，謂該徽章死後懸掛胸間得升仙境，日後馬皇帝就位時也是享受官爵的憑證。

如此三場考畢，衆道徒必分坐就餐，大食魚肉，雖茹素者也得如此，每人並飲酒一杯，謂爲天賜，如有不遵，其心不誠，這樣需時三天，各道徒才分別回歸原籍。

上海赴場情況：一九四二年起，由於上海道徒日增，且部份道徒因經濟不寬，不能長途跋涉，赴津提攷。因此，該會唯恐失此斂財良機，甘願「移樽就教」，在上海沉香閣、浦東、平涼路等處開攷，其方式如下：

先由上海分會負責人以邪說誘惑道徒預繳「攷費」進行登記，迨湊滿二三百人時，卽將「攷費」連同名單匯往天津請示開攷日期，由天津指派若干「九十六賢」攜帶蓋有皇印之道袍及道冠、銀牌、聖名等來滬主持開攷事務（上海先後曾攷過十次，前五次由陶雲祥主攷，後五次由王淮主攷，應攷者將近六千名），開攷前再三告誡不得將攷期洩露，屆時各應攷者黎明卽起，聚集攷場，發給道袍等物（自第四次開攷後，道袍要另出錢購買），其他如「開攷三場，「大吃一頓」等皆與天津類同，惟時間僅一天，其原因不外乎適合上海人口味而已。

上海分會負責人曾對道徒鼓吹謂在上海應攷者稱爲「人盤」，將來僅能得一名普通官爵，死後昇天，仙位不高，赴津提攷則爲「佛盤」，可封大官，死後可名列仙班。道徒在其愚弄之下，赴津提攷者仍然很多。

三、騙財：㈠、表名費：道徒入道時必先繳表名費銀元二枚，多至數十枚，也有講二斗米三斗米

的，繳了表名費後「天榜表名，地府抽丁」，不會下地獄了。

㈡、上供：自陰曆十月廿日算起，每隔九天上供一次，道徒應去佛堂燒香，並拿錢孝敬老佛爺。

㈢、月費：又稱「財水費」，每月繳付一次，數目不定，多多益善。

㈣、赴場：「天榜開科」時道徒赴場應孜，每名銀元廿枚，繳錢愈多則功德愈大，如北京路振大鐵店老闆陳文卿曾繳銀元八百餘枚，曹家渡萬寶綢緞廠老闆李振輝繳納銀元一千餘枚。

㈤、證章費：道徒應孜後每人必購證章一枚，每枚銀元廿枚。

㈥、做齋：道內齋期如下：

二月初四　老母生日（道內稱馬賈氏為白陽盤母，無生母，老母）

二月念伍日　老父生日（道內稱馬冠英為白陽盤主，無生父，老父）

七月初三日　大靈山失散（即馬冠英創辦之「一心堂」，被軍閥打垮）

七月念陸日　老母死日

十月初九日　馬皇帝赴陰

十月十三日　馬皇帝還陽

十月廿日　雙十節，馬皇帝頂盤（邪說馬皇帝就位）

其中以二月初四、二月念伍、十月廿日為大齋日，各地分會、支會（遍及香港等地）道衆攜帶金銀財寶專程赴津，向老佛爺獻金。如四川某富商帶三五根大條去津孝敬，本市某醫院職員獻金戒指、金鐲等。

㈦、跳俗：就是誘惑入迷道徒將所有家產捐入會內，一切聽其擺佈，自己也終身在會內聽憑使喚。

（四）上海「一心會」分子

「一心天道龍華聖教會」上海分會係掌握於國民黨特務、國民黨員、惡霸、反動軍官等手中，如上海分會負責人郁祖倫是偽社會部京滬區特派員辦事處祕書及陸京士特務系統上海勞工協進社祕書。又如該分會負責人周斌章，係國民黨區黨部執行委員。該會負責人黃鎮福為蘇北邊區偽軍剿匪司令部少校軍需，解放後並掩護龔國良逃往香港。該會負責人龔國良為汪偽第一方面軍師長。上海分會另一負責人吳錫鏞，則為勾結日寇吉田武夫，欺壓工人之惡霸分子。

該會中頗多愚昧昏聵之老頑固，如在沉香閣佛堂三樓佈置的馬皇帝行宮，擺設華麗，牀上被褥俱全，早晚專由一老道友前往舖牀疊被，敬茶飯，倒洗臉水等從不間斷，事實上，馬皇帝從未來滬，且早已死了十餘年了。

上海道首與馬士偉一樣驕奢淫佚，姦污婦女，如馬官班叫道徒韓文甫去津跳俗，他却趁機在滬姦淫韓妻，後韓文甫活活氣死。又如女道徒謝招娣立願隨馬官班赴津「跳俗」，亦為馬姦污。大連路佛堂負責人顧祝卿借勸人入道名義，姦淫某寡婦，懷孕後棄之不顧。上海分會負責人楊富椿竟在佛堂內姦污其自己的女兒。另一負責人王輔卿强令新婚兒媳分居，每月僅允許同居一次，他本人則乘機勾引媳婦，其子病故，王更恬不知恥地予以强姦。

四、「同善社」的罪行概況

（一）沿革

「同善社」原名「孔聖教」，早在滿末義和團時發源於四川省合川縣，道首袁某以宣揚「孔孟大道」設立善堂坐功練氣爲名，推廣道務。袁死後，由其門徒彭泰榮繼承衣鉢，彭係不第秀才出身，道號「遠古老人」，自稱爲「淸靜自在無極燃燈古佛」化身，邪說「三期末劫來臨，爲收圓而下凡」，並將善堂改稱「號子」，在川內設立「洪信祥」總號，自稱號主統轄所屬各地分號。

辛亥革命後，中國政治舞台上連續演出「張勳復辟」「袁世凱稱帝」等醜劇，因而彭亦野心勃勃，企圖以該道爲陰謀稱帝之工具，於一九一四年派遣爪牙賀時定、雷應霆等出川，沿江東下，大力擴張組織，首先在上海羅致了大奸商朱祝封、嚴調楚等成立「天齊宮號」，又到北京拉攏北洋軍閥餘孽姚博施（濟倉）、柴樂民等成立「永定一號」，以姚柴兩人爲正副號首，並於一九一八年將「孔聖教」改稱爲「同善社」，在北京成立總社，由彭泰榮任善長，姚博施任總理，其下省設分社，縣設縣社，鄉鎭設事務所，層層節制，組織嚴密。其後又撤銷「社」的名義，仍稱「號子」。

「同善社」是在勾結各地反動勢力後發展起來的，在浙江吸收了僞省長張載陽入道，山東吸收了僞財政廳長杜尙入道，又吸收了北洋政府軍獄署署長王之信，粵軍師長蘇敬修等一批失意軍閥、政客滿淸遺臣、大地主等入道，充當各省市號首，從而與浙江督軍盧永祥、北洋政府議和大臣王志祥、駐英大使施肇基、上海帝國主義走狗虞洽卿、朱葆三等反動頭子勾結，乃得以大力向全國各地發展組織，先後在華北、華東、華南、東北等地區設立了三十七個「號子」，後來連綮哈爾、甘肅、靑海、新疆等邊陲地區也設有分號，甚至發展到香港、新加坡、南洋羣島等地。軍閥割據時代，爲該道發展頂盛時期，全國號稱有道徒三百萬之衆。

北伐戰爭後，「同善社」因勾結軍閥反動有據，爲當時政府通令杳封取締，不久北京道首姚博施王志祥等勾搭華北反動頭子黃郛，將「同善社」改稱爲「先覺祠」，更換名目，逐漸恢復活動。該道道首爲妄圖復辟，陰謀稱帝，曾連續在安徽、山東、冀東、浙江、湖南等地糾合紅燈教、無爲教、白蓮教、大刀會、紅槍會等反動會道門及軍閥股匪等組織武裝倡亂，到處流竄，燒殺姦掠，貽害人民至巨。

日寇侵華後，彭匪認爲時機已至，親自出川至淪陷區，先後勾結僞北京市長佘晉龢、僞中央軍校校長孫希文（同善社首領）、僞衛生部長湯于瀚（同善社首領）、日寇派遣軍總司令部顧問徐鐵珊以及上海紅幫山主徐夢槐（現爲台灣同善社負責人、僞台灣招商局副理等）等，憑藉敵僞與幫會勢力發展道務。並在全國設立定國（北京）治國（上海）、輔國（東北）、鎭國（漢口）四大壇，以王之信、宣翼華、薛冬柏、丁極宸爲四大壇主，經常教習封建皇朝的禮拜儀式，宣揚「皇帝卽將出世，同善大道光明不遠」等胡言，並積極準備伺機倡亂，建立封建皇朝。

抗日戰爭結束後，彭匪泰榮急從南京逃回四川，通過道徒王惜寸（蔣匪介石表兄，僞浙江省財政廳長、農民銀行監督）熊仲韜（蔣匪重慶行轅主任，同善社高級首領），並勾結戰犯顧祝同等大反動頭子，得爲美蔣匪幫所賞識，乃在匪黨支持操縱之下，積極從事破壞人民革命事業活動。至一九四八年冬，彭匪見蔣匪朝廷岌岌可危，乃急自川抵滬，在本市嵩山路明善書局（震旦紙號）樓上召集全國各地道首舉行緊急應變會議，到會者有蔣匪幫代表王惜寸及北京姚博施、山東杜尙、南京宣翼華、福建倪成、河南張子欣、寧波劉曉波、杭州蔡六龍、上海沈晉鏞、陳光照、趙博三等三十餘人。決定强化組織，於上海成立「洪信祥」號辦事處，在美蔣匪幫直接操縱指揮下，準備於全國大陸解放後進行

陰謀破壞活動。

（二）反革命罪行

（一）散佈反動謠言

滬市解放前夕，彭匪泰榮製造了大批「劈死大簽符」，造謠說，「共產黨來時要共產共妻，頑千當道，殺人如麻，屍首遍地，同善社人帶此符可躲劫避難」，又欺騙道徒佈播灶王經，並說：「共產黨來了要八德淪亡，五倫失常，變成禽獸世界，大家要在家中灶前立願，並要勸說十家鄰居聯合立願，以對抗共產黨。」對中國共產黨肆意汚蔑，以此愚惑道徒並圖欺騙他們爲反動組織利用。

全國解放後，彭匪泰榮又佈置全國各地道徒設立「北帝壇」，說：「魔王當道大劫將臨，同善社勢遭劫數，北方眞武大帝爲鎭魔將軍，如設壇祈禱，可發北方之水以消滅赤火」。同時還須發表文飾下：「赤焰盛熾，勢將燎原遍地，共產共妻，毫無廉恥，國政被劫於小人之手，國將不國，人民則倒懸於水火之中，民不聊生」等，一九四九年秋，北京同善社頭子姚博施奉彭匪之命印發龍王經，寄發各地分號，並佈置道徒設立「龍王壇」，謂解放以來，人民遭難，共產黨是屬火的，設立龍王壇，求水滅火，可使共產黨早日消滅，祈禱者愈多，功效愈大。其反動逆跡殊爲顯著。

一九五〇年二六轟炸後，彭匪泰榮更異想天開，向各地分號寄發歪詩二首，佈置道徒傳佈，鼓吹蔣匪幫反攻大陸。其詩爲「牛眠虎嘯，烽火三月，壬癸乙丙是建設，逾丁金鷄同唱，大地光明」——意思是說一九五〇年春接連作戰三個月，國民黨四月仍要囘來，到六、七、八、九、十月是國民黨重新建設時，到十月卽可太平。

另一首爲「杏花開來亦安然，祇怕桃花多變遷，岌岌端陽逢暴雨，惡人難見巧雲天，任君財積登山高，時間一到亦暗銷，鄧通銅山今在否，原人何必細參攷」——意思是說一九五〇年三月國民黨要反攻囘來，五月中國大亂，共產黨要節節失敗，七月間共產黨就要消滅，現在要重道輕財，爲道盡忠到底。

（二）陰謀破壞活動

該道對我人民政府號召的各項政治運動，無不肆意詆毁，造謠破壞，如在推銷公債運動時，造謠說：「毛主席在蘇聯被扣，七月共產黨一定消滅，現在發行公債是騙取人民財物，他們決沒有五年天下，等於白白送掉。」並担心道徒購買愛國公債。

在土改運動時，該道破壞說：「土地改革是時間性問題，國民黨囘來，馬上就要發還，土地可以分散的分散，可以隱藏的隱藏，或者採取拖拉手段，如果共產黨仍舊催得緊，祇要將田契照好相片藏好，認牢自己的田地，將來總要還原的」。

在鎭壓反革命運動時，該道造謠說：「共產黨從前是收服人心，所以要寬大無邊，現在是採取報復政策，故鎭壓無邊。」

在抗美援朝運動時，又造謠說：「抗美援朝就是改朝換代，共產黨必須要美國人來才能打敗，第三次大戰已經爆發了，現在共產黨要抽壯丁了，都要死在原子彈手裏，人將來要傷亡十分之七，祇剩下好人，共產黨就此消滅」等。漢奸十足，甘心充美帝走狗。

（三）組織暴動

同善社的上層分子大都爲失意軍閥，封建餘孽，封建幫會首領之流人物，均懷有陰謀野心，夢想恢復帝制，稱王稱帝，底下的一批爪牙也想「分官封爵」，割據一方，故近二三十年來，該道的主要活動卽爲「組織武裝暴動，企圖奪取政權」，也就是道中所謂「收圓」工作。

全國解放後，該道又以「天下佛釋道是一家」「萬教皈一」等口號，先後與「大刀會」「先天會」「王子會」「燃燈會」「藍帶會」「黃帶會」等反動會道門合流，在美蔣匪幫操縱利用下，活動較前更變本加厲。

一九四九年，彭匪泰榮命令山東號首杜尙，山西號首張秉乾（韓復榘部下僞師長，一貫負責同善社暴動事宜）兩人赴港與蔣匪親信衆該道高級首領熊仲韜組織「眞正中國解放軍」「討賊救國保民軍」匪特組織，由熊任總司令，張匪爲副總司令，杜匪爲最高顧問，決定在大陸組織匪部，伺機暴動，攻城奪地，以接應所謂美蔣反攻大陸，經費由美蔣按照僞軍供給標準，由港套匯解放區各地接濟。張杜兩匪回滬後，張卽轉赴河南商邱、山東禹城一帶佈置殘匪，擴大活動，而杜匪則在滬落網。上海大齊祥號頭子陳光照、趙博三糾合蔡多柏（湖北號首）、張子剛（蘇州號首）、胡念之（揚州）梁文凱（鎭江）等在本市南市福佑路長源路二號佛堂內陰謀籌劃組織武裝暴動，由陳光照向道徒詐得二、三千萬元作爲活動經費，後由胡念之勾結蘇北寶應高郵地區無爲教頭子喬參連及蘇北一部份逃亡地主、反革命分子等在蘇北進行叛亂，隨卽爲我部隊殲滅，梁文凱在滬拉攏老母道頭子張雨霖糾合匪徒在本市浦東成立「農衆自衛軍」武裝土匪，亦爲我公安機關偵破。

此外，如同善社在福建前後組織三次叛亂騷動事件，安徽頭子王巽垣，湖南頭子李煥章均糾合蔣匪殘餘倡亂，杭州市頭子蔡六龍在解放前夕卽派湖州頭子柴椒青，勾結太湖股匪三千人，寧波頭子劉曉波在解放前後佈置反動軍官王立中在台州組織匪部，又在平陽縣整頓大刀會董仁鏘等以供武裝叛亂之用。先後皆已爲我人民解放軍、公安部隊殲滅。

編號＿＿＿＿

取締反動會道門宣傳參攷資料（第二輯）

一九五三年五月

目錄

一、「一貫道」一貫來勾結、依靠反動統治勢力

一貫道發生發展的歷史就是一筆勾結反動勢力，並在反動派的支持下愚弄欺騙，壓搾殘害人民的歷史。

在抗戰以前，一貫道幾個首惡分子，有的是破落地主，如張天然，有的是兵痞游民，如齊銘周，有的是無賴「破鞋」，如孫素眞，有的是把頭惡棍，如董玉泉，他們雖詭計多端，慣於造謠，但當時仍信者寥寥。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各中心城市皆遭淪陷，日寇開始企圖收羅人心，一貫道乃在日寇卵翼下乘機發展。

還在抗戰前一年，卽一九三六年，一貫道在傀儡化了的華北地區已經相當活躍，張天然、齊銘周等一行在企圖南下活動的時候，在蚌埠車站因日諜罪嫌，爲羣衆檢舉落網，但是賣國媚外的國民黨反動政府不久就把他釋放了。後來，歷史的事實證明了張天然那一夥到底是怎麼一副嘴臉。

當時日寇淸楚地看到：一貫道對於日寇在中國的法西斯統治大有用處。譬如說，在日寇飛機轟炸我和平城鎭時，一貫道的所謂「救刧壇訓」中就說：「飛機下蛋收惡殘，愚迷之人亂逃竄，可笑可笑眞可笑，他們不知來求咱。」正是麻痺羣衆抗日情緒的好資料。使羣衆被殺被害，還以爲天神「收惡殘」。很自然的，日寇認爲欺騙羣衆去求神拜佛，總比讓他們拿起武器抵抗「皇軍」好得多。於是，一貫道的道壇就跟隨着日軍攻城略地的脚跡，在淪陷區裏雨後春筍般地遍設開來。

汪僞政權對一貫道破壞抗戰的功勞亦賞識備至，汪僞政府的「外交部長」褚民誼也在張天然的親手點傳下參加了一貫道。試看一貫道首、曾任蔣匪軍事委員會中將參議、汪僞軍事委員會委員孫靜夫的供詞吧！——我們就把褚民誼求道的意見告訴了張天然，張極喜歡地說：「就叫他求道吧！再好沒

有了。」我們說：「他年歲大，聲望高，與道的『前途有關』。」張不等我們說完，就搶着說：「我多年不點道了，這次我親手點他。」於是在一九四三年初秋某日，在南京鷄鳴寺景陽樓，由張天然親手點了褚民誼，傳了三寶，褚亦趨前叩頭謝恩。後來，褚看看錶說：「時間不早了，三點鐘還要拜會日本大使。」不久，就走了。——這是一齣活生生的汪僞、一貫道合流的醜劇。自此，張天然當上了僞外交部的顧問，齊銘周、張英譽等亦當上了僞外交部的專員，正式登上了「外交舞台」。算一算汪僞要員參加一貫道的就有汪僞稅警總團團長李麗久，僞南京憲兵司令部參謀長左鴨卿，警衛師參謀長邢聚五，華北大漢奸王揖唐、胡毓坤等。孫祥夫又供道：「某次，我親耳聽到常玉清（大流氓漢奸，安清幫頭子）對張天然說：『老師，地方市面有我常玉清，政府官面有褚部長（指褚民誼），我們會照顧一切的。』」甚至一貫道為了麻醉我們的下一代，在南京開辦一所「育民小學」，也由僞教育部長李聖五署匾額，開學之日，褚民誼、南京市僞教育局長也都出席演說。甚至連道首孫素貞用的扇子，署款也是「天然師母拂暑、弟子褚民誼敬書」。

在張天然的領導下，各地一貫道的情況是這樣的：北京道長張五福當了日本憲兵隊顧問，指揮部下借傳道為名，潛入華北抗日民主根據地刺探情報，青島道長董玉泉則與日寇警備司令和警察局副局長對馬及海軍特務山本勾結，接受嚴脅抗日分子的指示，濟南一貫道頭子郝書暄則當上僞山東省府教育廳長，天津一貫道首李育坤則勾結日本特務機關一八二〇部隊擔任情報工作。這樣，一貫道就徹頭徹尾地做了日敵殘害壓迫人民的有力爪牙，在「慈善」「仙佛」的欺騙外衣下，發展了成千成萬個道徒，作為宣傳亡國滅種的論調及搜刮錢財的對象。

抗戰勝利，一貫道的靠山、主子——日寇侵略勢力和汪僞政權相繼覆滅。但是，一貫道却能站住腳根，屹立不動，而且在美蔣庇護之下更加發展。其原因是：任何一個反動政權都樂於利用這樣一個組織龐大、人員衆多的會道門，來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正如一貫道乩訓中所歌頌的「去了口上口

（指日本帝國主義），來了天上天（指美帝國主義）」那樣。

抗戰勝利之前，一貫道早已在重慶找到了自己的後路，通過四川大地主、袍哥頭子、軍統特務何倜文的關係，吸收了國民黨匪首李宗仁、居正、于右任、葉文藻（匪顧祝同之參謀長）等入道，並和孫科、蔣經國等拉上關係，故一待抗戰勝利，臭名昭著的一貫道「崇華堂」，即改為「中華道德慈善會」的招牌，換上了新的主子。

利用反動會道門與人民為敵，本是國民黨反動派一貫的政策，國民黨黨部的反共計劃書的甲項，便是操縱運用反動會道門進行反共反人民之策略，該計劃共分六點：「（一）利用民衆之迷信心理，拉攏各該道門之領導分子，假以不倫不類之名義先使其入彀，使其在不自覺中從事為吾人效死。（二）收買道門中之頑固激烈分子予以訓練，使其不知不覺中服從本黨指示為吾人效死。（三）選派本黨中熟悉各該團體內幕之幹練同志，經常津貼各該團體經費，以便放手活動，以使其信徒為本黨效命致死。（四）運用乩訓、黨訓等方法，祕密融入本黨訓練民衆之方法，使其上鈎而不自知。（五）假藉各該團體崇拜之人物命令、訓示或號召，發起對共之大規模的暴動屠殺行為。（六）隨時運用其固有組織及反抗心理，俾共與中共結成百世不解之仇，而必須為吾人之懷抱掌握。」由此可見，一貫道之與美蔣匪幫勾結決非偶然，一貫道正是美蔣反共反人民的忠實走狗與幫兇。

在南京，由張英譽勾結僞市長馬匪超俊，僞警察廳長韓匪文煥，並吸收著名流氓孫錫堃入道。在上海，由道首潘華齡（子榮）與方治親信、匪黨部委員李平勾結，並由李平任中華道德會理事兼祕書。在山東，濟南道首徐衛甫與王匪耀武及匪濟兗鐵路警備司令傅之平、匪山東省保安處長呂祥云等勾結，青島道首董玉泉則與匪警備司令丁治磐勾結，並在中統特務匪黨部委員孟佑芝指揮下收集解放區軍政情報，在天津，則道首霍永盛、李育坤、龐守誠等與匪天津防守司令李鵬武等結為十八盟兄弟，號稱「十八羅漢」。北京市則在李匪宗仁庇護下，更為猖獗，道首胡桂金派爪牙張五成將軍

統特務少將余大光護送至哈爾濱，組織「建軍暴動」，又指使哈市道首鄭考欽等參加漢奸特務姜鵬飛的「八二八」暴動。在此期間，一貫道並向東南沿海及內地推進，在衡陽、桂林、貴陽、廈門、廣東、澳門、香港等地都有了很大的發展。每到一地，即與當地反動勢勾力結，如在香港拉攏了著名打手、地霸陳永林，如在澳門則勾結了當地著名大流氓丁阿華，在廣東江門則勾結了偽參議員黃耀庭等。

綜觀一貫道的發跡赤裸裸地是勾結、依靠了反動統治勢力，它對於人民革命事業自始至終站在對抗和破壞的反動立場上。在全國解放之前，則在蔣匪幫指揮下造謠歪曲中國人民及中國共產黨，刺探解放區情報，組織叛亂，殘害人民。在解放之後，全國道首孫素眞則遠逃香港，更直接在美帝國主義指揮下，陰謀對祖國進行各種破壞活動。因此，一貫道已徹頭徹尾成爲破壞新中國，破壞生產建設嚴重危害人民的反動組織。

二、「一貫道」特務化的陰謀活動

一貫道的反動本質規定了它在解放以後活動的趨於特務化，它採取了種種特務化的手段，以與廣大人民和人民政府對抗到底。

還早在一九四八年，當人民解放戰爭勝利形勢已定的時候，該道匪首孫素眞即在重慶與軍統分子、大惡霸袍哥頭子並一貫道四川道首何倜文召集了一個全國一貫道首的懺悔班，到班者有上海潘華齡、徐書印，北京張五福，天津王義以及齊銘周等首惡分子，該班以張天然死後爭奪道權，與張英誉分裂爲掩護，在實質上則是準備解放之後繼續反動活動之策略。首惡分子各回原地後，在即將解放的大城市亦遍設懺悔班，訓練道內點傳師、壇主一級的人物，立願爲道首孫素眞效死，與人民爲敵到

底。如薛文后在西安，邢傑三在漢口，王義在天津，張五福在北京等，對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各種惡毒的誣蔑和誹謗，說「魔攷」即將降臨，强迫欺騙道徒立願受攷，乃至「頂刼救世」，這就是說祇有效忠於蔣匪幫和一貫道，死後才能「升天」。與此同時，一貫道爲了打下其反動活動的經濟基礎，各地紛紛演出了「渡大仙」的騙局。

解放戰爭的迅速勝利與渡江作戰，摧毀和掃蕩了一貫道所依存的反動政治勢力，道首孫素眞爲此在一九四九年全國大陸解放前夕，兩至重慶，南赴香港，在七月份至香港的一次，在美蔣匪幫的指使下，擬定了所謂「大陸活動」的方針，根據方針由本市一貫道金光組大頭子徐書印，召集黔、湘、兩廣東南沿海一帶的一貫道頭子前往香港，入「育化爐」受訓，再潛入大陸活動。自此，一貫道活動已全部趨向於特務化了。

首先在組織系統方面，以金光組爲例，在一九五〇年成立了「元、亨、利、貞」四大系，以下再分總壇、分壇、小組，有領導，有骨幹，有基層，小組每組五人，有一所謂「可靠」道徒掌握，並作代表，嚴禁發生橫的關係，道徒在馬路上碰到亦不許招呼。在一貫道的所謂「小組意義」中說，以免「攷臨而無所措手，是以有小組班的組織，以防外攷的襲擊，我們如沒有小組之聚會，只恐意志不牢，道力不堅」，這就是說，祇有組織小組才能保存其反動組織，以對抗人民政府之取締，其陰謀企圖則爲「辦事時化整爲零，然後集零爲整，統大綱」，這就是說，辦道時要分散祕密進行，以便將來集中叛亂顚覆人民政府，而「統大綱」，其反動本質昭然若揭。

從一貫道的乩訓，即欺騙愚弄道徒的鬼話來說，則爲鼓吹第三次大戰，爲帝國主義張目，並誣衊人民政府，破壞各項運動，如一貫道所謂毛仙乩訓中說：「目下眞算是四面狼烟狂風起，三次末運佈戰雲，舉觀世界各國兩種主義鬥爭已顯然揭開，大戰危機四伏，一觸即可爆發，一爆發則中國首當其衝。」而且賣國無恥地說：「中華變成瓜分地，你一夥來吾一夥。」又爲美帝國主義吹噓說：「大戰

死光原子，原子威力驚人」。其漢奸面目鬚眉畢露。一貫道又欺騙道徒說，如能受得住考，即對抗人民政府到底，那麼將來第三次大戰時，老母自來解救。並又借此作爲詐財手段，在所謂「識透魔攻要點」中說：「目前毀滅戰起，房屋廬舍那能存在，財物金錢誰來保險，最好趁此佳光，多渡大仙。」這就是說，快將金條送到孫素眞英國銀行的保險箱裏去。在乩訓中又經常惡毒地誣衊人民政府爲「魔鬼」，對各項政治運動則詆毀破壞，如破壞土地改革爲「誰要分人田和產，子孫萬代難復原。」甚至人民政府爲粉碎美帝國主義細菌戰，號召愛國衛生運動，也造謠說：「細菌戰就是瘟神下凡，不可妄動。」完全是外國侵略者的間諜行徑。一貫道就是這樣經常散佈謠言和變天思想，來爲帝國主義服務的。

在散佈謠言和變天思想的基礎上，一貫道並運用威脅恐嚇的手段，加緊控制束縛道徒，要其爲道首效死，間接則爲帝國主義效死。他們針對人民政府取締反動會道門的政策，擬定各種對抗方法，甚至指使口供。如挑撥引誘道徒說：「若想跟諸佛並肩，就得拿出英雄膽，大丈夫氣，抖起精神」，否則難免「陰山背後之懸，萬層地獄之苦。」他們並擬定所謂「懺悔鏡」六十條，聲稱如有違反，必遭五雷之報。在識透魔攻要點中更具體地規定：「倘若遇人令吾退道，令吾開齋破戒，令吾登記，令吾洩漏三寶等」，即如果遵行了人民政府的取締法令，那麼「深淵墜矣，玄祖滅矣。」又在孫素眞的所謂「母親訓詞」中說：「如若遇着內魔外攻，問你修的啥子道，你就說我朝峨嵋山，或其他大山遇見神仙點化，就此便想行好，或修的無形道，或香一道，千萬不要拉扯前人而後學，千萬不要提我，你們可要小心呀！」連口供也規定好了，可見其反動猖獗之程度。更有甚者，爲惟恐人民控訴，報紙揭露一貫道之罪惡，啓發了道徒的覺悟，規定要「死不變心，以備將來提到認識的師兄弟，報紙登出如何如何的不好，如何如何的不軌，心無疑念，自然見若未見，聞若不聞。」又惟恐道徒家屬啓發其被騙親屬覺悟，更挑撥說：「報紙登我道內不好的話，家庭方面定生齟齬，此時亦要預爲防備，妥當爲

妙，果家庭不許可，自己要分清輕重，何爲天理，何爲人情」。其違抗政府法令，存心反動到底，可謂無微不至，無所不用其極。

再從解放後一貫道的活動方式來看則更爲明顯，根據孫素眞在香港的指示，一貫道進行了種種潛伏隱蔽的特務化活動，以便配合美帝國主義積極進行的戰爭準備。首先，一貫道道首與潛伏匪特一樣行蹤詭祕，暗中指揮破壞活動，如本市大頭子潘華齡住址有卅個以上，全國道首張英譽在本市的住址亦有十一處，姓名、籍貫到處各異，有的道首甚至一夜移三個住處，道首韓蘭盈、謝鴻來等並潛居密室。道首們大都脫下長袍布鞋，換上人民裝、西裝、皮鞋，有的故意帶有香烟。道首外出更行動鬼祟，如本市道首徐書印的得力助手尹永壽，外出時要換好幾次三輪車，換車時必左右張望，有時故意入附近商店，觀察動靜。道首間的通訊聯絡皆用暗語，如渡大仙款項某日交來爲「出兄貨款由某銀行匯來。」反動活動得手則爲「生意近已起色，照常復業。」孫素眞召往港澳面授機宜，則爲「母壽速來」。道首非法集會，商議反動活動及交換情報，時間都在夜間，並以商量集股做生意等名義臨時約定，桌上並放糖果瓜子之類，謹防被人發覺。道首暗中操縱的造謠破壞的大本營—道壇，亦趨於祕密化、特務化，著名的公開的道壇都收拾結束，「掃形滅象」，另在被愚弄的道徒家中設立祕密掩護的道壇，並以「大道普渡，傳於庶民小子」等鬼話欺騙，祕密道壇皆經道首親自勘察，所謂要鬧中取靜（過鬧怕被發覺，過靜怕沒有人來），要樓上不要樓下（樓下進出複雜，怕被發覺），並以「上清下濁」，「仙佛都在天上，沒有在地下」等鬼話欺騙，壇內門窗越少越好，欺騙說「妖魔鬼怪都要來偷三寶」，道壇門口貼着「××職工會會議室閒人免進」字樣，開壇時並以某人做壽、小兒周歲等名義，道徒准進不准出，畢班時也佈置陸續外出，分散回家，如是，道首得以肆無忌憚地在道壇內造謠誣衊人民政府。道首爲要深入農村，發展反動組織，特製定袖珍沙盤一套，外形爲皮箱一隻，內裝全副三才用具，以便隨時流動不被發覺。道首猶恐開沙有聲，故在木盤底下配上玻璃，木乩筆尖配上橡

皮套子。

綜觀以上這些一貫道在解放前夕的應變活動以及解放後活動的趨於特務化，愈益證明了它是一個徹頭徹尾爲反動統治勢力服務與人民爲敵的反動會道門了。

三、「一貫道」在上海發展活動簡況

一貫道在上海「開荒」，是北京「順天會」爐攷的直接結果。一九三九年春，一貫道反動道首張天然等，在日寇指使之下，爲了加緊對中國人民的麻醉，把一貫道向各地推進，因此在北京舉辦了一次名爲「順天會」的爐攷。這次爐攷後，會逼大批道徒立願「開荒」，追隨日寇的足跡，向西北、西南、東北、東南各省市發展。到上海來「開荒」的是天津道德壇的張葆經馮月千，他們在本市嵩山路七十八號中醫療養院樓上，成立了基本壇，其後改爲基礎壇，又遷移至北京西路新昌路，成爲上海總壇。同年四、五月濟南舉辦名爲「理學研究會」的爐攷後，濟南明德壇派胡壽菴來上海協助「開荒」，胡的後學李光吉，成立了和光壇，另一個王德訓成立了韜光壇；一九四〇年徐書印、吳信學從基礎壇分設了金光壇，龐守誠、李介人成立了紫光壇，一九四一年天津浩然壇又派潘華齡來滬，成立寶光壇，天津另一道徒趙春林來滬到浦東成立浦光壇。這是一貫道上海主要各壇成立的情況，它是從北京「順天會」後開始的，也是「順天會」的直接結果。

一貫道在上海的發展是從勾結、依靠汪僞反動勢力後開始的。一九四一年冬，一貫道反動道首張天然孫素眞緊跟着日寇發動太平洋戰爭，進佔本市「租界」之後，由北方來上海。他們先後吸收了大漢奸周佛海的親信、僞稅警團團長兼參謀長李麗久，及漢奸汪僞軍事委員會委員孫祥夫入道，李麗久隨後並在本市淞和路成立了忠恕壇，一九四三年初秋，張天然通過李麗久關係，又發展了汪僞首惡褚

民誼爲點傳師，張天然也被汪逆精衞聘爲外交顧問。這一個在日寇特務機關指揮下的一貫道，從這時起，與汪僞組織如狼如狽互相勾結依靠，其魔爪伸向各個角落，得到了充分的發展。

日寇投降後，一貫道轉而投靠國民黨反動派，在「中華道德慈善會」的新招牌掩護下，繼續進行罪惡活動。上海方面以寶光壇潘華齡爲首，勾結了僞市黨部方治，僞社會局孫詠沂組織「中華道德會」，潘華齡自任理事長，方匪則派遣親信爪牙僞區黨部執行委員李平爲該會理事兼祕書，指揮活動。這一時期上海一貫道調整了組織，基礎、寶光、金光、和光、浦光五壇，擴大爲大組，其下爲小組，小組下爲佛堂（即壇），並以基礎大組（即上海總壇）爲領導。各大組除在本市發展以外，又向東南沿海，以及澳門、香港等地發展，成爲全國一貫道的中心。一九四七年張天然在成都病死，一貫道分裂爲東西兩派，上海方面，上述基礎等五大組，歸西派道首孫素眞領導，張英譽領導的東派則以紫光爲首成立了振光、導華、義光、原光、猛光、秉善、同化、同心、賢光、同和、通信、普化等十三個大組，下設各小組，此外蕭共昌成爲獨立派。各派在互相競爭之下，大量的發展道徒，增設道壇，並向各地「開荒」，成爲一貫道在國民黨反動派時期的「黃金時代」。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以後，反動道首孫素眞於是年中秋來滬，指揮上海各道首做好應變準備。他們讎共產黨、人民政府爲「魔鬼」，以反抗人民政府一切政策稱爲應付「魔攷」，煽動道徒「頂劫救世」，意即堅決誓死反人民到底。在活動的方式方法上，則採取了從公開到隱蔽，從集中到分散，從有形到無形，完全進入特務化的單綫領導，以及「串綫」活動。一九五一年鎭反運動開始後，人民政府逮捕了一批在上海的首惡分子，一貫道的毒燄曾經一度稍殺。但是，因其組織尚未受到徹底摧毀，同時全國各地先後明令取締反動會道門後，外地一貫道道首逃亡來滬的日見增多，他們糾合餘黨，互通聲氣，指揮各地活動，使上海一貫道的罪惡活動，仍在各種各樣的隱蔽之下進行而且愈見其復雜性。這就是一貫道在上海的發展情況。

上海一貫道西派的五大組，以潘華齡爲首的實光大組，是活動最積極的一幫。大組之下，轄有十餘個小組，分壇多至五十餘處。其他外地如江蘇的無錫、南通、海門、松江，浙江的嘉興、杭州、湖州、寧波、紹興、天台、黃岩、台州，四川的重慶、成都，湖南的長沙、衡陽，廣東的廣州、汕頭、中山、新會，廣西的桂林，雲南的昆明，福建的廈門，台灣的台中、台南、台北，以及香港、新加坡等地，都有它的支派所設的道壇，形成一個巨大的系統，歷年發展的道徒，多至十餘萬人，潘華齡表面名義上雖亦爲點傳師，但其手下擁有點傳師達一千五百餘人，實際上是張天然、孫素真的最得力爪牙，也是上海一貫道的首惡。一九四八年春，孫素真在重慶設立懺悔班，召集全國各地頭子，指示反革命陰謀活動，潘華齡於農曆正月底乘飛機飛往參加，回滬以後，在上海也設立了懺悔班，把孫素真的一套陰謀，傳達和佈置下去，其中在搜刮人民錢財方面，實光大組在執行孫素真「渡大仙」的騙局一事，據潘華齡顯然縮小了數字的自供，即達黃金六千餘兩。潘華齡把這些搜刮所得，指使心腹在本市各處開設了百貨店等許多商店，又在廣州爲孫素真佈置了富麗堂皇的「公館」。實光大組在指使和脅迫道徒到各地「開荒」和發展反動組織時說：「你們要儘速辦道設壇，將來道務發展到一個縣的時候，就封誰爲縣長，發展到一個省的時候，就封誰爲省長。」這充分說明了它的反動本質和對廣大道徒的欺騙性；而實光大組就是在潘華齡的這一套陰謀之下發展的。

較次於實光大組的是金光大組。該組領導人徐書印原屬基礎壇，一九四〇年成立金光壇後，第二年冬正值反動道首張天然、孫素真來滬，其臨時「公館」即設在該壇。一九四三年，金光壇首先成立了「闢道會」，由徐書印自任會長，規定會費每月五千元一份，每個道徒都要承擔若干份，以一年爲限。至四七年下半年更加擴大，命令大小頭目到處宣傳，籌集「開荒」經費，並舉辦了如「明本知末廣德班」等好幾次仙佛研究班，裝神作鬼，脅迫道徒立願投入所謂到華南沿海一帶「開荒」的「運動」。一九四八年徐書印參加了孫素真在重慶舉辦的懺悔班後，在上海也展開了所謂「懺悔運動」。

第一次在正本佛堂舉行的懺悔班規模很大，參加的都是點傳師和「三才」，以後各分壇也接踵舉行。在這些懺悔班中，乘機集中了新老道徒，向西南「開荒」。此外，他在重慶取回了所謂「大仙名單」，以賭博用的搖缸搖出，分發到該大組所屬小組，誘騙道徒認渡。一九五〇年，徐書印把歷年發展的組織重加整頓，分成「元、亨、利、貞」四大系，化繁爲簡，以便加強控制和指揮，適合於反革命活動。上海屬於「元」字系，活動的範圍包括上海、蘇州乃至浙江平湖一帶，由該大組副領導陳金標、尹永壽、袁象春領導，下面擁有臨光、淮光、融光、正本、金光、協光、德光等壇，並負責向各地發展，「亨」字系以香港博德壇爲領導，活動地區爲香港及華南一帶，包括香港、廣州、福建、汕頭、廈門、長汀、海南島、台灣等地區。「利」字系以漢口爲樞紐，活動範圍包括衡陽、長沙、南昌等各地。「貞」字系則以重慶爲基地，活動範圍包括成都、桂林、西安等地以及其附近各大小碼頭。該年農曆二、三月間，徐書印在香港博德壇招集了四大系的頭子，舉辦了一次名爲「育化爐」的爐攷，用所謂「文烹武煉」、「色攷」等殘酷、醜惡無恥的方法，逼使更堅定的效忠孫素真，進行反革命活動，以配合美帝的侵略戰爭。徐書印於同年中秋前後，又潛回上海，爲大小頭目打氣，要他們團結一致，度過「魔攷」，並指示了各分壇要再加整頓，隱蔽目標，化整爲零，以五人爲小組，進行「串線」活動，堅決反人民到底。鎮反運動開始後，金光大組曾散佈了許多惡毒的謠言，誣蔑政府，挑撥人民政府與羣衆的關係。該組所屬道徒，在本市分佈很廣，迄至去年十二月，仍在進行隱蔽活動。例如該組點傳師戴某，在黃浦區借竅說：「南海古佛指示：接近三關（意思說共產黨又要來抓人），時間緊迫，最主要的是立願，可免三關，三關後風平浪靜，必須仍勸化度人。」又說：「目前是最後一次大攷，要經得起攷，道不久就要紅了。」

一貫道東派在上海的活動，是以紫光大組爲領導的。該組原爲紫光壇，一九四一年八月成立後，開辦了一次「文光播仁班」，發展了所謂「道務」。一九四七年底，成爲東派，改爲紫光大組，分壇

三十餘處。一九四八年又向寧波、黃岩、蕭山、嘉興、蘇州、南京、屯溪等處城鄉發展。上海解放前夕，該組召開了應變會議，進行隱蔽，如將各佛堂形象去掉，改爲工廠或住家形式；改變道中禮節、稱呼和術語，焚燬賬冊和分散隱匿道產。東派道首張天然大老婆解放後在青島被捕，該組會集議營救，派出了代表，攜帶大批款項禮物，前往青島，企圖對我幹部進行賄賂，還規定了電報暗號，進行得手稱「貨暢」，不得手稱「貨滯」。該組還爲道首張英譽籌集款項，幫助隱匿，又進行爲張天然立祠，舉行三週年紀念會，不斷的指使道徒，根據個人所處具體情況，進行活動。它們利用扶乩，散佈種種謠言，妄想反動派捲土重來。

上海一貫道各派的組織活動是極爲複雜的。但是，它們在反人民，反革命這一點是一致的。從一九三九年以來十餘年間，上海市民受這個反動的一貫道的毒害是無法估計的。

四、一貫道的各種騙術——「顯化」

一貫道爲要發展、鞏固組織，脅迫道徒爲道首效死並詐騙錢財，通常運用所謂「顯化」的騙術。反動道首利用乩竅，假裝仙佛出現，騙人相信眞有所謂仙佛存在，而人們的一切命運幸福完全掌握在仙佛手中，如敢違反「天意」，必遭「天譴」。這種騙術對於迷信神怪，缺乏科學知識的落後羣衆是起着相當作用的，特別是反動道首常常用來愚弄新參加的道徒，作爲進一步拖人落水的工具。

最普遍廣泛被應用的騙術是仙佛賞賜。如「賜仙丹」，用八卦丹、萬金油、糖精、香料等或其他藥料合成丸藥，豫置在香爐中或衣袖中，用時以一種迅速的手法，或乘人不注意時取出，也有用篩子從香灰中篩出來的，說這是什麼仙佛賜的，分給道徒服用。道徒們聽說是仙丹，有一點小毛病的在精神作用下好了，就說成是仙丹有靈，有的吃死了，就說他寃孽重，也有用各種不同味道的丸藥，如香的、甜的、辣的等，服用後問大家嚐到的味道，僞稱味道不同，也就是什麼緣分不同。更有把胡桃剖成兩爿，將肉挖去，把小丸藥放置其中，再用膠水合得天衣無縫，雜在供菓中，屆時令人擲開分給到場道徒的。「賜仙水仙菓」的方法，和上述大致相同，他們暗藏糖精和胡椒粉，乘人不注意時，放入茶杯內，更巧妙的則是用注射的方法，把各種不同味道的水，注射入桂圓或文旦之類的供菓內，分給大家，然後問各人所嚐的味道以示神奇莫測。另一種賜什麼字畫，豫先用明礬水在白宣紙上寫好字句或畫好圖畫，臨時故意用墨質倒在紙上或用破筆破布蘸墨弄在紙上，由於化學作用，黑色中就露出白的字畫。這種騙術一般都是預先選擇好對象來進行的，因此字句又往往針對對象的思想情況，使道徒容易上當。

反動道首充分運用魔術，他們要天才或竅手們除了讀所謂「老訓」以外，還要讀各種魔術書。他們在這方面的花樣極多，例如，他們在牆壁上畫一支燭或一個燈的形象，用火柴點上，便可發火，原來預先已挖好了一個小孔，塞上白色的樟腦粉。例如他們請照相館向空中攝神像，洗出後有的是關公，有的是濟公或觀音，無知道徒以爲空中眞有什麼仙佛，原來他們早和照相館聯絡好，事先攝好神像的底片，屆時只是對空虛幌一下而已。上海金光壇有一次開「仙佛班」時，天才朱天中，在樓上把衣帽拋出窗外，道徒去拾時，已無蹤跡，於是朱天中就僞稱這是仙佛的仙衣仙帽，實際則是早已預先佈置有人接住藏起。香港博德壇有一次僞裝關公的竅手把一個僞裝「小八茂田」的竅手從樓上拋了出去，跌得滿面鮮血，昏迷過去，抬回壇內時，仙佛用水一噴，用手一按，血沒有了，人也醒過來了，只是大叫痛死我也。仙佛又用仙水給他喝，痛也不痛了，大家就覺得佛法無邊，而不知道拋下去時，早有四個人用大毛氈接住，並且迅速把猪血塗在上面僞裝昏迷，接的四個人則早已躱開。又如：上海金光壇一九四六年開「仙佛班」，天才朱天中僞裝「小八茂田」，第二天晚，朱要該壇大頭目葛子駿、尹永壽把身邊的錢交出來，當時葛交出了安裕錢莊七十五萬元的一張支票，尹交出了四明銀行五十二萬元的一張

支票。朱天中僞裝看過後又給大家（當時參加的有一百五十多人）看，然後丟入爐中焚化了。葛、尹兩人看到支票被焚燬，僞裝驚慌失措，其他道徒，也爲他們着急。正在這時，一個病在家裏的道徒趙啓宇忽然走入佛堂，朱天中卽問趙口袋裏帶了什麼？趙一摸忽然發現有支票兩張，大家一看，正是剛才焚化的兩張支票，於是便驚爲仙佛顯化，讚嘆不已。而不知這是金光壇道首徐書印、葛子駿、尹永壽、朱天中等的預謀，葛、尹所開的是一式兩張支票，葛、尹除自放一張在身上外，另各一張給趙啓宇，並囑其先稱病留家，屆時則突如其來，以使大家不疑。一九四九年上海紫光壇開仙佛班時，天才李定賓、范立雄同時僞裝「小八茂田」，說是分靈，一個知道的事，另一個也可知道，問大家相信不相信？當時參加的有二百多人，大家正在將信將疑時，李卽取供案上的蘋菓四枚，寫「孝悌忠信」四字，以示區別，叫分靈的范立雄和道徒中隨便那一人把蘋菓搬到門外後，由道徒藏着一個和范立雄一同進來，這樣，他就可知道道徒藏的是那一個蘋菓。結果，藏的和李定賓說的一點不錯，屢試皆然，大家驚爲神奇，認爲「顯化」。其實李、范早已預約暗號，如孝字摸耳，悌字用杖注地，忠字摸胸，信字不動等，進來時隨在道徒背後的范立雄早已發出暗號，自然李定賓心中有數了。

用天堂、地獄、冤鬼索債等騙術，向道徒訛詐，是反動道首們的拿手傑作。上海金光壇有一次開仙佛班時，天才朱天中、胡明玉僞裝「小八茂田」分靈，從班中叫出其他兩個三才，向東西分立，問願意不願意到天堂和地獄去看看？兩人答稱願意後，卽叫他們平心靜氣，不可東張西望，當時全班鴉雀無聲，忽然朱天中用食指對向東立的一個天才一指，其人卽倒地，四肢不動，和死人一樣，只剩一口氣息。接着胡明玉對向西立的一個三才一指，也倒地若死去。全班情緒緊張，屏息觀變，約過半小時後兩個三才始相繼悠悠醒來，但表情苦樂不同，稍息後一個述說遊天堂的快樂，一個述說地獄的慘事，繪聲繪影，使聽衆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最後歸結到要加緊「行功[illegible]這種騙術，還是低微的，在一貫道歷次「爐攷」或「懺悔班」中，一般都佈置了陰森森的地獄。如一九四九年北京的「順天

會」，一九四八年成都的「懺悔班」，都叫道徒在恐怖的雷擊下，說出奸盜邪淫及其他醜事，以便進一步控制。上海紫光壇有一次開「仙佛班」時，三才王瑞、徐繼和一宋某，忽然面色一變，紅着眼睛都稱「院長」借竅，並說：老母慈悲，叫我們給點「顯化」給你們看看。今天晚上有冤鬼來向你們討債，你們要二目守玄，默唸五字眞經，抱好合同。又囑將門窗關好，貼上封條，關熄電燈。這樣佈置好後，三才卽躲入後面的小間，由道首胡壽菴在小間門上加上封條，過了一刻，屋面上卽格格作響，像下雷暴雨一樣，還夾着嘯嘯的叫聲，喚着某人某人的姓名。這樣鬧了很久，嚇得全班九十餘人都不敢作聲，提心吊膽的怕鬼下來討債討命。又過了一會，只見三個關在小間的三才，不知從什麼地方已走了出來，叫人把電燈開亮，並問大家聽到響聲沒有？又說：「這是冤鬼前來討債討命，因爲大家都有了『三寶』，所以冤鬼不敢來了。小間的門是關得好好的，我們怎麼能够出來呢？這就是仙佛的顯化。」其實這一套都是預先佈置好的。冤鬼討債，有的預先選定了對象，用強暴的方法逼人參與騙局，這已超過了騙術的範圍，實質上是一種暴行了。如上海誠光壇（金光組系統）有一次仙佛班，把一個女點傳師叫陶愛寶的作爲對象，用一個三才裝冤鬼抓住她強要討債，一個三才裝「小八茂田」述說她前世是個寡婦，與人通姦，謀死夫弟，現在的冤鬼，就是她的夫弟等等，嚇得陶愛寶哭得昏倒，最後立願開荒，才由「小八茂田」斥退冤鬼。當時表演得十分兇惡，因此使全班道徒，個個跪求仙佛慈悲，予以搭救，收了殺鷄給猴子看的效果。後來陶愛寶被迫到四川開荒，客死他鄉。

註：所謂「小八茂田」，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仙佛」？它的來歷又是怎樣的呢？據一貫道的胡說：反動道首張天然是濟公活佛轉世，濟公歷代降世爲人，生了很多兒子，這次「三期末劫」，把這些兒子全招在一起，組成了一個「茂字班」，幫助辦理「收圓」。這個「茂田」專門歡喜搗蛋，爬在地下學狗叫、咬人，張天然說：「小小的孩兒不學乖，竟來淘氣咬人算那一回？」張天然的女兒（師姐）說：「嘿！你再咬人，都要喊你小八狗了！」「茂田」說：「我就是小八

狗」，從此借竅便自稱「小八茂田」，張天然、孫素眞也就叫他「小八」，許多道徒也跟起「八爺」來。後來張天然的天才齊宜在扶乩時封他爲「三天主考兼監院長」，於是在一貫道中便成了「權威人物」，也被一些天才、竅手顯成一個滑稽，而又兇惡的傢伙。在「仙佛班」「懺悔班」「爐考」中作爲反動道首的替身，其實完全是一個大騙局。

五、「扶乩」和「借竅」是怎麼一回事？

「扶乩」和「借竅」是一貫道進行造謠說謊、詐騙羣衆、加緊發展反動組織和罪惡活動的兩種主要方法；也是一般落後羣衆信以爲眞或將信將疑的一個謎。其實，揭穿了完全是一個騙局。

「扶乩」是由「三才」來進行的。所謂「三才」，即「天才」「地才」和「人才」，一般都是未滿二十歲的未婚男女。它的工具，就是一個闊二尺。長三尺的木盤和一枝木筆。木盤裏裝着沙，木筆綁在一個圓的竹圈上，就這樣由「天才」（也稱機手）扶着竹圈，閉着眼睛，用木筆在沙盤裏寫字，一邊寫、一邊由「人才」唸，「地才」再把唸出來的用紙筆錄下來 這一套過程，也叫「開沙出訓」。怎麼說是「訓」呢？原來他們以爲這樣寫出來的東西，是什麼仙佛臨壇寫的，因此又叫做「壇訓」或「神訓」。

臨壇的仙佛可以什麼都有。封神榜上的人物，西遊記裏人物，傳奇小說中的人物，以至孔、孟、關、岳、濟公……凡是大家所熟悉的，被封建統治者用以愚弄人民的仙佛鬼怪，都可以出現。所謂「訓」，字跡歪歪斜斜，也有寫的倒字，一般是四、六句或五言、七言的[illegible]詩。其中有的藏頭露尾，有的嵌了名字，有的是模糊的所謂隱語，有的則是「如[illegible]」[illegible]，把求訓的人弄得神祕莫測，信以爲眞，便上了當。

所謂「三才」，不是隨便可以「出訓」的，而是經過了一番殘酷的訓練才成功的。反動道首、點傳師或壇主，爲了進行罪惡勾當，他們在道親的子女中，選擇了十歲至二十歲的青年，利用他們的年幼無知或好奇心理來練機，或者用花言巧語，甚至威脅的手段使道親獻出子女充當「三才」。他們選擇的標準，除了年齡小、沒有結過婚以外，便是要聰明玲瓏，全家還必須在道。他們欺騙道親說：「只要你娃能當機生，以後就可以成神，全縣全省都能沾上光。吃上兩年苦，就有福享。」有的直捷的說：「這是仙佛抽定的。」這些無辜青年，一落入他們手中，就被禁閉起來，逼立「捨身愿」，終日靜坐聽講，並學習十二大韻、五方元音、詩韻集成，唐詩，以及什麼「聖訓集成」「老母訓子十誡」、「救劫壇訓」、「醒世指南」、「啓迷皈宗」等封建迷信的書，早晚則在沙盤內雙手扶着竹圈用木筆寫字，以草書千字文等長期練習「倒寫」、「橫寫」或畫圓圈，或者把背熟的書在沙盤上默寫。寫得不好背得不熟，或者有一點想家的念頭，就要挨打。就這樣，把這些青年，訓練成了不敢則聲，唯命是從的奴隸。

這樣的訓練，大約要一、二年，但也有僅只幾個月的，這全看受訓的「三才」是不是「死心眼」。天津有一個十六歲的「坤三才」高淑蕙，在小學五年級讀書時，被一貫道迷惑住了練「三才」，可是學了二個月，總是寫不出訓來。只是畫圈。她非常着急，點傳師就說她，「心不誠，靈不靜，老母不慕靈」，叫她必須多背誦「聖訓」，她就拚命念「訓」，並且清口茹素，但是一到「扶乩」的時候，她總覺得心裏很明白，並沒有神佛附體。她又跪求點傳師「慈悲」，那點傳師一本正經的說：「這就是借人身代天宣化，一半人一半神，你心眼太死了。」高淑蕙就這樣恍然大悟「得道」了，學會了「扶乩」。——她說：「扶乩時我就胡編亂寫，他們大夥就磕頭，可是我心裏明白，那兒有神哪」。

反動道首、點傳師或壇主們看到這些「三才」已經得了「道」，進一步就教他們怎樣隨機應變。「三才」中的「天才」，一般在事前都得到點傳師的暗示，知道了要怎樣造謠說謊，如求神的是什麼

人，什麼事，這樣，編出來的所謂「壇訓」就能够合乎反動需要或打中求神者問題的中心，如果臨時來不及了解，就憑着經驗，把話編得糊裏糊塗一些，這就是所謂「隱語」。他們也有預先編好的一套，可以橫看成文，竪看成章，使人讚嘆奇絕；遇有什麼「亡靈結緣」時，則利用讀表升表這一套花樣，使機手獲得印象，有的在事先探悉其情，成竹在胸，這樣，在「出訓」時，便可批示出亡靈生前事蹟，使人引爲「顯化」。「三才」在這一點上的配合作用，一般是「地才」爲「天才」的情報員，職司提供材料，「人才」爲「天才」的軍師，職司策劃佈置，使「天才」工作得天衣無縫，更能騙人入迷。他們看人行事，一貫道反動頭子張天然對他直接使用的「天才」齊宣就會說過如下的話：「仙佛是活潑的，因勢利導，對病下藥，對什麼人說什麼話，比如：對能够行財施的，就要用財施的方法成全他；對能够行法施的，就要用法施的方法成全他；對能够行無畏施的，就要用無畏施的方法成全他。人那個不喜歡戴高帽子，比如說某人與仙佛有緣啦，有什麼祖先陰德、本身善功啦，用這樣的話來獎勵他，等他有了信心，再勸他行功、立德，等他有了道念，再來叫他改毛病、去脾氣，這樣一步步的來成全。」什麼叫做「成全」呢？這就是要叫人拿出錢財來「行功」、「獻心」，以免災難，沒錢便叫他們「捨身辦道」，一步步的「成全」，也就是無止境的詐騙，弄得人家家破人亡。

反動道首、點傳師或壇主對於「三才」的控制是很嚴格的。一貫道把「扶乩」不僅作爲對一般羣衆宣傳的工具，同時還利用它對道親或點傳師等起經常的教育和領導的作用，例如反動道首遇到道內發生重大事故時，便假惺惺地來向仙佛請示，叫做「公事訓」，這樣，也就控制了所有的大小頭目，並不斷的鼓勵他們去爲道首賣命。由於「扶乩」對於一貫道有着這樣重大的作用，因此反動道首張天然最初對於「三才」在練成以後，規定必須經過他的考驗，方能正式「開沙出訓」，其後因爲範圍擴大了，這種考驗的手續，即無形取消，而且對於開出來的「訓」，也可自由印發。但是，反動道首們是不讓「三才」有自由的，他們經常不許「三才」和外人見面，不許在人前看書寫字，不許看道外的

科學書籍，不許入游樂場所，無事只好靜坐守玄。還嚴格規定「機手」與「機手」之間，不許往來；說是防止「串乩」。他們欺騙「機手」說：「乩與乩不同，有傳心乩、傳手乩、提靈乩、還有壓靈乩……」意思就是乩手和神融合的程度是有不同的。又說：「莫止機、莫離乩，合乎大理卽是乩」；「眞中藏假、假中含眞，識透眞乩，才成眞人。」這一套故意說得玄妙無比的妄言，目的就在防止拆穿祕密。並給「三才」以幻想堅定其信念。反動道首張天然時常用半哄半嚇的話向「三才」們說：「你們是老母的宣傳官，給老母當天差是很不容易的，要任勞任怨，別看年紀小，作的是替天行道，光宗耀祖的萬八年的事業。作好了行大功，立大表白，如果動血心，以血心用事，那可造了大罪，可了不得……」又說：「機手是開道的，也是考道的，用好了可以行大功立大德，用不好一樣招大考，出大過……」他們給不聽話的機手以「血心用事」的罪名，就可停止其機手的職分。他們又用「五雷轟身」等一類謊言，威脅「三才」不准暴露祕密，除了「扶乩」以外，「三才」並得侍候道首、點傳師或壇主，做些灑掃等勞作，許多「坤三才」還被姦污。

一貫道把「扶乩」搞出來的一套鬼話，還用什麼「訓文」的名義印出來，這一方面是爲了擴大宣傳，另一方面藉口印刷這些「訓文」進行騙財。茲錄一部份反動的書名如下：「皇母家書」、「皂君眞經」、「醒世指南」、「一貫道聖訓集成」、「巳卯四大典聖訓」、「一貫道聖訓集卷之一」、「一線眞機」、「化善靈單文」、「三佛聖訓」、「三聖大德經」、「皇母十三嘆」、「訓子十誡」、「天賜金鐘」、「宏化亡靈結緣訓集」、「一貫眞詮」、「演乩驚訓」、「一貫覺路」、「白陽寶筏」、「金公祖師闡道篇」、「勸坤篇」、「陽明訓集」、「曾氏亡靈結緣訓」、「宮氏亡靈結緣訓」等等。

「借竅」與「扶乩」在作用上是相同的，執行的人一般也都是「三才」，特別是其中的「天才」。所不同的，「扶乩」是用文字，而「借竅」則是用語言。另一方面「扶乩」着重在對外的宣傳，而「借竅」則着重在對內的訓練。這二者在一貫道中，同樣被視爲天人交接的工具，在進行詐騙和加緊

發展組織的罪惡活動中，是被經常運用着。

「借竅」的形式，也就是用活人來裝神裝鬼，一個很好的人，忽而倒下了，裝做神鬼附着了體，就胡言亂語，胡作妄爲，變成是神鬼的言行了。他們在扮演亡靈時，尤爲充兒，與親人對談，實際完全是假的，其中有一些說得像煞有介事，這全是事先調查得來的，就這樣賺人眼淚，騙人錢財。

「借竅」的最大作用，是在舉辦「爐考」的時候，在「爐」中以「竅手」爲主，扮演各種各樣的鬼神進行殘酷的所謂「考」。而「三才」也就在這個時候完全成了反動道首的寵兒。一些所謂「名三才」，大都是在「爐考」中以花樣翻新，殘酷無比而出名的，像反動道首齊銘周的兒子齊宜和女兒齊玉箴，就是這樣的有名的假鬼。

六、一貫道發展反動組織的惡毒手段——「爐考」

「爐考」是一貫道用以發展、鞏固反動組織的惡毒手段。在一貫道的反動歷史中，每一時期的發展，都是和「爐考」分不開的。一九三八——三九年，一貫道爲了追隨日寇足跡，加緊麻醉中國人民，一連串的舉辦了四次大規模的「爐考」：一九三八年初天津的「純陽爐」，參加者在百人以上，立願回原籍「開荒」的，佔了絕大多數，還放了十個點傳師，「封」了大頭目胡桂金、齊銘周爲「道長」，成爲一貫道有所謂「道長」之始。同年二月間濟南的「道德促進會爐」，參加人數增至約二百人，「爐」後不久，一貫道就遍佈了山東各縣。一九三九年正月北京的「順天會爐」參加者有二百餘人，開始了向全國範圍發展的陰謀。例如張葆經、馮月千等來上海，何個文到四川，邢傑三到漢口，薛洪到太原，這些在以後成爲大頭目的，都是這次「爐考」出身。同年四月間濟南的「理學研究院爐」，參加者多至三百人，「爐」後組織了「雲貴開荒團」，向西南發展，爲一貫道集團「開荒」

之始。經過這四次「爐考」以後，一貫道卽遍佈西北、西南、東北、東南各省主要城市，一部分還深入了鄉村。一九五〇年初，一貫道爲了配合美蔣匪幫「反攻大陸」的叫囂，曾在香港舉辦了一次「育化爐」，企圖在我解放了的大陸，加緊反革命組織活動，據不完全的統計，這次「爐」後三個月間，就發展了一百多處道壇，所有這些，都說明了「爐考」對於一貫道發展、鞏固反動組織的重要性，也反映了每一時期的「爐考」，是和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動緊緊結合着的。

「爐考」所要達到的要求，是在進一步控制道徒的心理，訓練成爲俯首貼耳的奴才，使道徒大量捐獻財產，特別是捨身辦道。反動道首們進行「爐考」的程序，一般都先用「扶乩」的辦法，假惺惺地請示仙佛怎樣辦道，然後出「訓」，說什麼天時怎樣緊急，人才不敷應用，非要選拔不可。選拔的方法是「安爐立鼎」也就是舉辦「爐考」，又謊說這是「天學」，六萬年難遇的機會，要前人通知後學參加。主持這些「爐考」的，一般都是當地的道首，主要的工作人員則是「竅手」。他們僞稱什麼仙佛神鬼附身，扮演所謂「三天主考考試院院長」和所謂「法律主」，強迫入「爐」道徒完全服從他們的「命令」。實際，他們完全依照道首的陰謀計劃來進行的，只是由於「竅手」的花樣如何，決定所謂神祕的程度。

「爐考」的內容，是集中使用一切恐怖欺騙的手段，及各種違反人類常情和道德的方法，使道徒們忘掉一切感覺。他們把這種殘酷、醜惡、卑鄙無恥的勾當，美其名曰：「文烹武煉」。這種所謂「文烹武煉」，又分什麼「考酒色財氣」，其中所謂「考氣」，更是花樣繁多，如「考打」、「考喜怒哀樂」、「考貪嗔癡愛」。更有所謂「考誠」、「考傳師重道」、「考疑」等等。錯綜複雜，莫可究詰，總之要道徒忍受一切無可忍受的汚辱，最後則用「了寃愆」等的騙局，迫使立願「開荒」或揹着其他的「願」出來，永遠供道首驅使。

參加「爐考」的道徒，一般都是中毒己深的道徒。反動道首們爲了更堅定參加者的信念和故示神

奇，在開「爐」的時候首先用威嚇、欺騙的方法，來一次甄別，使膽小的或信心不堅的自動退「爐」，或被迫退「爐」。例如一九三八年春濟南舉行的「道德促進會爐」，用紅毛水酒在刀上及僞裝被殺者的身上，威嚇大家，問大家敢來不敢來？一部份膽小不敢來的，便會落後；一九四〇年山東高唐舉行的「同德爐」，當時對入爐的先點好名，一個個問能否始終如一，敢立誓否？等大家立過願，然後在院子裏排除，叫大家兜圈子跑，要跑得快，不許出除。「竅手」則持棍棒，見有出除的就打，名之曰「趕快的跑道（行道）」。後來跑得落後的人多了，「竅手」就拿着菜刀，把守住道壇的大門，說落後的不要他們入「爐」了。一些跑得落後的道徒，聽說不要他們，就跪下來苦苦哀求，「竅手」就說：你們要進來，我就殺你們。最初一些人都不敢進去，後來個別膽氣大一點的衝着進去，「竅手」就把刀背在那人頸子上虛砍一刀，結果大家看到這樣，也就一個個都進去了。一九三九年濟南舉行的「理學院爐」，用抽籤的方法，決定准不准入爐，實際是在兩只同樣的籤筒內，一只放的都是「准」字籤，另一只放的都是「不准」的籤，其中只有一根是「准」字，道首們認爲可以參加的，就將都是「准」字的一只籤筒遞給他，不希望他參加的，就把另一只籤筒遞給他。抽到「不准」的人有時叩頭痛哭，卽讓他連抽數次，自然還都是「不准」，於是「竅手」就把僅有的一根「准」字抽出給他看，怨他不誠心，功德小，反動道首就在這樣的威嚇與欺騙中，初步考察了道徒的迷信程度，以便在以後其他的考中來掌握他。

「考酒」是把酒略置飲料或菜蔬中，僞稱老母賜甘露、佳餚，叫道徒飲用。大家沒有弄淸楚而飲用了，說是受了考，破了戒，就要遭責打，知道是酒不飲時，說是受了「魔考」，也是打。一九三八年濟南「純陽爐」「考酒」時，有一夜擺了許多圓桌，設素菜，置酒壺，扮演「院長」的「竅手」執盃勸飲，當時有的跪地叩辭，有的婉言辭謝，沾唇卽止，有的欣然領受，一口飲盡，有的飲後又復索飲。原來裏面放的是菓子露。事後所謂「院長」者卽對各人做了評判，說是了解了他們的性格品行，忠實

奸滑賢愚優劣。實際是藉此使人恐懼他們的弱點已被所謂仙佛知道了。

「考色」完全是一貫道道首們的汚辱婦女滅絕人性的獸行。他們假借考驗男女道徒是否見色起淫的名目，用各種各樣的方式進行侮弄。天津「純陽爐」中，一個年輕貌美的女道徒，被叫出來讓大家挨次對面注視幾分鐘，一九四三年夏河南馬牧集一個「無名爐」，把男女道徒一百十人集中外院後，叫女道徒袒露胸襟幾分鐘，其中有一個女壇主白太太，並被指爲有「過失」，着令脫去上衣，赤膊走入內院跪在佛前。濟南的「道德促進會爐」，「院長」齊宜、辛化軒、王文選等五人，垂涎女道徒楊某、余某等五人姿色，假借仙佛，同宿一室。次日還假惺惺地叫人去參觀，幾個女「竅手」如扮演「關（雲長）法律主」的齊玉箴等，也闖入青年男道徒的房中，公開宣淫，還不許人家表示反對。當時該「爐」主持人是齊銘周，齊宜齊玉箴爲其子女。齊銘周的老婆王惠貞，也在爐中，她和曾姓、余姓等七、八個女道徒對此不滿，齊宜等偵悉後，卽以仙佛的身份命令齊銘周設計騙其母王惠貞等七、八人潛逃，而彼等則守在後門截住。結果，王惠貞等七、八個女道徒卽被齊宜、齊玉箴等以仙佛名義，罰剝去褲子，赤裸下身，叫所有道徒挨次入內參觀，其滅絕人性如此。一九三九年四月北京的「順天會」「考色」時，「院長」劉新泉（點傳師）強迫女道徒樊太太者，全身赤裸叫人背負，繞行一週，並問大家好看不好看？不但這樣，他早就看上天津女壇主金淑雲，在這次「爐考」中，他假借仙佛，巧立名目說：「『院長』娶新婦」，強與金淑雲結婚，實際是乘機姦汚，第二天他就不管了。這些無恥醜行充分的說明了一貫道的上層份子，完全是一些蹂躪婦女的野獸。

「考財」就是用種種方法，要大家捐錢表示眞誠。一般道徒在恐嚇欺騙、殘酷的「爐考」中，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儘量拿出錢來的。濟南「道德促進會爐」中，「竅手」齊宜一夕裝着猛然氣絕身亡，大家圍着痛哭。有人就說：齊家只有這個兒子，現在爲了「行功」而死，我願助喪費若干，於是大家都爭先捐助，惟恐落後。有一個叫陳士廉的道徒，家裏並不富裕，也說捐銀洋一千元，後來齊宜一躍而

起，才知是「考財」，那個保主席的被指為是投機。在類似這種花樣之下，無知道徒用汗血換來的錢，就落到道首們的荷包裏。

「考氣」就是用種種無情無理的横加打罵或相反的歪理，來訓練道徒的「忍辱」，達到完全變成奴隸的地步。一九三九年周村「崇德爐」「考氣」時，就是夜不叫人入睡，不是拷打，便是辱罵。有一次規定搖鈴是起床，五分鐘內要從樓上宿舍衣冠整齊的走到樓下佛堂，遲到了就打，衣冠不整也是打，這樣一夜起臥有九次之多，不許有一點怨恨的表示，違者其名曰：「九轉煉金丹」。至於用日晒雨淋罰跪罰立罰磕頭以及飢渴勞困等辦法，更是每次「爐考」的普遍方法。例如高唐有一次「爐」中花樣翻新的用竹筒做成水槍，「竅手」持着守住大門，對進來的人澆得一身水，然後在室內置炭盆，叫人在火上跨過，再用灰沙把塵揚到人的身上。這算是過了「水、火、風」三關，這樣的把人惡作劇，你如有一些表示不滿，就要用棍棒亂打，濟南「道德促進會爐」會連續餓過三天三夜，不許吃一點東西。北京「順天會爐」一次叫人吃過鹹菜後，封閉了水缸，一天一晚不給大家水喝，隔一天又儘量讓大家喝水，晚上却把廁所封了，不讓撒尿，因此有的就尿了褲子，後來又在水裏摻上尿讓大家喝，還說越真誠的人喝得才越多。「純陽爐」中，有一個道徒叫李森泉的，因為跪得過久，氣得一蹺脚走了，後來被人勸回來，除在臀部被用桑木扁擔打二十棍之外，又叫吃橘子皮、香蕉皮各一把，冷水拌香灰三碗，一個「竅手」拉了一段屎橛子，另一個「竅手」撒了大半碗尿，都叫他吃了下去，然後叫道徒們給李森泉道喜，說他的出「爐」罪已抵消了。

「考誠」一般是叫道徒吃屎尿而甘之如飴。「道德促進會爐」中，叫大家獻真心，吃屎橛子，又一次指定了幾個道徒，到廁所內跪地張口，由自稱仙佛的「竅手」向其口內撒尿。也有設騙局來「考誠」的，據「竅手」齊宜自供：有一次他備了真假二種屎尿來「考誠」，假的尿是以紅糖、香料製成的，假的屎是以豆沙、棗泥、紅糖等製成的。當時自告奮勇而前吃到的是假的，畏縮退後的吃到了真

的，於是大家都傳只要誠心，尿屎都是仙丹，不誠心的便嘗到了尿屎。

「了冤愆」是「爐考」整套過程中的高潮，也是最能暴露「爐考」的反動本質的。北京「順天會爐」中，「院長」劉新泉和「闢法律主」齊玉箴暗地通姦，不料被指派侍候他們的女道徒李德忠（天津壇主劉夢榮之妻）看見，因此懷恨在心。有一天夜半，劉齊二人藉口為李德忠「了冤愆」，用桑木扁擔活活地把她打死。當打得半死的時候，另一綏遠來的女道徒叫葛太太的，看得實在不忍，挺身願代受責，結果被同時打死。「順天會爐」還曾佈置了一套地獄的騙局，由所謂「闢法律主」的齊玉箴塗紅面穿綠袍，宮彭齡戴白色假面具飾判官，齊銘周塗黑臉飾包公，同坐後院地下室中，着兩青年道徒飾鬼卒，迫令道徒一個個入內說出生平罪過，並由所謂「院長」劉新泉焚化給十殿閻王的通牒，請派遣與「爐」中有關係的冤鬼前來索討欠債。弄得陰風慘慘，人人膽戰心驚。周村的「崇德爐」在地獄的騙局中，扮演得還要逼真，當一個個問過口供後，有一個姓劉的道徒，忽然神色改變，口吐白沫，死在地下，過了一刻，即躍起抓人，說是討命債，結果抓到一個姓王的道徒，死不肯放，嚇得那個姓王的痛哭求救，最後由所謂「院長」把那個扮冤鬼的打得死去一樣，經過多時才醒，僞說他不知道。這一來把一般道徒都嚇得立了重愿，有願立佛堂的，有願捨財的，有願「開荒」的，有願捨身的。周村另一個「同德爐」，用同樣的方法，在結束時，參加的一百十五人中，立捨身辦道願的有三十餘人，財法兼施者有十餘人，量力助道、清口茹素的有六、七十人。

一貫道反動道首利用「爐考」這一毒辣手段，多年來直接受其危害的道徒不知有多少，例如濟南「理學研究院爐」，把一個老年道徒逼得在佛壇前自縊，「道德促進會爐」把道徒趙泰盛煉成了瘋子，天津一個有名的「天才」鄭恩恆，在充「純陽爐」「竅手」後，也變成瘋子而死，至於「開荒」而一去不回，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是無法統計。因被奸污，造成家庭慘劇的，也比比皆是。

七、「度大仙」是怎麽一回事

「度大仙」是一貫道反動頭子張天然孫素眞等大規模的騙財方法。一九四八年後，孫素眞更利用它作爲搜括金條準備最後掙扎的手段。歷年來受害的人不知有多少，而反動頭子及其大小頭目們，則利用這搜括所得，除了窮奢極慾的享受之外，還以此來進行各種反革命活動。

反動會道門一般都用度人、度鬼的方法，欺矇群衆，詐騙錢財，一貫道不僅集中了所有反動會道門的騙財方法，而且發展了騙財方法。一貫道邪說所謂「三曹普度」，除了度人間的衆生、地獄的鬼魂之外，還要度什麽「氣天大仙」。他們欺騙的說：「歷代忠臣孝子烈士節婦死後靈魂不散，升入天堂（氣天），受玉皇大帝之封，列入氣天仙班，福報有盡，仍有生滅，際此三期末刼，是一小混沌，氣天也要改換，大仙必須求道，才能超升『理天』，成爲正果，度仙比度人功大，因度仙度一個成一個，而且度了他，可受他庇護，能够得道宏法，有種種好處……」爲了發展這一騙財方法，反動頭子張天然、孫素眞早在山東單縣開始姘居的時候，就散佈謠言，謊稱有一「雲游大仙」在鄉間替人治病，接着用借竅的方法，說「雲游大仙」來向張天然求道，其後則用扶乩的方法，僞稱「南極仙翁」臨壇指示，大仙求道，要由有緣人代繳「度仙費」（即入道功德費），「度仙費」多少，由他指定。這樣，「度大仙」便開始替反動頭子開了騙財的大門。當時魯西南一帶，惑於新奇，度得不少，稱爲「雲字班」，後來又有所謂「茂字班」。張天然等發展到濟南後，大頭目徐衡南、齊銘周等故裝騙局，也都度了大仙，如齊銘周一家度的大仙，多至三十個，徐衡南度的一個「王陽明大仙」，出價多至一千塊銀元，合當時市價值十二兩黃金。張天然在每次點傳所謂大仙入道時，用扶乩請出「南極仙翁」來批「功德費」，往往漫天討價，如度一個叫「張曜大仙」時，批價要十元一張的鈔票六十四

斤。張天然、孫素眞則裝模作樣，叩頭要求減價，結果減到「度大仙」的人實力能及爲止。一般度一個大仙，總在黃金一兩或銀元百枚左右。一九三九年後，反動頭子張天然看到此計得售，同時也覺得這樣個別的搞有些不過癮了，又利用「濟公活佛」臨壇，開出了一大批待度的大仙名單，通知京津等各地各壇，要道徒就自已喜歡的大仙認度。這樣他彷彿開設了一個「大仙公司」，拍賣大仙，固然生意興隆，門庭若市，張天然就這樣建立了大規模騙財的基礎。一九四七年張天然死後，孫素眞又把這騙財的方法，加以發展。她規定了「度大仙」可以一人獨度、數人合度，也可數十人合度幾個大仙；「度大仙」的價格，也規定不再用扶乩請「南極仙翁」看貨論價，而是乾脆度一個大仙就是十兩黃金。這一新的辦法，把騙財的對象，大大地擴大了，原來只是一部份有資產的道徒才「度大仙」，現在則是普及到一般廣大的道徒，他們可以用合度的辦法來「行功」了。也就因爲這樣，勞苦人民血汗所積聚起來的金戒子、金耳環、小孩子的金鎖片，甚至老頭子臨死的棺材本錢等等，從四面八方集中到孫素眞的荷包裏去了。反動道首孫素眞不僅規定了這個惡毒的新辦法，同時就當時國民黨反動派節節潰敗的情勢，大肆宣傳「三期末刼」，利用大小嘍囉，散佈謠言說：「誰能度大仙，功莫大焉。將來度他的人死了，大仙就會來迎接上天」。一面又用「權力」將大仙的名額，分配到各地，命令各地大頭目發動道徒照數認度。這樣，各地的大頭目，就儘量的搜括，並向新地區發展。據上海寶光組頭子潘華齡供稱：「在犯所辦的寶光組度大仙最多，受騙最重，危害性最大，痲痺人最深最衆，算來按被害人就寶光全體說，發展到各地者，四川成都、重慶、湖南長沙、衡陽、廣東廣州、汕頭、潮州、中山、新會、福建廈門、廣西桂林、雲南昆明、江西各埠、江蘇無錫、南通、海門、松江、浙江天台、台州、黃岩、路橋、杭州、紹興、百官、寧波、台灣台中、台北、台南、香港、新加坡、統盤算來，各方領導人要去大仙約六百名左右。至於度仙功德費每名是黃金十兩，有在南方交的，有在北部交的，有在西部交的。南方指廣州香港，北部指上海，西部指重慶也。據不完全估計，寶光組等一九五

○年前後，在上海一隅，就度過八十多個大仙，金光組度過七十多個大仙，一九五○年底金光組頭子徐書印逃離上海的時候，還度了九個。齊銘周自供，在一九四八年後騙了四十三個後學度了大仙。這就是反動的一貫道利用「度大仙」大規模騙財的內幕。

一貫道反動頭子吸引道徒「度大仙」的陰謀詭計是毒辣的。「度大仙」的人一般都在思想上已中了相當毒素的道徒，反動頭子們除了強調「度大仙」的「行功」比什麼都大，百天之後，可以和大仙結緣等等一套之外，還通過「三才」等的祕密調查，掌握了道徒的思想情況、家庭情況。例如某一個道徒他最崇拜某一個古人，他們就串通了「三才」，在扶乩時僞稱這個古人（自然已是什麼大仙）臨壇，謊說與某道徒有緣，要某道徒度他入道。道徒是婦女的，就用熟知的女大仙，像什麼孟姜女之類；是舊文人時，就來什麼李太白之類。張天然初到濟南時，首先弄了一個叫張曜的大仙，據說這個張曜生前曾在山東治過黃河，因此民間很崇拜他，有人就把他度了。其後一九四四年在北京又弄一個傳說在北京「治病顯化，靈異有名」的什麼二青爺大仙求道，很多人爭度，「功德費」抬高至僞幣百萬元。廣州有一個建築商人洪順全，很有資財，被一貫道頭子作成「度大仙」的對象，就派人去祕密打聽，發現就在洪順全的店門口有一棵古樹已有一、二百年歷史，當地的愚民以爲古樹已成了神，每天有人在樹前焚香叩頭。他們就抓緊這個空子，在有一天扶乩時，忽然說「樹神臨壇」，說牠五百年前與洪順全有緣，洪順全店中的生意興隆，完全是牠的庇佑。又說：「三期浩劫臨頭，勢不可當」，要洪順全度牠大仙。結果洪順全拿出了十兩黃金，上了圈套。反動頭子們有多少大仙可以給人度呢？那是無窮盡的。張天然生時，由許多「三才」從封神榜、西遊記、以及其他傳奇小說中搜羅大仙，一再開辦「大仙公司」。孫素眞在一九四八年後，則利用了一部中國人名大辭典，後來還發展到世界人名大辭典，像蘇格拉底、柏拉圖等外國名人，都成了中國的大仙。這兩部大辭典，竟成了反動會道門頭子的「致富奇書」。

反動道首張天然、孫素眞以及大小頭目，利用「度大仙」搜括所得，在各地廣置產業，過着窮奢極慾的生活。張天然在一九四六年冬由北京西飛重慶時，裝去了大量金條，以致在一九四七年秋死後，大小老婆爲了爭奪贓物，竟鬧得在死屍前大打出手。張天然在京津的一部份藏金亦爲當地頭子胡桂金等吞沒，引起了許多狗咬狗的醜劇。一九四九年春孫素眞到香港前，大頭目徐書印把香港皇后大道的博德壇佈置得像皇宮一樣，事先一部份小嘍囉表示香港道徒恐沒有這樣力量招待時，徐書印卽哈哈冷笑不止說：「怕的是啥！師母要不化你們的錢你們可永遠倒了霉。況且她老人家有的是錢，你們可以先把大仙條子及全部功德費化了再說。若再不够，可以打電報到上海，向金光總壇要錢，不是就得啦嗎？」除了這樣的享受之外，反動頭子們還把度大仙費進行反革命活動，如上述徐書印一九五○年由滬潛逃前，發動各小組共度了九個大仙，這筆大仙款，就作了各小組進行隱蔽活動之用。

內部參攷
不得翻印

取締反動會道門宣傳參攷資料

（第三輯）

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編印

編號＿＿＿＿＿＿

目録

一、反動會道門「同善社」陰謀叛亂案

本市公安局在廣大人民協助下，破獲反動「同善社」陰謀叛亂案一起，主犯杜侗、陳光照、胡明翼、劉曉波等已先後落網。

「同善社」是以「陰謀復辟、恢復帝制」爲宗旨的反動會道門組織，早於一九四五年卽爲美蔣匪幫收買，由蔣匪代表熊仲韜（匪重慶行轅處長）、王惜寸（僞中國農民銀行監察）等暗中操縱，用以拉攏其他會道門，組織特務武裝，陰謀在解放區內組織叛亂，並由蔣匪農民銀行供給特務經費。上海解放前夕，由蔣匪代表在本市嵩山路明善書局（卽今震旦紙號地址）召見了各省同善社首領，聽取各地反革命活動的彙報，並決定在本市成立負責全國同善社叛亂的指揮機關，由杜侗等四人爲最高決策人，陰謀在解放後破壞人民民主政權。

滬市解放後，杜侗卽潛伏本市指揮各地同善社叛亂，曾先後派靳芳洲去徐州、雷本茂去河南、王巽垣去安徽，企圖組織各該地區道徒，收集人槍，陰謀叛亂。杜匪並與同善社一貫負責叛亂的張匪秉乾密切聯系，以張曾在軍閥韓復榘手下當過師長的關係，收集殘匪，在河南、安徽一帶展開活動。

杜匪侗等爲要籌組全國性的大規模叛亂，特與張匪秉乾潛赴香港，與直接受美帝國主義特務機關指揮的熊匪仲韜聯絡，經密議後決定將叛亂組織定名爲「中華保民救國軍」，由熊匪仲韜任正司令，張匪秉乾任副司令，杜匪侗爲最高顧問，軍秘待遇一律由美帝國主義負責撥給，準備在上海、漢口等處設立電台與匪方通訊，收集我軍、政、經濟情報，並決定叛亂所用的杏黃、七星旗幟以及口令、番號等。杜張兩匪回滬後，張匪卽至河南等地收集殘匪，杜匪則坐鎭上海，指揮各省同善社頭子陰謀叛亂，本市淮海中路三九八弄五鳳里四號、十號等處成爲各方頭子聚集的匪窟。自此各省同善社頭子卽

與其他反動會道門、地主惡霸、反動軍官及潛伏匪特等勾結，多次組織叛亂。如上海號首陳光照、浙江號首胡明貿等糾合蔡多柏（湖北號首）、吳企之（揚州頭子）梁文凱（鎮江頭子）等在本市滬南滬佑路長源里三號道壇內多次密謀武裝叛亂，後由吳企之勾結蘇北資應、高郵地區「無爲教」頭子及蘇北地主惡霸等在蘇北倡亂，梁文凱在滬參加「老母道」頭子張匪雨霖組織的「農衆自衛軍」，妄圖在浦東組織武裝特務，寧波號首劉瑞波指使其得力助手王立中等勾結浙江、福建等地「大刀會」、「一心天道龍華聖教會」等反動會道門，組成「輔仁助義保國救民正統軍」、「正統忠義救國軍」等武裝土匪組織，號稱十萬餘衆，圖謀在浙東平陽、溫州等地大舉暴動。福建號首[illegible]等在閩南一帶勾結「大刀會」、「紅槍會」進行大小叛亂二、三十次。以上這些武裝叛亂活動，皆先後爲我各地公安機關撲滅破案。指揮叛亂的首要案犯杜匪倘、陳匪光照、胡匪明貿、劉匪瑞波亦已先後爲本市公安機關捕獲。

以上被捕各犯，均罪證確鑿，並對其所犯罪行供認不諱，其中除杜匪倘因畏罪得病不治，死於獄中外，餘犯將由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依法嚴懲。

二、組織反動會道門陰謀武裝叛亂，匪「農衆自衛軍」

要犯胡松林落網

號稱組織「四十萬人大叛亂」的「農衆自衛軍」案已於一九五〇年被我公安機關撲滅，其漏網要犯匪東路總軍長胡匪松林亦於最近捕獲歸案。

胡匪松林爲匪農衆自衛軍主犯張匪雨霖得力助手之一，張匪雨霖遠在抗日戰爭以前卽與蔣匪特務頭子戴笠勾結，抗戰期間，張匪又擔任僞維新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抗戰勝利後，卽在美蔣匪幫指使下，成立所謂「老母道」，又稱「歸宗門」，拉攏全國各地反動會道門參加，組織反共反人民力量，妄圖破壞人民事業。

一九四八年秋後，蔣匪幫敗局已定，張匪雨霖卽陰謀制定全國性軍政計劃，準備在全國解放以後一舉叛亂，奪取政權，成立封建皇朝，分全國爲三大區，每區又分九路，並訂立各路軍政編制。又爲威脅羣衆參加，造出各種「法寶」，如所謂「護身法」、「閉槍法」、「閉炸彈法」、「迷魂法」等多種，並以「佛法附身、刀槍不入」等大肆欺騙，至人民解放軍渡江南下、解放上海前夕，張匪卽組成「農衆自衛軍」，並於上海解放秩序未定之時，張匪等卽陰謀叛亂，妄圖佔領上海，特組成五路暴徒，以胡匪松林爲第一路總指揮向市中心匯合，但以我解放大軍迅速解放上海，革命秩序隨告建立，使張、胡等匪徒陰謀，未能得逞。

上海解放後，張匪雨霖等更變本加厲，積極籌謀全國性叛亂，其愚園路一二六號「歸宗門」佛堂竟成爲全國各地反動會道門頭子集聚之匪窟，張匪並派遣胡匪松林等匪徒多人，分赴北京、天津、濟南、蘇北、皖南、開封、鄭州等地，與當地反動會道門「九宮道」「同善社」「一心天道龍華聖教會」「大刀會」「小刀會」「萬國道德會」「大玄門」「小玄門」「呂祖道」「離卦道」等聯絡，發展人槍，號稱四十萬衆，分爲「中」「申」「東」「西」「南」「合」「人」等七路，並分封各路總政、軍、財長等匪職，胡匪松林卽充當匪東路總軍長，另又密謀設法與香港美帝國主義及蔣匪特務通報，計議統一行動，以國內大舉叛亂來策應美蔣反攻大陸。

一九五〇年農曆三月三日張匪雨霖以大舉叛亂準備就緒，特召集了一個所謂「龍華會」，死黨胡匪松林等皆曾參加，在會上張匪發表「偈語」，意謂農曆五月初五日可以傳令各地準備發動，七月初七日可實行全國總暴動，九月初九南北大軍在雲山會師，可以定天下做皇帝了。張匪估計，所謂第三

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美帝國主義與日寇一定要在山東青島登陸，故決定叛亂先在膠濟線開始，以資策應。同年六月美帝國主義侵朝戰爭爆發，張匪等更興高彩烈，以為時機已到，叛亂成功了。

在此前後，匪農衆自衛軍並在河北易縣、徐水一帶，和山東單縣曹縣組織叛亂，互為呼應，搶劫公糧，殺害幹部，又在蘇北淮陰、漣水一帶策動小刀會叛亂，結果皆為我撲滅。

本市公安機關在查悉張匪雨霖等叛國陰謀後，即於一九五〇年秋將其一舉捕獲，並由本市人民法院將其中罪大惡極之匪首張雨霖等九名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而胡匪松林則以其狡黠多端，當時被漏網。

胡匪漏網後非但不向我自首悔罪，反繼續活動，四出通風報信，致使同案要犯多名得以脫逃，復湮滅罪證，將密議叛亂之佛堂盡行拆除，之後，即長期逃亡蘇州、山東、西安等地繼續活動，終於在其潛返上海時被我捕獲。

三、勾結美蔣特務策劃破壞叛亂，「九宮道」餘九天總領趙匪澤光落網

本市公安局逮獲九宮道餘九天總領趙匪澤光一名，趙匪為九宮道江南地區負責人，一九四一年前後即來上海發展組織，並主持江南道務，在日汪、美蔣反動政權的扶植下向蘇州、杭州、紹興、嘉興、嘉善等地發展，為九宮道在江南地區的最大支派。解放後，趙澤光等在美蔣特務指使下轉入隱蔽活動，在本市設立祕密聯絡地點多處，並以虹口海寧路福壽里廿六號九祿顏料商行為指揮機關，由趙匪親自陰謀策劃。聚集紹興、蘇州、杭州等地的道首分子進行密謀，每次召開祕密會議時並佈置崗

哨。九祿商行在一個月內招待各地道首的客飯即達五百客之多，在趙匪策劃下，先後在浙江省紹興縣境組織了三次叛亂，殺傷我幹部、羣衆達數十人。

解放後，趙匪澤光所一手發展和親自指揮的紹興縣九宮道組織，以「星支領」盤主反動青年黨骨幹、三青團特務楊福壽及「錫支領」盤主張林法（游民出身）為首組織了所謂「木家道」皇朝，以張林法為「皇帝」，又稱「白陽新主」，楊福壽則任「丞相」、「十八省巡撫」，並糾集反動骨幹六、七十名，分封為「元帥」「吏部」等文武官員。叛亂「皇朝」成立後即由楊匪福壽積極拉攏道徒參加，並不斷至上海九祿商行等處與趙匪加强聯絡，接受指示，某次來滬時，還祕密攜帶「繡龍聖旨」，並到處流動。不久，他又帶來了「皇帝」、「太子」等人物，並在本市分封道首杜孟春為「財庫使」，及其他「將軍」、「官員」等共四十餘名。

在趙匪指使下紹興九宮道「木家道」皇朝叛亂組織，進行了一連串的造謠挑撥的勾當，他們以所謂「白陽世界要來，紅陽世界要垮」為反動口號，破壞生產建設，當人民政府號召愛國增產時，他們造謠說：「紅陽世界的東西一錢不值，等白陽世界一來，黃金化成土，穀化成沙，現在愈貧，到白陽世界則愈富」。致使一部份被騙的落後羣衆，不但生產消極，田地荒蕪，而且賣光、吃光、用光、騙光。政府號召組織互助組，集體生產時，則又煽動說：「集體集體，大家該死，若要勿死，大家勿去」。政府號召防禦細菌戰時，又破壞說：「細菌戰是瘟神下凡，千萬不可反抗。」此外，還用「辦封典」以組織羽黨，「種福買寶」以騙取錢財，「躲避三災八難」「坐功守戒」以控制道徒思想、行動，「坐監牢，穿龍袍」以欺矇道徒對抗人民政府到底。並竟敢腐蝕我村幹、民兵等使為其利用，並喊「青天白日蔣介石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粉粉碎」等反動口號，到去年農曆中秋至十一月間卒以張匪林法、楊匪福壽為首，在紹興發動了三次武裝叛亂，殺傷我幹部、羣衆達數十人。紹興的叛亂都立即被當地人民起來鎮壓平息了，紹興的叛亂是九宮道陰謀活動的一部份，而且也是由趙匪親自策劃

的，禍首趙澤光將逃不掉人民的嚴厲制裁。

四、「九宮道」餘九天總領趙澤光的罪行

趙匪澤光現年五十一歲，河北霸縣人，富農出身，抗日戰爭期間即來江南活動，到一九五一年被捕時止，爲九宮道餘九天江南地區總負責人。

早在一九二五年，趙匪即在原籍鄉間，參加九宮道餘九天；由於「積極地發展組織」、「心腹骨幹」（自白語），被引見在北京的最高頭子劉國俊和天津的王繁泉。其後成立九祿盤爲盤主，霸縣九宮道組織發展爲十八個領主時，趙匪爲其中之一。一九三九年，趙匪到天津發展，吸收了重要分子鄭萬春等。趙匪自供：「我在霸縣與天津二地發展道務，所騙取立盤及募捐布施費用共約一千六百袋麵粉左右，都交呈賈慶臣由他轉交與道首」，由此可見趙匪一開始就是活躍而突出的一個。

一九四一年前後趙匪偕鄭萬春首先到江南蘇州活動。又組織了「妙峯山佛教龍華會蘇州分會」。九宮道餘九天早在軍閥時期，由楊萬春在北京勾結軍閥吳佩孚等，組織「五台山普濟佛教總會」，由楊爲會長，朱紹陽爲副會長，劉國俊爲理事。楊死後，劉國俊與天津王繁泉合流，抗戰期間勾結漢奸褚民誼、王揖唐等，改組成立「妙峯山佛教龍華會」。趙匪早爲該會會員，蘇州分會組織後，即藉與敵僞勾結關係，大肆活動。一九四三年左右，趙匪偕鄭萬春及其重要幫手趙海泉同往紹興活動，又由紹興發展到鄰縣餘姚、蕭山等地。在此同時，趙匪向嘉興、松江發展，並爲便於聯系，在杭州頂了房子，設立據點。趙匪在自白中總結這一時期說：「總計在敵僞期間江南一帶發展立盤約有六、七百個，除求道收費，立盤收費，提索（即超度祖先亡魂）收費之外，還曾代募重修北海白塔，修建玄奘藏骨塔等布施。在一九四五年我向賈慶臣交過黃金七十兩左右。」

抗日戰爭勝利後，趙匪決心在上海建立反動活動的根據地。他用招股的方式，向道徒騙取了米一千擔，用四百擔頂了本市海寧路福壽里二十六號房子一幢，開設了「九祿顏料商行」。又用二百擔在蘇州王洗馬巷開了「開泰錫箔莊」和一百擔在紹興上大路開了「九祿顏料號」。趙匪則長駐本市，指揮蘇、嘉、杭、紹等地活動。一九四八年，趙匪爲了進一步公開活動，通過劉國俊、賈慶臣等匪首，勾結時任蔣匪外交部參事的朱紹陽（即原五台山普濟佛教總會副會長），在南京組織「中國普濟慈善協會」，作爲「妙峯山佛教龍華會」的後身。該會以朱紹陽爲會長，朱效農（國民黨員）、趙海泉爲常務理事，趙匪和鄭萬春、濮均等爲常務監事，實際是由趙匪負完全責任。趙匪在該會組成後，接受劉國俊、賈慶臣兩匪指示，傳信各方，把過去的盤作廢，重新立盤，以便再一次搜括立盤等費，並淘汰不穩分子。趙匪在自白中說：「過了年即一九四九年春，各地已將立盤的錢湊起來。我積極想擴充會務，加緊組織，便進行了更進一步的犯罪活動」。趙匪的這種活動，顯然是配合了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前夕的掙扎，並爲解放後隱蔽活動做好準備。

上海解放後，趙匪變本加厲地活動。他自白說：「上海解放時，我在上海立盤，紹興解放後，我去紹興立盤，又去嘉興、松江、蘇州城鄉各地立盤。當時因物價波動，所收立盤款項，都及時買成黃金，共有一千六百兩左右。」趙匪在本市的活動是極爲隱蔽和頻繁的，開會時指使道徒佈置崗哨，除海寧路九祿顏料商行及老西門春和箔莊二處爲大聯絡站之外，並以老西門俞生記製革廠，南火車站德華襪廠，閔行路胡雲標家等爲四大據點，經常接待蘇、嘉、杭、紹等地來滬道首。趙匪並經常往來北京、南京、上海、杭州間，接受指示並指揮活動。

趙匪澤光反革命造謠破壞的罪行是嚴重的。

早在抗戰時期，我八路軍在華北敵後抗戰時，趙匪即造謠說：「八路軍打紅旗，是紅陽劫來括刷紅陽世界的，紅陽掃淨才能露出白陽來。」日本投降之後，趙匪又造謠說：「去丁口連囗（日）還有

天上天（美），了不了，殺人如薙草」，為美帝國主義張目，為蔣匪發動內戰舖路。解放戰爭進行中，趙匪造謠說：「華北各地解放軍殘殺鬥爭，把地主拴在馬的身上跑，把地主的腸子拖出來繞在樹上」，惡意的中傷和恐嚇羣衆。解放後，又經常向道徒說：「解放軍是先天，我們是後天，共產黨來了是不久長的，內八卦（指八卦道）一定要起來，到南京來平定世界」。散播變天思想。又造謠「解放軍男女不分」、「共產黨是不孝敬父母的」等等，極惡意中傷的能事。

趙匪的反革命活動，不僅止於造謠中傷，他還妄圖組織叛亂。從一九四九年秋到一九五一年春，趙匪在上海老西門俞生記製革廠三次召集了紹興的道首二、三十人，舉行祕密會議，佈置大小頭目加緊叛亂活動。在趙匪遣棣一手佈置下，一九五一年五月，即趙匪被捕後一月，以錫支領盤主張林法（游民成份）為首，勾結星支領盤主楊福壽（青年黨員、三青團員）等，即準備在紹興組織暴動。到八月間組成所謂「木宗道」，並在上海徽寧路六八六號設立據點，由楊匪福壽積極拉攏道徒，參加所謂「收緣了道」，實際是參加叛亂。到去年農曆八月中秋至十一月冬至，卒在紹興發動了三次叛亂，殺傷我羣衆、幹部達數十人。

趙匪在搜括詐騙錢財方面的罪惡也是嚴重的。據趙匪自供：先後騙得黃金為一千八百餘兩，白米一千擔，麵粉一千六百袋。實際的數字，遠不止此。趙匪利用這些大規模搜括所得，在紹興開設了協大醬園、祿興成南貨店、九祿顏料號，在蘇州開設了開泰錫箔莊，在天津參設了光大染廠、印花廠、三星布廠，在上海開設了九祿顏料商行等，又在各地購置房屋一百二十二間，頂租樓房三幢。各地寄存的物資如紹酒、錫、顏料等，不一而足，分佈埋藏的黃金，有八百兩之多。至於趙匪的生活真是「窮奢極慾」，北所頂個人的住宅，就化黃金五十餘兩，即此可見一斑。總之，趙匪的罪行是歷數不盡。廿年來一貫依仗反動統治勢力，蠱惑愚弄羣衆，詐騙錢財，進行反革命的造謠破壞，策動組織叛亂，實屬罪大惡極。人民政府為保障人民利益，維護社會秩序，在一九五一年五月逮捕了他，經過

長時期的偵查，趙匪在確鑿的罪證之前，對於上述罪行亦已供認不諱。人民政府將依法予以嚴懲。

五、「九宮道」東會匪首張志博的罪行

九宮道東會匪首張志博，又名潤芝、傳賢、雨蘭，四十七歲，遼寧省台安縣人。地主出身，歷充匪長蘆鹽運使署督察、偽蒙旗宣化使署高等顧問、日寇皇協軍司令部參議、匪松江省政府參議等職。

反動九宮道「東會」，為九宮道重要支派之一，由張匪祖父張國文創立，流行於東北及山東膠東一帶。一九三三年張國文死後，張匪即繼承為「會主」，在北京勾結反動舊軍閥吳佩孚、漢奸江朝宗、蔣匪特務關吉玉等，以「龍泉慈善會」名義，加緊發展反動組織，從事反人民活動。二十年來，張匪依靠反動統治勢力，利用廣大人民在反動統治下的災難，以三期末刧，水火風三災降臨，將來到白陽時期還有七七四十九天黑暗無光，刀兵災難，入道可以到「雲城」躲刦等一套謊言，引誘落後羣衆入道；又以「五雷鎮身」等一連串的願誓，縛束道徒，使不敢反抗；更以封建的層層組織和豢養了一批大小頭目爪牙，到處乘隙活動，這樣，就使反動九宮道東會的組織，發展成為全國性的規模，從東北、山東及膠東一帶，推進至上海、杭州、蘇州、崇明等地。張匪擁有骨幹開法師一千五百餘人，道徒一百餘萬人，自稱「未來佛」、「中天玉皇」，在全國各種反動會道門中，為突出的匪首之一。

張匪大規模的詐騙錢財，是由來已久的。一九四〇年他用所謂「造卷」的方法，一次即騙得銀元十餘萬枚。據張匪自供：這次「造卷」所用的黃綾，就有千餘疋，在卷上寫出錢道徒的姓名，歷時有三個月，受害者之多，也可以想見了。一九四六年張匪在青島舉行所謂「過場」（實質上是分贓）時，僅五個大頭目所獻出的銀元，就有一萬多枚。一九四九年初張匪由京逃滬經過青島時，當地大頭

子一次又獻出黃金一百廿兩。張匪被捕後，僅上海地方爲我搜獲的，有銀元二萬四千餘枚，美鈔二千餘元，黃金百餘兩。張匪前後詐騙錢財之巨，從上述的數字，可以概見。由於張匪的這種大量詐騙，致使傾家蕩產，家破人亡的道徒，不可數計。而張匪則因錢財來得容易，過着荒淫無恥的生活，大小老婆前後有六個之多；還狂嫖濫賭，吸食毒品。

張匪志博反革命的野心是很大的。如他在供述中曾稱：「古今王侯將相，豈有種乎？若張作霖亦爲胡匪出身而已。」日寇投降，蔣匪幫佈置反共內戰時，張匪通過其同鄉同學蔣匪特務闞吉玉的關係，與當時在北京的戰犯李宗仁勾結，企圖在山海關一帶，招集殘匪，襲擊我方部隊，李匪曾委以「剿匪司令」的名義，終以我軍力量龐大，張匪知難而退。其後解放戰爭形勢發展，張匪即接受在解放地區組織叛亂的任務。他開始拉攏八卦道離卦首領趙圭章，於一九四七年起負擔起八卦道的活動經費，要八卦道合併給九宮道。張匪在自供中稱：「我收趙圭章，因他與其他反動道門平素均有連絡，並且都很敬仰他的，我的預意先將趙收進來，作爲一個魚餌，然後再來收其他道門比較容易」。除了合併八卦道，張匪又於一九四六年，在青島舉行所謂「過場」的時候，同時召集了五六十個地區性的大頭子，舉行秘密會議，佈置解放後組織武裝叛亂的陰謀，他宣傳三次世界大戰就要起來，那時就可以行動了。又指示各個大頭子要他們把年在十八歲至卅五歲的道徒，編成名冊，並練「紅砂劍」，說這種劍可以消滅共產黨幹部，要殺誰就殺誰。又說：「我們道要分五個部份」，要濟南的一個大頭子王成富負責黃河兩岸的領導，立即組織起來。爲了鼓動王匪行動，張匪當時還說了四句歪詩：「豬狗二年可立家，齊魯二地亂如麻，但等一土起了手（指王成富），黃河兩岸看法人」。張匪同時宣佈了各地如何聯絡，又說佛法就是國法，天時到來誰不動手，即處死刑。

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前夕，張匪由京經青逃抵上海。他立足甫定，即函促八卦道首領趙圭章來滬，趙匪於是年八、九月間抵滬，張匪即要其加緊督促徐州方面八卦道首領，組織叛亂，當時並決定

成立五大部：財政部孫文蘭、政治部徐建貢、內務部何伯清、交通部于德三、糧食部于紹庭。趙匪爲了擴大勢力，這次乘來滬之便，還往同善社，企圖與其負責人聯系，結果因人他往未遇。一九五〇年九月卽美帝侵朝戰爭開始不久，張匪迫不及待，第二次函促趙匪來滬，並派孫匪文蘭前往天津催促。當時趙匪本想再等一時，而孫匪則謂：「劉邦以四十五名兵卒起義，結果成了功。」於是趙匪就在十二月間抵滬。這次張匪用了隆重的道內儀式，命令趙匪迅速行動起來，並規定了所謂「組織時期」如有用款，由九宮道負責，用武的事情，由八卦道負責，所謂「八卦出武，九宮出文」。張匪當時拿出了黃金二百兩，作爲趙匪在徐州方面的活動費，要趙匪在徐州開幾個鐵舖，打扎槍槍頭和大刀；開幾個掃帚舖，把扎槍頭等藏在掃帚內，以便運往鄉間；又開幾個糧食舖，以備暴動時供應。並決定暴動時先打糧台，再打開監獄，如不能抵抗時，退至山上。張匪當時計劃頗爲周密，他對趙匪說：「旣然要幹，一切毫無顧慮！」從一九四九年夏到一九五一年三月，張匪以上海爲據點，除兩次與趙匪圭章密謀暴動外，還常接見濟南、膠東、青島等大頭子，聽取活動報告。各地開始取締反動會道門，青島大頭子于匪德三來滬躲避時，張匪還給打氣說：「不要怕！不過是一時魔考，好事難成，自古以來，那個佛主沒受過魔難，不要緊，共產黨也不會太長久的。」

張匪在組織武裝叛亂的同時，製造了很多的反革命的謠言。如「民國三十九，兩黨俱無有，到了四十年，兩黨均得完」。又說「共產黨來了十室九空，人人都要餓死，並且還要大大殺戮，趕快囤積白米、銀元，否則難逃此刦。」又製造了一首歪詩，在道內傳誦，其中有云：「俄人從此兩分離，美人出世鎮天機」等，爲美帝國主義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戰，灼然可見。

張匪志博二十年來一貫勾結、依靠反動統治勢力，組織反動道門，愚弄、欺騙廣大羣衆，詐取大量金錢，接受美蔣匪幫指使，爲首合併反動八卦道，陰謀組織武裝叛亂，顚覆人民民主政權，他的反革命罪行是嚴重的。人民政府於一九五一年四月廿日予以逮捕，經過長時期的偵訊，張匪對上述罪

行，亦已供認不諱。人民政府接受廣大人民的要求，對此罪大惡極，怙惡不悛的反革命首惡分子，將予以堅決的鎭壓。

六、「九宮道」東會上海首惡沈一淸的罪行

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逮獲反動「九宮道」東會上海首惡沈一淸一名。沈一淸，又名錦淸，四十九歲，江蘇太倉人。還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即在靑島加入九宮道，同年六月，被提昇爲開法師。一九三九年冬，在道首趙本淸指使下，來滬發展反動組織，先後發展徒弟周鈺順、汪榮慶等十二人爲大開法師，又延伸其活動至蘇州、南京、杭州等地。十餘年來，領導開法師二百餘人，被其本人及其爪牙引誘和迫入道的落後羣衆，沈犯自供在二萬人以上。

沈犯爲大量掠奪人民財產，用該道一貫的邪說蠱惑落後羣衆入道，如說：「世界要改天換地，發生三災八難，人人都要遭殃，只有入了九宮道，可以超生了死，躲劫避難，以後到未來天還可封官賜爵，榮華富貴。」入道以後，即用所謂「買根基」的辦法，進行大量騙財。上海解放前夕，沈犯指使得力爪牙大開法師汪榮慶等大量印製「金威靈符」、「鎭宅寶」等所謂法寶，胡說佩了「金威靈符」（在黃綾上畫一金威佛）可以免除瘟疫，可以刀槍不入，有了「鎭宅寶」可以避妖魔鬼怪，可使家宅免除礮火，誘騙道徒，以高價大量購用。此外還用「十字眞經」、「淨身法」、「萬寶圖」等等法寶騙錢，多至五十六種。十餘年來沈犯用各種各樣的方法詐騙來的錢財，是無法計算的，就破案時查獲的，就有黃金三十兩、銀元四千餘元，以及其他美金、人民幣等。

不僅如此，沈犯爲了便於進行罪惡活動，在入道後學了一點江湖醫術，假借替人治病、「施捨痧藥水」等方法，籠絡羣衆。其後向道徒籌集了經費，開辦了「明月醫院」，用免費爲道徒治病作幌

子，實際是強迫道徒在他醫院治病，乘機詐財。如請其看病，動輒索十石米的代價，最輕微的病，也要二、三石，病者稍有不願的表示，即以違背師命來威脅。一九四九年上半年，沈犯勾結了林靜、趙玉龍等，把飯炒焦，磨成灰粉，製成丸藥形式，用明月醫院名義，當補藥出售，欺騙道徒。後來還爲此分贓不勻而鬧糾紛。不僅這樣，他還直接殺害人命。他開法的一個徒弟叫金安康的，原係西服店主，入道後迷信過深，傾家蕩產，一九四八年患胃病，經西醫診治，謂開刀後即可痊癒，但沈犯硬要由他診治，以致身死。另外有一個叫許運康的徒弟，和一個叫張永恕的舅嫂，也都是由沈犯診死。

沈犯還一貫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解放前夕，他就製造、散播謠言，胡說：「共產黨是共產共妻」，「世界將有大變化，國民劫過去了，就要到共產劫，共產黨也是不長久的，會死亡的，然後就到掃滅劫，大災大難來臨，以後的天下，就屬於九宮道了。」他還要道徒準備所謂「密食寶」即是把黃豆、芝蔴、蠶泥、香灰等混合製成藥丸，謊稱共產劫到來時食用，可以不致餓死，當時大部份道徒都做了這種「藥丸」，裝箱裝罎的貯藏，後來出蟲發霉，知道受騙，但人力物力的損失，已是無法估計了。解放以後沈犯依然繼續其罪惡活動，散播謠言說：「現在佛爺已經出世了，共產黨是不會長久的，很快就要發生變動，最後由佛爺統一天下，才能太平。」又說：「要能躲過虎卯年（即一九五〇——一九五一年），就成天上活神仙」用以堅定道徒反人民的信心。他又命令道徒，把所有東西藏起，對道中情況，嚴守祕密，以便其繼續進行串鄙陰謀勾當。美帝發動侵朝戰爭以後，他又散佈謠言：「去了口上口，還有天上天，美國人一定要來的」，煽動羣衆恐美情緒，爲美帝侵略政策張目。一面則繼續發展反動的「道務」，大量用「買根基」、「買法寶」來詐錢。

以上說明沈犯身爲反動「九宮道」首惡，一貫與人民爲敵，專事造謠破壞，愚弄羣衆，詐騙錢財，危害人民，其罪惡之嚴重，實爲法所難容。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根據羣衆檢舉，並經偵查屬實，已將該犯予以逮捕，沈犯被捕以後，又復坦白不誠，堅決頑抗，曾表示：「我不想爭取政府寬大，我

要爭取的是政府一粒子彈……」充分的說明了堅決與人民抗拒到底。對於這種首惡分子，人民政府根據政策和懲治反革命條例，將予以嚴厲的鎮壓。

七、「一貫道」首惡齊銘周的罪行

一貫道首惡分子——全國六大「道長」之一齊銘周已爲本市公安機關逮捕。

齊犯銘周又名齊璋、齊恩孚，現年六十歲，山東濟南人，地主出身，一九一八年後，投身反動軍隊、僞政府和經營投機事業，歷充反動軍隊營部司書、軍部上尉書記、師部軍需處總務課長，僞稅局辦事員、卡長、徵收主任、局長及財政廳科員、縣府財政科長等職。又開設美豐銀號、公司等，充滿了反動統治階級剝削意識和一套欺騙嚇詐人民的伎倆。

一九三三年，日寇侵佔東北之後，張天然和孫素眞以濟南爲據點，企圖向外發展反動組織之際，齊犯爲自己找到了一條新的出路，一條可以滿足野心的出路，他毅然加入了一貫道。他在自白中說：「明瞭道中意義後，以爲事尙可爲，自心計劃，希能將此道擴大發展起來，張孫二人高高在上，居師表地位，我亦可享有次一等的威名，無形中自可衣食無缺，並可受人崇拜，先名後利，較其他事業易爲。」所謂「明瞭道中意義」也就是說他深切的體會了一貫道的反革命反人民的本質，因此能與張孫一拍即合。這些說明了齊犯的加入一貫道，並不是基於什麼迷信的動機，而是爲了達成其罪惡目的的起步。

齊犯的投入一貫道，果然很受該道總首領張天然、孫素眞的歡迎，一開始他就和徐衡甫（濟南道長、已伏法）同被提升爲張孫的「左輔右弼」，參與了全局發展的陰謀。當時客觀形勢是日寇侵佔東北以後，亟亟於華北的特殊化，反動一貫道的任務，就在於配合日寇的侵略步驟；而由於蔣匪不抵抗主

義所造成的人民的災難，正是一貫道發展反動組織的絕好機會。一九三四年起，一貫道開始向各地發展，齊犯偕子齊宣也於此時追隨張天然等奔走各地，僅在其後不足兩年的時間中，即曾四次北上天津、北京，兩次南下徐州、浦口、南京，西至高唐、博平、東昌，東達膠濟綫的周村、益都、靑島，更深入河北保定、灤州、新鄉間，發展了許多骨幹分子，例如天津的于鐸，北京的周景岑，就是其中有名的，而齊犯憑其一套過去在軍閥官僚中混熟的欺騙嚇詐人民的伎倆，曾起了極大的作用。一九三六年初張天然在濟南親自放了最初的十個點傳師，齊犯就是其中之一。

抗日戰爭已經全面開始，蔣匪放棄了華北，日寇到處燒殺、奸淫擄掠，使中國人民的災難，愈益深重。一貫道在日寇特務機關掌握之下，大規模發展反動組織的客觀形勢已經成熟。反動道首張天然決定了以「爐致」形式作爲創造主觀力量的陰謀，而把具體實施的責任付託了齊犯。一九三八年農曆正月，齊犯首先在天津成立了「純陽爐」，二月又在濟南成立了「道德促進會爐」；第二年正月在北京成立了「順天會爐」，四月在濟南又成立了「理學研究院爐」。其後一九四三年則在馬牧集成立了一個「無名爐」。這五次規模鉅大的「爐致」，參加者共有八、九百人，絕大多數立願「開荒」，在以後成爲各地的骨幹和領導分子，奠定了一貫道全國性發展的基礎。上海的有一貫道，就是「順天會爐」以後來「開荒」的。

齊犯對這五次「爐致」，賣盡了力氣，從而使一貫道的這個害人的勾當大大地發展了一步，而且它的內容愈演愈奇，被普遍使用於經常性的所謂「仙佛班」中。齊犯在自白這事時說：「我曾推動腦筋，利用幼年修反動道門（按齊犯先前曾修聖賢道）之惑人學理，而又造出了許多動人聽聞的荒謬理論，無中生有的一切顯化，再結合我舊時代之身世有點名望，使人易於敬重而生信仰。爐中發生不近情理之事，則以致魔擁害之。復又詳述尊師重道之要，使人尊敬張孫爲神明。衆人經過訓練，灌足了毒素，皆對道不移，立下行功辦道、開荒下種、犧牲人財兩力和無畏施、百折不回等等之願。這八、

九百人實行了願，前去辦道，以致散佈全國各省市，而再彌漫推廣。」又說：「經過五個爐後，內中亂生，受了這樣的傳染，相習成風，各返其本壇，再搞一套小型的仙佛壇，或略小的爐，這又間接灌入我之毒素，使他們同樣的瘋狂發展起來。」齊犯這種創造性的犯罪活動，它的危害性是無法估計的。

齊犯在這五次「爐攷」中的具體罪行，完全暴露了兇惡殘忍，卑鄙無恥的嘴臉。他在上述自白中企圖用「不近情理」四字來掩飾這種嘴臉是徒勞的。這裏我們僅舉四點：1.齊犯在這五次爐中，指使竅手用慘無人道的非刑拷打道徒，幾乎沒有一個得以倖免。特別在「順天會爐」中，齊犯親手並逼令其他道徒，把劉、葛兩個々道徒活活打死。2.齊犯用「攷誠」等名目，逼令道徒忍受非人的侮辱，如吃屎吃尿，在水火中打滾等，特別在「純陽爐」中，以處罰為藉口，把道徒李淼泉打了不算，還勒令吃三碗冷水拌的香灰和竅手撒的屎尿，然後又令道徒向李淼泉道賀，欺騙的說罪孽免了。3.齊犯在每次爐中，用「攷色」的名義，逼使女道徒忍受汚辱，例如「順天會爐」中，女道徒董雪樵被赤身裸體，由男道徒背負游行，其中較年青的女道徒被竅手劉新泉輪流叫至密室，加以强奸或誘奸。齊犯為了取信於人，在「道德促進會爐」中，還令自己的老婆王慧貞和其他女道徒一起當衆裸體。4.齊犯在爐中惡毒的用種種恐怖手段，如僞設地獄，逼令道徒說出弱點，以便掌握，他自己並會親自扮演包公。又用僞裝的冤鬼，向道徒索債，以便逼令行功立願。上述四點，還僅是表面所看得見的，至於被迫立願，捨身辦道，外出開荒，因而傾家蕩產，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那是無法統計的。

齊犯的罪惡還不僅表現在對張天然孫素貞的賣力，成為一貫道全局發展的支持者和組織者，且在政治上更表現他的反動性，如齊犯在汪僞時期勾結漢奸褚民誼，被任僞外交部專員，並使反動的一貫道在淪陷區內瘋狂地發展。齊犯無恥的說：「日本皇軍打到那裏，道就紅到那裏。」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國民黨反動派因迫於人民輿論，一度將南京一貫道總壇封閉，齊犯即通過其後學張犯金鏞

（孫素貞乾兒子、點傳師）與反動派的國術館館長張之江拉上關係，積極活動啓封。並指使張犯金鏞等二十四人上書反動派的社會部、市黨部、三青團等七個機關，表示「效忠黨國」。結果反動派為掩人耳目，指令改名為「中華道德慈善會」，並派了僞社會部科長余燕雲（特務）為該會組織指導員，而齊犯則做了該會的常務理事。實際上就從這時起，一貫道成了國民黨特務所直接操縱利用的反革命工具。齊犯供稱該會「在成立的那天，僞社會部還派代表來演講，表揚我們。」又稱「國民黨競選立法委員時，我們叫道親投張文伯的票」（按張係反動派CC系健將、僞中央週刊社社長）。齊犯的重要爪牙李道一還曾用「中華道德慈善會」這塊臭招牌，在開封徐州一帶詐騙了羣衆的衣服八千餘件，幫助國民黨救濟逃亡地主、惡霸及還鄉團分子。齊犯勾結反動統治勢力，並為反動統治階級充當反革命、反人民的走狗是極為明顯的。

解放前後，齊犯和孫素貞一起，策劃部署和進行了反對人民解放事業的罪惡活動。齊犯參加了一九四九年一月孫素貞在漢口召集的名為懺悔班的重要會議。這次會議參加的都是長江下流與湘鄂桂各方的大頭子，決定了整頓組織，統一領導，繼續發展反動組織，應付所謂「魔攷」和大規模度大仙等陰謀計劃。齊犯在會議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在自白中說：「衆人見我在場，皆欣然色喜，決定跟師毋而不移。」齊犯在解放以後，本着這個陰謀計劃，在上海虬江支路一〇六弄四八號，用「三友工業社」的名義，設立了他自己一支的總站，作為各方頭子祕密聯絡場所，規定每月開會一次，並指使其心腹姚燕章、葉紹庭，分別在南京、廣州兩地設立電池廠、玻璃儀器廠等作為掩護，進行隱蔽活動。他們的活動方式，完全接受了孫素貞的特務化指示，孫把各支派和各方大頭子都規定了化名，齊犯的明一壇，被指定稱「法一道」，齊犯則化名「長德義」。對有人被人民政府逮捕則稱「入院」，釋放時則稱「出院」。齊犯自白稱：「一九五〇年孫素貞住滬，我去看她時，老早的即下了車，在夜間步行甚遠，察看無人追跡時，才敢進門。又為保存反動勢力，在南京曾有五人小組。」齊犯威脅道徒晋

渴立顯「頂劫救世」，規定：「誰被人民政府逮捕，誰便頂劫，不准檢舉別人，不准坦白道中祕密，如果背師叛道，天打五雷轟身，死後靈性被壓在陰山背後，永不翻身。」又用「老祖出世」等的所謂「天機」，妄圖鞏固道徒信心，製造、散播無稽謠言，煽動道徒，堅決與人民爲敵到底。齊犯在執行實質上是對人民大掠奪的渡大仙陰謀，更是十分賣力的。據齊犯自供：「解放那年到一九五〇年度了四十三個大仙，每個黃金十兩。」據我們不完全的統計，齊犯從一九四八年底到一九四九年底一年中，就騙了黃金六百多兩，銀元五千多枚，因此使許多道徒家破人亡，如南京女道徒楊昆如因竊取家中財物行功，引起夫婦間不和，抑鬱而死。齊犯爲一貫道詐騙錢財，曾起歷史性作用。他自白說：「我在各壇中曾講過我們行功，除發展道務外，還需在張孫二人身上，花錢盡心，以盡孝道，才是良心作用。所以各方大領袖，許多能鼓勵其後學們，獨力或合力，給張在各處買房（或修）置地，送好傢俱，及珍貴金錢者，不可勝計。」又稱：「至今道遍全國，張則富足多金，我亦漸次的有後學送財物，購宅舍，到處歡迎，正想由此入手，不意難逃人民巨掌。」我們從這些自白中，可以深深的領會到一貫道在掠奪廣大人民財產這一點的危害性是如何的巨大。

總之，齊犯銘周的罪惡是和一貫道的整個罪惡分不開的。齊犯從一九三四年起，和張天然孫素眞一起，把原來偈處於山東濟寧一隅的一貫道，推向全國，並把它的反動內容大大地豐富了。特別在解放前後，對於人民解放事業，進行了堅決的抗拒。在執行張天然孫素眞反革命反人民的陰謀上，齊犯和該道其他幾個首惡分子，勾結了日寇、國民黨反動派，不僅使一貫道有了充分發展機會，而且使反動派進一步的掌握了一貫道這個反革命工具。齊犯在歷次「爐攷」中傷害人身、殺害人命和騙人「立願行功」「捨身辦道」「開荒佈道」等所引起的惡果更是難以估計和不可饒恕的罪惡。齊犯自承：「一貫道中之爲道受害，如賣田賣土，傾家而蕩產，骨肉離散，喪命亡身者，不可數計」，正是說明了這一點。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四日，一貫道首惡齊銘周被迫結束了其二十年的罪惡——正當他最後犯罪，隱藏並掩護大奸巨惡的孫素眞逃走後不到三日，被人民政府公安機關逮捕了。齊犯在自白孫素眞臨走的一幕時稱：「最後議妥了，着我隨後再追從她去」，但是「不意難逃人民巨掌」。是的，在今天所有一貫道道徒將普遍覺醒的時候，他們痛定思痛，追源禍始，一定會認識到齊銘周的罪惡是重大的。人民決不能寬恕他，人民政府爲了保障人民利益，維護社會治安，對此少數罪惡嚴重的首要分子必將予以嚴厲的懲處。

八、「一貫道」金光組副總領陳金標的罪行

陳犯金標，又名陳忠貴，今年五十二歲，江蘇鎮江人，於一九四一年二月加入一貫道，一九四二年就當了點傳師，至一九五一年四月廿六日被捕時止，是一貫道上海金光大組的副總領導。

陳犯早在十八歲時就拜了上海巡捕房包打聽金玉泉爲老頭子，以後就依仗他的惡勢力，爲非作歹經常毆打人民。如一九二五年九月間，陳犯與金玉泉帶了一批爪牙到小世界去，把觀衆四、五十人用繩子綑綁起來，強行拉走。一九二六年，又使勢姦汚住在南市的兩個有夫之婦。並將鄰居的一個姑娘霸佔爲妾。

一九四一年二月經桑椿森介紹在上海基礎壇加入一貫道。這時正是抗戰時期，陳犯一面積極地替日寇散佈不抵抗論調，一面大肆騙害善良的人民入道，說什麼：「歷古以來，道不輕傳，三代以上傳君王，五代以下傳庶民，青陽期已過，現在是快到白陽期，三期末刼，魔王降世，大難臨頭，只有入道傳三寶，才能躲災避難，逢凶化吉。此三寶上不告父母，下不傳妻兒，如有洩漏，天打五雷轟」。僅於入道最初的二年內，就在浦東、杭州、嘉興、寧波、烏鎮等地親手點了一百六十二人入道。

一九四三——四五年，陳犯又回到浦東，在塘橋設寶光、達光、仁光三個壇，又在白蓮涇設蓮光壇，在楊思橋設本光、圓光兩個壇，在三角街設圓光壇，大約發展了兩百人入道。同時又在南市、海寧路等地的十九個壇和七個小組內開辦「仙佛研究班」，指使三才裝神作鬼，麻醉道徒思想，以便進一步詐騙勒索。如對道徒說：「今天三才是由老母、濟公活佛附身，三才的話就是老母、活佛的指示」。所謂「仙佛指示」，就是胡謅一套道徒們冤孽深重，只有立願把錢財儘量送給一貫道才能得到老母寬恕，還美其名為「財施」；如果沒有錢，就要儘量幫助一貫道騙人，美其名為「法施」；或者終身無代價地供道首、點傳師們驅使，任勞任怨，忍受無情剝削，美其名為「無畏施」；或者離鄉背井到沒有一貫道的地方去發展道務，美其名為「開荒」；或者把自己的兒女送給一貫道訓練三才，充當騙害人民的罪惡工具。這期間有幾百個道徒在「仙佛研究班」受了騙，立了「願」。

一九四七年道首張天然死後，他的小老婆孫素真想獨攬一貫道大權，成立西派。金光大組為了進一步使所屬各點傳師、壇主、道徒們堅定跟着孫素真走，一九四八年秋便在上海成立「懺悔班」，輪流訓練各點傳師、壇主和道徒，而陳犯是這個「班」的主要負責人之一。

在此班中，陳犯照例是利用「三才扶乩」、「借竅」、「顯化」等一套鬼把戲，威逼道衆立願，達到一貫道為籌集經費，向外擴展組織的目的，例如：在仙佛班中，陳犯指使三才胡明玉裝神說：「今天有冤鬼來討債，大家注意！」不多時，即有某四十多歲的女壇主，像是陳犯預先佈置好的，忽然睡倒在地，爬起來後，向道徒陶愛寶大呼索命。她說：滿清時陶愛寶是她的寡嫂，她是小叔，因陶愛寶生得美麗，撫台大老爺和陶愛寶勾搭上了，就把小叔害死，所以今天要向陶愛寶討命。三才胡明玉即說：「叫陶愛寶行功了願；你是不是可以不要討命呢？」「冤鬼」就答應了。第二天，陳犯又指使三才嚴富娟裝濟公活佛臨壇，責怪大家參班情緒不好，於是又威逼大家立願，陶愛寶在這樣情況下便不得不立了個「捨身辦道願」。數日後，陶愛寶出發到重慶捨身辦道，不過四個月光景他就病死異鄉了。除

陶愛寶外，還有很多人被陳犯和徐書印等欺騙威逼出去，弄得家破人亡，屍骨不知落於何處。他們的家屬無人照顧，以致妻子兒女相繼漂泊失散，悽慘之極。

陳犯又在那些迷信最深的道徒中間，選擇他們的子女來當三才。騙他們說：三才是老母的記錄官，當三才的是祖先德行高，自己的根基厚；再用仙佛班內立「配演三才」願的辦法，迫使他們就範。這些年幼的小孩子，被關禁在房間裏，叫他們靜心打坐，唸四書五經、詞韻、壇訓以及反動一貫道的各種書籍，又教他們扶乩、借竅等種種騙術。學成後，便逼迫他們離開家庭父母，到千萬里之外去漂泊流浪，整日裝神裝鬼，充當一貫道騙害人民的工具。十餘年來，不知有多少人就這樣中了陳犯的圈套而斷送了青春，弄得失學失業，一無所長，身心受到極大的摧殘。甚至有的因受不了這種摧殘迫害，以致得了神經錯亂病。

上海解放後，陳犯採取祕密活動，繼續與人民為敵。「二六」轟炸後，徐書印勾結美蔣特務在香港成立「育化爐」，集中金光組的各組辦道人員去受訓，以進一步掌握驅使他們返回大陸擴大特務活動。當時陳犯率領骨幹七人前往參加，並於回到上海後，立即開辦「仙佛班」，先後集中所屬點傳師、壇主等一百五十餘人，佈置各項隱蔽活動方法，命令各點傳師，堅決與人民為敵到底，佈置他們：或把佛堂搬到樓上，下面開店，或將佛堂改成客堂，平時把佛燈、佛像、香爐、燭台等藏起來，傳道時取出；規定點傳師、前人、壇主等一律改稱為「經理」、「先生」「或太太」；到佛堂去時如有人問，規定只說「有事去」，組織不能發展，就說「生意不好」，人被捕，就說「進醫院」，被槍斃了，就說「頂封」；並繼續在上海又發展了十三只道壇，放了四十餘名點傳師，並派人到鎮江、南京等地發展組織，進一步騙害人民，破壞革命事業。

此外，陳犯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〇年，用庇大仙等方式，向道徒騙得的錢財達五百多兩金子，其他經常性詐騙來的錢財還不計在內。

九、「一貫道」首惡——「交際大點傳師」孫祥夫的罪行

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捕獲一貫道首惡孫匪祥夫一名。孫匪現年六十四歲，山東昌邑人，舊軍官出身，曾任蔣匪南京軍事委員會參議，汪僞軍事委員會特任委員等職。

一九四一年，孫匪即由李匪麗久介紹參加一貫道上層反動活動，被道首張天然封爲「交際大點傳師」，在一貫道勾結日汪、美蔣反動勢力的過程中，起了極大的作用。如在同年冬天，正値道首張天然來滬陰謀加緊發展反動組織的時候，孫匪和李匪麗久，爲使這個陰謀能够遂行起見，就首先發展了汪僞外交部長褚民誼入道爲點傳師。孫匪在自白中說：「李約我同訪褚民誼，就將他得道經過詳勸褚民誼入道，我更從旁慫恿，一勸就首肯……」其後，孫犯又發展了汪僞南京憲兵司令部參謀左聘卿、警衞師參謀長邢乘五等一批漢奸入了道，使一貫道在南京頓時「紅」了起來。孫匪的這種拉攏勾結反動統治勢力的罪惡活動，在客觀上誠如他自己所供：「與道的前途有關」的。

爲了擴大其罪惡活動，孫匪和李匪麗久，還自行成立了一個規模宏大的「務本壇」，一九四四年農曆中秋，在南京四象橋畔的浙江會館舉行成立典禮的時候，漢奸褚民誼、邢乘五等照例都到場行禮，當時入道的大小漢奸有七八十人之多。其後，孫匪又接受張天然指使，在南京、上海籌備「中華道德會」，糾集當時兩地漢奸爲董事，準備用義務小學、施診給藥、施粥、施衣等爲幌子，進行騙財和矇騙羣衆，總之，凡是可以勾結利用，對羣衆進行欺騙麻醉和愚弄的，孫匪不僅參加，而且成爲反動道首張天然、孫素眞的重要爪牙。

日寇投降後，孫匪憑其與國民黨反動派的舊關係，繼續爲一貫道的罪惡活動賣力，例如南京反動

政府，一度因在人民輿論的壓力下，擬將一貫道的「崇華堂」查封時，孫匪即從中說合，結果，反動派爲掩人耳目，換一塊「中華道德慈善會」的招牌了事。上海的「中華道德會」，則由孫匪通過其子與僞社會局的人事關係，取得了所謂「立案」手續。使一貫道的反動活動，又得到了新的掩護。張天然死後，孫匪與李匪麗久，自稱「老金線派」，以上海凝和路「忠恕壇」爲中心，企圖獨樹一幟，繼續進行反動活動。但他們的這種狂妄陰謀，終於被人民的巨掌粉碎了。

從孫匪的罪惡活動，可以看出他的反動本質，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根據羣衆檢舉和調查屬實後，已予以逮捕，業經審理結束，將呈請軍事管制委員會依法嚴懲。

十、「一貫道」首惡潘華齡、韓蘭盈的罪行

一貫道首惡潘華齡、韓蘭盈已先後爲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逮捕。潘匪於一九四一年即由一貫道匪首張天然指派來滬，在本市山西路絲業會館成立了寶光壇，即以後的寶光大組。到解放前後，這一個反動組織——寶光大組不僅在上海，同時在全國是最大的一支。潘匪華齡就一躍而爲一貫道全國性的首惡分子。

潘匪華齡，河北武清人，六十七歲，早在一九一八年，隨族兄大毒犯潘鶴亭販賣大量鴉片毒品，積資甚鉅，即在原籍廣置土地房舍，過其地主的剝削生活。抗日戰爭開始，匪首張天然在華北發展反動組織時，潘匪即投奔天津劉夢榮的浩然壇入道。由於潘匪的賣力，一九四〇年即被升爲壇主，至一九四一年三月，由匪首張天然召往北京，親封爲點傳師，並面授陰謀詭計，來滬擔當發展反動組織的重任。

潘匪在成立寶光壇不久，即吸收了韓匪蘭盈爲幫手。韓匪河北武强人，四十四歲，商人出身。一

九四〇年在天津入道後第二年卽在滬參加了寶光壇，由潘匪封爲壇主，一九四二年夏，韓匪在本市吳淞路成立慈光壇，作爲寶光壇的支柱，也就在這時，被封爲點傳師，與潘匪一起狼狽爲奸，陰謀策劃反革命反人民的活動。

在發展反動組織方面，潘、韓兩匪是特出的能手，他們利用敵僞反動派帶給人民的災難，瘋狂地宣傳什麼「三期末刼，罡風掃世」，「入道可以躲刼避難」，首先向本市各個角落發展。到一九四四年改爲大組時，卽已有寶光、慈光、鮮光、華光、魯光、純善、運光、榮光、魁光等九個小組及以下無數的分壇。在此同時及以後，他們又以本市爲據點，向外發展。從上海附近一帶到各個鐵路沿線各地以及東南沿海及西南各省市，甚至海外新加坡等地都有了反動寶光組的足跡。

大規模的掠奪人民財產，是潘、韓兩匪反人民活動的重要部份，也是寶光組特點之一。他們除了一般地用求道費、月助費、開荒費等名目，長期詐騙道徒的錢財外，更惡毒地執行女匪首孫素眞在一九四八年後的「度大仙」陰謀，而且執行得特別徹底。據潘匪自供，寶光組系統度的大仙，有六百個左右，每個要黃金十兩，就有六千多兩。他們規定了西、南、北三方交款，西方爲重慶、成都，南方爲廣州、香港，北方爲上海。潘、韓兩犯就逮時，被我起獲的，就有黃金一千四百十餘兩，銀元四千七百七十元，潘匪華齡由於執行「度大仙」陰謀的積極，當時曾有「度仙大王」的外號。

潘、韓兩匪推動發展反動組織和掠奪人民財產的手段是十分毒辣的。他們經常地舉行名目繁多的所謂「仙佛班」，指使三才用「扶乩」「借竅」等方法，裝神作鬼，愚弄無知道徒，逼立捨身辦道、財施、法施、無畏施等願，使道徒離鄉背井，遠出「開荒」和無限制的「行功」、「度大仙」。以此而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不知有多少。海門道徒沈士漢有病，被潘匪愚弄參加「仙佛班」專門磕頭行功及服用香灰，延誤醫療時機致死。因開荒而客死他鄉的，據潘匪自供，就有死在台灣的楊永江，死在仙遊的黃飛亞等人。而該匪竟還矇騙這些死者的家屬，說是老母招往天上受封，以此杜人之口。

又如本市居民張福金，是虹口小菜場的攤主，原來生活相當豐裕，一九四二年在寶光組的慈光壇入道後，卽被潘、韓兩匪長期迫令「行功」，以致將歷年積蓄，全部蕩盡，還變賣家產，從而引起家庭生活上極大困難，而潘、韓兩匪還逼令他四出傳道，且責其不力，以致氣憤之下，投浦自殺身死。潘、韓兩匪爲了滅口，除欺騙大家說張福金已升天成爲大仙外，又將張妻調往重慶辦道。公安機關在潘、韓兩匪住處搜出埋藏的一千多兩黃金中，其中有很多是耳環、戒子、手鐲之類，這些勞動人民的積累，上面不知有着多少的血汗，這是不難想見的。

對照着廣大道徒這種悽慘的遭遇，潘、韓兩匪却用掠奪所得，在本市開設了醬園、臘燭店、印刷所、膠鞋店、以至豆腐店、竹行、柴行等等；又頂下了房屋數十間，用作投機取利和祕密活動的場所。此外則在西安、廈門購置了華麗的洋房，並爲匪首孫素眞在廣州設立了「公館」。潘、韓兩匪的生活，荒淫不堪。潘匪自恃資格老、地位高，作威作福，平時很少有人能見到他，與他見面磕頭在道內認爲是無上的光榮，平時能給他洗脚、擦背、搧扇子、換衣裳、倒尿桶的就是了不起的人物。韓匪則曾化名王蘭芝與慈光壇壇主王貴珍同居，王夫在其淫威之下，敢怒而不敢言。

潘、韓兩匪爲了擴大反動一貫道的影響和密切與反動統治勢力勾結的關係，一九四六年成立了一個一貫道的公開組織「中華道德會」。潘匪自任理事長，韓匪也做了理事。該會披着施茶施藥等慈善外衣，實際是蔣匪上海市黨部匪首方治和僞社會局特務孫詠沂所掌握和利用的工具。方匪治派了僞區黨部委員李平爲該會祕書長，直接指揮一切。潘匪也就從這時起，不僅是寶光大組的頭子，而且代表了上海的一貫道和反動統治勢力相互勾結，進行反人民活動的公開人物。

一九四七年匪首張天然死後，潘、韓兩匪成了女匪首孫素眞的所謂「西派」最有實力的台柱。潘匪於一九四八年春，在重慶參加了「懺悔班」後，追隨匪首孫素眞奔走港粵，並對道徒發佈所謂「孫母諭潘巡察各地道務」的通知。韓匪則在以後的漢口參加了「懺悔班」。他們先後回到上海後，在各

小組裏普遍的舉辦了和重慶、漢口同樣性質的「懺悔班」，用這一個形式把所屬道徒重新組織了起來。如所週知，一九四八年匪首孫素眞所舉行的「懺悔班」是以張天然死後爭奪道權，與張英譽分裂爲掩護，在實質上則是準備解放之後繼續反動活動之策略。它的兩個主要內容，第一是立願爲匪首孫素眞效死，與人民爲敵到底，也就是道裏的術語「頂刦救世」和「應付魔考」；第二是爲反動活動打下經濟基礎的「度大仙」。潘、韓兩匪在上海舉行的幾次「懺悔班」中，不僅傳達了匪首孫素眞的陰謀，而且具體佈置了解放後如何進行隱蔽活動。在「度大仙」的罪惡活動上，他們利用蔣匪潰敗的形勢，瘋狂地叫嚣什麽「天時緊急」，「度大仙的功德最大」等謊詞，一面勒令大小頭目，加緊羅掘。這樣，僅就我們搜出的「度大仙」紀錄中，該組所度六百十七個大仙，上海方面就佔了一百十七個。

潘、韓兩匪就是這樣「忠心耿耿」來完成匪首孫素眞的陰謀和建築起自己的淫威來的。

解放以後，潘、韓兩匪利用所謂「乩訓」大肆製造、散播謠言，破壞革命秩序，反對人民解放事業。例如：「民國四十年，八魔鬧中原，去了口上口（日），來了天上天（美）」，意思是美帝國主義還要來的。又如：「草頭將軍不出世，社會永無安寧日，一九無一年，應該改皇元，誰要分人田和產，子孫萬代難返原」，意思是蔣匪會不回來，社會不會安定，一九五一年，便要出皇帝了。誰要求土改分土地，子孫都要下地獄。再如「八王大戰西維邦，人我好夢一場休」，意思是說美國和俄羅斯打起來，最後俄羅斯要垮台。除了製造散播諸如此類的反革命謠言，潘、韓兩匪還成立了所謂「樞紐」組織。他們在本市東長治路一〇三九號以和興腳鞋店爲掩護，設立了總樞紐，在各地則設立了分樞紐，規定經常要取得聯系，遇有重要消息，或發生意外事件（卽被人民政府逮捕等），不問如何困難，必須送信至各地告知情況，有所準備。並經常發「乩訓」爲道徒打氣，要骨幹分子堅持。有一次的「乩訓」說：「隱忍且埋首，不過二中三，記住清算日，寃怨兩報完」，意思是說道徒們現在暫且忍耐一下，只要不多久，第三次世界大戰打起來後，就可以與人民政府清算了。又要道徒立願，說什

麽「見難思遷，退縮不前，願受天譴雷誅」，以此來控制道徒，跟他們一起做反革命、反人民活動。

但是潘、韓兩匪的罪惡活動，終於逃不出人民的巨掌，人民政府公安機關在廣大人民的協助下，已於一九五一年五月間，將其先後逮捕。

十一、「一貫道」香港「育化爐」前後

一九五〇年農曆二、三月間，一貫道上海金光組道首徐書印，在香港以博德壇爲基礎，召集該組骨幹分子，開了一個名爲「育化爐」的「爐致」，陰謀加緊對大陸的反革命活動。這是一貫道在人民解放戰爭勝利以後，堅決與人民爲敵到底的具體事證之一。

早在一九四七年春，反動道首徐書印在上海召集道徒舉辦了一個所謂「明本知末廣德班」，利用「天才」朱天中，借仙佛名義，大肆宣傳大劫大難快臨上海，仙佛有命向華南沿海一帶發展。當時參加該班的，有六、七十人，結束後又擴大原有的所謂「闢道會」，勒索道徒拿出開荒費，並立願到東南開荒。結果，首批派出了香港、廣州、福建、汕頭、廈門及漢口、衡陽、南昌等八處開荒的負責人員二十餘名，以後又絡續派出了數十名。一貫道大頭子張天然一九四七年秋在成都死後，孫素眞在成都自立爲「西派」大頭子；並在一九四八年間大開所謂懺悔班，招集各地大小頭目，前往「接線」，立願效忠。徐書印亦於是時趕赴重慶。當時孫素眞對徐要了一個欲擒故縱的手段：第一次不見，第二次見到後，卽令加入懺悔班，並授意假名「三天主攷」的「發手」，打了徐書印一下耳光。徐書印原來是孫素眞的死黨，經過所謂「攷驗」後，益爲孫素眞寵信，並「指示」了加緊向東南發展，以便大陸解放後作爲陰謀活動的根據。

一九五〇年初，卽上海解放半年以後，徐書印卽將他所領導的金光組，改編成特務化組織，分成

了所謂「元、亨、利、貞」四個系統，以香港爲「亨」字系統的中心，統轄華南沿海的廣州、福建、汕頭、廈門、海南島、台灣、曲江、佛山、河內等一帶地區的反動活動。當時香港設有「博德壇」總壇，及十餘處家庭佛堂，擁有點傳師十三名，道徒二千餘名。徐書印爲了配合美蔣匪幫在上海進行「二六」轟炸以後的形勢，以及加緊改編後的反動活動，即於農曆二月底，三月初，在香港皇后大道五五四——五五六號博德壇，召集香港、東南沿海一帶及漢口上海等地的大小頭目約七十人（男女各三十餘人）開了一個「育化爐」，用「文烹武煉」以及「色考」等的所謂考驗，使反動的大小頭目，更堅定的效忠孫素貞，加緊向大陸發展反動活動。

參加這次所謂「育化爐」的，除了「亨」字系的香港、廣州、汕頭、廈門、福建、南平、長汀、澳門、中山、江門、曲江等地以外，還有屬於「利」字系統的漢口、長沙、南昌、衡陽、桂林等地和上海的骨幹點傳師，每處二、三人不等，另有「三才」等參加。該「爐」前後九天，首由所謂金光組「總領導」徐書印進行恐嚇欺騙，略謂：「大家來參加這個班，千萬要接受上天的考驗，受得起各種考驗，磨煉，；要消心寡慾，接受任何一切責備，這些責備是替我們消寃孽的，如果不肯接受，思想動搖，半途而廢，不要怪上天不慈悲。」接着一面講道，一面進行各種暴刑和卑鄙無恥所謂「文烹武煉」、「色考」等的「磨煉、考驗」。這些「磨煉、考驗」，都是由受徐書印陰謀指示下的「三才」，即是「殺手」戚進良、劉昌申、楊開衡、陸彩景、施淑貞、潘根弟等五、六人裝神扮鬼進行的。

所謂「武煉」實際是用暴刑虐待，使參加的人不敢有怨言、反抗。徐書印在事前蒐集了各地點傳師的生活情況，再看他繳「道費」的忠實不忠實，在開「爐」後即藉故進行了幾次的大打出手，每一個人的屁股和嘴巴，都打得紫紫發爛，其中有一個點傳師關人熙被打得昏過去後用冷水噴醒，兩個女點傳師霍欽梅、陶海英在打屁股時棍棒打斷了三、四根，始則嚎啕大哭，繼則慘叫呻吟，不堪卒睹。又用大量火酒把水泥地燒紅，叫大家赤足在上面行走，脚燒焦了，起了漿泡，這樣的非刑使人像澆油

煎心，欲死不能，而徐書印却在旁邊哈哈大笑，並指使「殺手」對有一點怨色的人進行毒打。

所謂「文烹」，完全是奴隸訓練。例如藉口「魔鬼要進來」，不准開窗，而「爐」要旺，不准停燒檀香，這樣弄得滿屋子煙，氣都透不出，香港農曆三月天已是單衣，每個人都弄得汗像豆一般的往下淌，還說這才叫煉「爐」。又如藉口考「喜、怒、哀、樂、貪、嗔、癡、愛」，由「殺手」儘情的侮弄，如逼着吃所謂「十錦飯」（香灰，香焦皮，文旦皮等拌飯），跪下當馬騎，在泥水裏打滾，罰站，罰跪，餓飯至一天一夜等等，不許有一些怨言怨色，還指黑爲白，明知是臭的，偏要你說是香的，明明是痛得要死，偏要你說不痛。

「色考」更更暴露了反動道首們的荒淫無恥。男女「殺手」在徐書印的暗示下，在一個黑夜，裝妖作怪，摸進了男女道徒的宿舍，揭開被子，拉去袴子，任意戲弄。女點傳師陶海英還被脫掉衣服，拖到男道徒宿舍去受大家侮辱。第二天這些被侮辱的女道徒痛哭流涕，陶海英與另一女道徒黃汝珍即要當場退道，這時徐書印却非常得意，出來解說：「色考爲修道必經之途，唯大根基者能忍受」，同時女「總領導」錢應蓮又出來花言巧語的解說什麼「呂純陽三戲白牡丹」、「七眞傳煉色相」、「師母（孫素貞）也曾在八卦爐中考過」等等的謊言，壓制了那些受侮辱的女道徒。

最後就是要道徒們「發誓立願」，表明「忠忱」。這一套是徐書印控制道徒的最尖銳表現，也是「爐考」的眞實目的。各道徒首先懺悔了過去的所謂「罪孽」，有的把賭錢、嫖女人、吃煙、吃酒、殺生（如殺雞鴨等）、吃葷等都要敍述出來，有的不願說，在徐書印的威逼之下，嚎啕大哭。如桂林的關人熙在進退兩難的時候，要用銅香爐自殺，廈門的嚴學禮被徐書印責備辦道不力，要舉剪刀刺咽喉，有的自己打耳光不已，表現得形形色色，而徐書印則哈哈大笑說：「老母慈悲，把他們寃愆免了」。還要立書面的「懺悔願文」如下：

「（上略）出班後，代天行事，以身許道，鞠躬盡瘁，抱道奉行，尊師重道，任考任磨，任勞任

怨，決不退志，願上山到頂，下山到底，領劫救世，聽師調遣，決不妄動自主，粉身碎骨，以師爲心，報答萬一也。追隨孫師母到底，如有行與願違，願受五雷轟身，靈光聲散，九玄七祖，同墮地獄，永不翻身。」

又規定了所謂「十大願」，要各人自擇：一、財施；二、法施；三、無畏施；四、清口茹素（永不吃葷）；五、清身（不結婚，已婚者斷離）；六、配演三才（天地人三才）；七、捨身辦道（永不回家）；八、成立家庭佛壇（或幫助成立）；九、開荒下種（到沒有一貫道的地方開闢道場）；十、頂劫救世，脚不踏兩隻船，隨孫師母修道。這樣，「爐孜」才算是「皆大歡喜」的結束。

這次「育化爐」對於一貫道的發展，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僅僅到八月間，徐書印由港潛返時，華南各地就已開了一百多處新的道壇。他們在我大陸全部解放後，更隱蔽地進行造謠破壞等反革命活動。特別是在香港，博德壇的活動，得到帝國主義的支持（在「爐孜」進行中，由於裝神鬧鬼，聲響很大，警備車曾到兩次，後見是博德壇而退）。又受大頭子孫素眞的就地（孫在港就住在博德壇內）控制，因此徐書印的加緊對大陸的陰謀活動，正是一貫道有計劃的堅決與人民爲敵的具體表現之一。

十二、張天然、孫素眞的荒淫無恥生活的實錄

一貫道反動道首張天然和孫素眞在山東單縣「八卦爐」中街台，被驅逐出境，逃到濟南時，還是一對光棍流氓，住在張前妻朱氏的妹妹朱長修家裏，沒有多少人知道他。朱長修的丈夫郝鳳城是一個律師，不相信張天然那騙人的一套，把他們趕了出來，當時張賭氣的對郝說：「咱哥們各走各的路，你認爲我是生意經，咱就看看誰的生意發財？你不買我的貨，看看有沒有人買我的貨！」這樣，他就

轉而投靠一個換帖弟兄栗振魯，又通過他最初勾搭上了濟南鹽務緝私局局長李鴻臣，從此設立起道壇來。到抗日戰爭前夕，華北已經特殊化，這一對流氓，看到發跡的機會來了，就勾結上了日寇的特務機關，到一九三七年戰爭全面爆發，張天然、孫素眞以濟南爲根據，首先向京津兩地推進，其後又向全國各地發展，就從這時起，凡是他們所到的各個城市，都指使大小頭子設立所謂「公館」。一九三九年還規定了所謂「暫訂佛規」，在其中利用「尊師重道」的幌子，訂出一套封建的儀式，如見道首張天然孫素眞時要行跪拜禮，進出要「接駕」「送駕」等等。這樣，張天然、孫素眞的作威作福、窮奢極慾和荒淫無恥的生活不僅有了物質基礎，而且有了封建神權的依據。

反動道首張天然、孫素眞公開要道徒除了「行功」之外，還要對他們「獻心」「盡孝」。所謂「獻心」「盡孝」，就是要道徒把自己所有的財產，儘量的貢獻給他。他大言不慚的說過：「和尚道士都是吃八方的，我連和尚道士都要吃，我是吃十方的。」又說：「考道要狠，就是化乾賣淨，還得向他們要。」就在這樣巧取豪奪，以及各地大小頭子的爭寵之下，濟寧、濟南、天津、北京、上海、成都、廣州、香港等地的「公館」，都先後成立起來了，北戴河、青島海濱，還有了避暑別墅。一九四一年冬天，張天然、孫素眞到上海前，上海大頭子潘華齡、徐書印等，即在南市方浜路西馬街西馬里一號金光壇，佈置「公館」。一個當時實際參加的道徒在自白中記述說：「公館房屋油漆粉刷一新，裝璜得富麗堂皇，像宮殿一樣，房間裏裏外外一式的紅木傢具，沙發、地毯、黃金色的大銅床，被褥等都是黃金色綾綢做成的，說不盡的豪華。這些陳設佈置，都是道徒們孝敬餽贈的。張天然孫素眞來時，一到金光壇，所有道徒都要一致匍匐叩首跪接，除少數頭子可以抬頭啓奏外，其餘都不敢仰視，像封建時代臣子對君王一樣。這還不算，爲了他們的生活，可又忙壞了道徒們，日常供應高貴的素餐以外，還需要侍奉大量補品、茶點、水果、什麼人參、燕窩、鹿茸、白木耳、特製各類蛋糕、上好的時鮮水菓，盡量的孝敬。他們來時除帶來「三才」點傳師護駕人員外，連廚司都帶齊全。由於這次來

時急迫，不及替他們單獨佈置公館，而把他們接住在金光壇裏面，會引起他們很不高興，所以到他們第二次重來上海，就單獨替他們佈置了公館，而且一佈置就是兩處，一處是覺園，一處是大通路，兩處共化了道徒的黃金幾十根大條」。

一九四九年春，反動道首孫素眞用「度犬仙」搜括大量金條，到香港活動時，香港博德壇大頭子徐書印（上海金光壇頭子）在該壇內也佈置了公館。一個參加其事的道徒在自白書中說：「孫素眞是在廣州過的年，廣州的公館是由實光壇的頭子潘華齡佈置的。徐書印爲了要爭寵，這次香港公館的佈置，事先就請了各種技匠精密設計。以房屋來說，就有傳達室、會客室、辦公室、臥室、廁所、浴室、佛堂、張天然靈堂、三才室等等。孫素眞的臥室，佈置得更是富麗，周圍裝有彩色燈光，地上鋪着五光十色鮮豔的地毯，牆角並擺上了名貴的鮮花奇草，室內全套西式傢具，臥床是特等的鋼絲席夢思，紗帳上並織有彩色花朵，被褥均是織錦龍鳳綢緞及美貨毛毯。會客室內擺有特從澳門採購來的精彫細刻古宮式的紅木傢具，各種古玩、字畫。廁所內抽水馬桶的坐圈原來是紅木特製的，後來孫素眞嫌其硬冷不適，做上了鴨絨花呢套子，晚上起身小便，則用搪瓷活動馬桶，同樣做有鴨絨墊子。孫雖年近花甲，但搽脂擦粉，極爲妖淫，梳裝台上有的是密斯佛陀香粉、香水、脂膏等化裝品，染髮水一買就是一打，且隨身攜帶。天熱時，孫覺得一般風扇吹得不適，就買了一把美製新式旋風扇（此扇一開，風力由地面四起）。爲孫煮飯、燒茶、燙衣、打掃淸潔者，均派有專人負責，並日夜値日侍候。除了飲食以外，人參、銀耳不足爲奇，各種名貴茶點、罐頭食品、新鮮瓜果是擺滿櫥的，日常食用之自來水，嫌其有硫磺，損腸胃，竟用屈臣氏廠出品的蒸溜水，每日由該廠送來五十磅裝一大瓶。孫日常喜吃油炸食品，炸食一次須用油十餘斤，她吃剩的飯菜，誰也不准吃用。在港約住了二十天左右，回津時將在此所喜吃用的東西，裝了二隻小舟，運上輪船，剩下的食品，如銀耳一項，即有數斤，還些東西道徒祇有保管之責而無動用之權，日久均告霉爛。孫在臨走時還曾化港幣數百元，賑了大小不

同的七彩照片十數種，平時唯一的消遣辦法就是打五關、推牌九，但從來不准道徒去看電影的。」

反動道首張天然在山東濟寧老家買了一所舊封建王府，改建成一個巨大的宅第，裏面的陳設，完全是皇宮的樣子。張天然的兒子張英譽，每次回濟寧時，總是皮箱網籃數十件，還指定了陸運發、劉大友兩個道徒每月經常從京、津、濟南運送珍貴細軟到濟寧，這樣達數年之久，大家都在暗裏稱他們兩人叫「陸運司令」。張天然在北京的戶口報的是「古董商」，他的古董絕大部份不是買來的，而是向道徒收受的贓物；他也不是愛什麼古董，而是在風雅的幌子下斂財。他的金條、金塊、金磚，東也埋藏，西也埋藏，不知有多少，一九四六年冬坐飛機由北京到重慶時，他帶的金條佔了幾個人的重量。張天然有這樣多的金條，可是光進不出，是一個十足的吝嗇鬼。對於弄得傾家蕩產不能生活的道徒以及道徒的遺孤從來不肯賙濟一個錢，也因此弄得道內時常因分贓不勻而發生狗咬狗的醜劇。如濟南大頭子已經伏法的徐衡甫就曾當面罵他：「你這一個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廉不恥，專制跋扈的壞蛋，我看你發財也發得够了！」他的一個換帖弟兄栗振鐸也曾憤憤地說：「只發他一家！」他們叫道徒行「無畏施」功實際就是終身被他們奴役。張天然經常注射荷爾蒙、維他命，每晚睡前喝足了白蘭地酒，作威作福地就要幾個「無畏施」的女道徒給他按摩捶腿敲背搓脚心，他呼呼地大睡以後，還要人給他搞到深宵。孫素眞肥得像猪一樣，怕熱，用了電風扇還要叫道徒在四週打扇，連吐一口痰都要道徒把小痰盂端上來，拉屎都有人揩屁股，熱手巾更是不斷的傳遞着，她一個老禿頭戴了假髮，一清早幾個人侍候，還要梳理一兩個鐘頭。逢到過年過節這些在他家裏行「無畏施」的「道奴」可忙死了，據說一個小乩手叫周斌的，有一次熬夜熬得兩眼像燈籠，到廚房裏提一壺開水，在走廊的柱子上一靠便睡着了。

孫素眞是一個老妖精，紫黑色的面皮，擦上了粉還是蓋不了老底子，北京一些人就叫他「花臉菩薩」，濟寧張天然老家裏的人則直接的駡她「冬瓜皮」。從濟南發跡以後，吃用的奢侈，眞是難以想

像，例如在北京時夏天曬的口蘑香菇，一席一席的就堆滿了院子，北京錢莊大商貨店的存貨也沒有她的多。各地的土產，都由道徒應時供獻，整疋的呢絨綢緞和衣料，堆積甚多。她常常爲了一點小事會和張天然吵起來，弄得道徒們糊裏糊塗的磕頭，說：「都是徒弟們的過錯，教兩位老人家生氣…」實在是老不要臉的打情罵俏，倒霉的是道徒們的膝蓋骨。她在濟南時，要一個年青的男道徒叫閻步隆的替她在洗澡時擦背，吃桃子先自己咬一口再遞給閻步隆，當時栗振魯就嘰咕過：「瞧！閻步隆還小子要做二老師哩！」孫素眞在一九四一年後三年間到各處活動，帶了一個叫宮彭齡的年輕道徒，從來不直呼其名，而是喊：「齡齡，俺的齡齡呢？」後來一九四三年張天然把孫素眞找回時，張天然對宮彭齡大罵了一頓後，跪下給宮磕了一個頭說：「我要開戒了」！立起來嚓的一聲就把宮彭齡打了一個耳光，逐出大門，從此宮自行獨立。在成都時，孫素眞每逢出門，跟着的則是一個穿了僞空軍上校制服的道徒（顏中和）耀武揚威招搖過市。這些醜事說明了荒淫無恥已到極點，而孫素眞在一九四八年重慶懺悔班中，爲了各地道徒們的許多荒淫無恥的新聞後，却强迫大家立「清身願」，男不許婚，女不許嫁，夫婦要分房，彷彿在這一點上也只有她那一套才是合法的。

一貫道反動道首張天然和孫素眞的作威作福，窮奢極慾和荒淫無恥的生活是說不盡的，但是過去除了若干大頭子外，一般道徒都是不知道的，就是知道一些，也不敢相信或想像。這是由於他們迷信這是「師尊」、「師母」，是代表老母來辦「收圓」的，你要想時或有一些所謂「疑念」時就是受「考」；此外則是由於大頭子們欺騙的宣傳：「『師尊』『師母』要是不化你們的錢，你們就永遠倒了霉，解不了寃孽。」就是這樣，這一對狗男女得以騎在廣大道徒的頭上，儘情地搜括和奴役。

十三、附錄（若干反動會道門要犯罪行點滴）

張才良一貫迫害工人

張犯才良早在一九三九年即在南京先後加入「一心天道」、「同善社」等反動會道門組織。一九五〇年又加入「一貫道」，被提升爲點傳師，將詐得的人民幣一千四百萬元，送交「一貫道」常州首惡吳匪尊偉充作反人民活動經費，吳匪逃來滬市後即設法窩藏，又包庇有血債的僞區長馮士華等，並暗藏短槍數支，圖謀不規。張犯在滬開設元豐織造廠，一貫欺壓該廠工人，解放前經常以「你是共產黨」來威脅職工，並經常毆打學徒。如學徒徐子彬、王金保等都在他威脅下，日以繼夜的工作，又遭毒打，致使體力不支而病倒，得病後又不給醫治，待病勢加重危急時，令其家屬領回，以致於回家途中死亡。張犯又藉勢强姦該廠女工徐菊英及其小姨馮秀貞等。解放後竟變本加厲，威逼該廠職工加入「一貫道」，並威脅工人說：「現在共產黨利用你們的時候把你們提得高高的，將來不需要你們就一脚踢開」，挑撥離間，造謠破壞，侮衊人民政府。

漢奸、惡霸、反動會道門要犯周斌章

周犯斌章，係楊樹浦區著名惡霸，反動警官出身，抗日戰爭前歷任巡官等僞職；抗日期間充當漢奸，參加汪僞國民黨，任楊樹浦區分部分支委員，又爲首組織「一心天道」反動會道門，任理事；日降後又依靠蔣匪爪牙蔣汝舟，加入蔣匪國民黨，任僞公用局碼頭倉庫管理處檢查員，上海解放前夕又接任滬東區倉庫管理主任。

周犯橫行楊樹浦區一帶，作惡多端，日僞時勾結楊樹浦區大漢奸鄭睦廣、大惡霸鍾阿根等參與日寇封鎖松潘路至臨青路地區，挨家挨戶搜索檢查，敲詐勒索，並打死我愛國志士，曾向紗廠開門人趙元桃、張鵬程等敲詐白米三十擔；又強姦女傭阿珍、高淑英、養女周雲弟及他的親妹妹；並虐待女傭小桂子，逼令其吞食石子等。解放後，又一貫造謠惑衆，破壞參幹運動等，並竟敢冒用我人民政府名義向東大名路一〇四〇號運輸商李翰香敲詐黃金四兩，破壞人民政府威信。民憤甚大，解放後向人民政府控訴周犯罪行的部有十八人之多。

漢奸、惡霸、特務、反動會道門首惡李子善

李犯子善係一貫道點傳師、職業道首，基礎大組香港負責人之一，流氓出身，曾充任英帝捕房巡捕、便衣警，拜大流氓陳葛興等爲老頭子，依仗惡勢廣收門徒，欺壓羣衆，曾霸佔楊某之妻，強姦劉秀珍、潘阿弟、養女楊根娣等廿三人，養女楊根娣年才十六歲，被姦後又被賣入妓院至今生死不明。敵僞時又參加常匪玉清的特務組織，持槍至陝西路等處企圖暗殺共產黨人未遂。李犯於一九三九年加入「一貫道」後，積極發展反動組織，曾發展道徒一千多人，詐騙港幣一萬多元、黃金廿二兩，一九四九年四月由道首陳匪書林派往香港，至七月潛回上海與本市基礎總壇取得聯系，大肆造謠破壞，堅決與人民爲敵。

一貫道要犯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徐鶴雲

徐犯鶴雲，係流氓出身，汪僞時期曾任閘北區保長、僞上海市黨部助理幹事。日降後繼任閘北區保長、段長、聯保長、區民代表等職，仗勢強迫鄰居某等十餘人參加國民黨，因徐犯發展反動組織有功被委任僞上海市十四區黨部候補監委並所屬廿六分部書記。徐犯又係一貫道東派上海棠光大組棠光系

領導者，國民黨反動政府選舉僞參議員、僞國大代表、僞立法委員時，徐犯利用道內勢力替匪首方治，大流氓金九林、顧竹軒等積極拉票，因此被吳匪國楨委任爲選舉監察員。徐犯又任一貫道主辦的德明小學校長，對該校師生進行反動教育，竟以春節旅行爲名，迫令全校師生前往杭州，爲一貫道道首張天然做喪事。徐犯在閘北地區，一貫仗勢欺壓居民，敲詐勒索，並積極發展道務，向道徒索取財物無法估計，被害道徒計達二千多人。解放後，徐犯仍不知悔改，繼續發展組織，並爲首在杭州購得土地八十畝，擬建築張天然墳墓，政府舉辦反動黨、團登記，又漠視法令，抗拒登記。

一貫道要犯唐俊民詐財害命、作惡多端

唐俊民係一貫道西派上海基礎大組的負責人，充領導點傳師，是一個職業道首，領導點傳師一百十五人，發展佛堂一百十二處，其活動遍及上海、安徽、湖北、浙江、江西、福建等六省暨香港、九龍等地，一貫宣傳大刧將臨，誘人入道，詐財害命，曾親自訓練三才何國民等九人。解放前後開過七次懺悔班，五十多次仙佛班。被其誘騙及毒害的羣衆達萬人以上，其中很多人因受其愚弄和誘騙而致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如丁瑞蘭被其派至江西傳道，並迫令其與夫離婚，以表示「心願」，後丁瑞蘭連同小女兒一起死於途中。又如周禰桃因受愚弄，欲立「淸身願」，以致最後上吊自殺。又如黃美鳳、徐銀寶二人被派往湖州辦道，迄今生死不明。唐犯搜括錢財之巨僅以「度大仙」一項計，即騙得黃金四十五兩，其他如以「入道費」、「供果費」、「行功費」、「慈善費」等騙得的錢財更無法計算。一九四七年間，又乘飛機赴川謁見女道魁孫素眞請命，並當場盟誓以「上山到頂，下山到底」表示堅決與人民爲敵到底。解放前夕又佈置應變，編設十人小組，設立聯絡站，企圖長期潛伏，伺機蠢動。解放後積極發展組織，造謠破壞。

反動一貫道女點傳師施瑞英、王維君殘害人命

施犯於一九四〇年加入一貫道，四四年領命爲點傳師，點道二百餘人，保舉點傳師、壇主、辦事員等八九人。王犯於一九四七年入道，四八年參加仙佛班。解放後施、王兩犯一搭一擋以仙佛治病爲名詐騙錢財，裝瘋作獮，胡稱仙佛「借竅」替人治病，不管什麼毛病，用五指「打針」，又向熱氣在開水中，唸唸有詞，稱作「仙水」，給病人服用。自一九五二年三月至六月短短三個月中即欺騙了七十多病人，被其活活害死四人。如復興公園後面福壽邨二號劉某患病，施犯前往「治」了廿多次，結果被治死了。楊樹浦有一十八歲男孩患病，也被醫死，辣斐德路二〇三號辣斐坊二號一老頭及施中一的小孩也先後被施、王兩犯胡弄致死。